

# 靳以

## 选集

第 三 卷

秋花      春草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我社陆续出版  
以下作家选集

---

丁 玲 选 集

---

---

巴 金 选 集

---

---

叶 圣 陶 选 集

---

---

老 舍 选 集

---

---

冰 心 选 集

---

---

阳 翰 笙 选 集

---

---

沙 汀 选 集

---

---

何 其 芳 选 集

---

---

李 劫 人 选 集

---

---

沈 从 文 选 集

---

---

茅 盾 选 集

---

---

郭 沫 若 选 集

---

---

靳 以 选 集

---













# 靳以选集

第 三 卷

秋 花 春 草



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三 年 · 成 都

责任编辑：陈天笑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

### 新 以 选 集 · 第三卷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  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7.75插页7 字数159千  
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15,600册

书号：10118·654 (平装) 定价：1.43 元





作者像(一九三一年前后)





作者手迹





# 目 次

秋 花 .....	1
春 草 .....	111



# 秋 花







深秋的阳光下，原野正静静地躺在那里。从城门口伸了出来的石板大路，劈开了这块土地，象是一眼也看不到终点，引着人到远远的地方去。那个城楼，每日吞进又吐出许许多多的人，车和牲畜；三四百年来的烦劳使得它自己再也没有那份华贵威严的外观，堞楼上的琉璃瓦生了黄黄的草根，有的还缺落了，坍塌下去，只凭了朽败的楼椽支持着残局。高柱也裂开了，还许生着虫，匾额已经看不出一个字。随处都有蝙蝠和燕子的窠，乌鸦却是永远占据了屋脊上，朝着城里和城外叫。筑成了城墙的砖，为风雨所吹打，为厚厚的尘土所侵蚀，都变成了黄黄的颜色，上面还有细密的孔洞。往日的光滑和坚固是早已失去了，有的时候还整面地剥落下来。但是无论如何它还存有一点本身的雄伟，尤其是那些新来的远行客，远远的看见了，仍是要惊讶地低低说着：“还是京城呵，帝王之家总是有些不同的！”

收割后的田野却象才生育了的妇人懒懒地伸了身子仰卧

着。它已经尽了它的责任，它把粮食和菜蔬都长好了，它需要休息。剩余的菜根和麦秆一丛丛地留在那里，金黄色的干草也在太阳下发着一点光辉。——这都是它的骄傲，它对得起天也对得起人，微风时时地抚慰它，象母亲拍着孩子，要它好好地安睡，转过了年，早就有它的工作在等待着呢。

石板的大路上却积满了尘土，这也许是由于多少只蹄子和脚的磨擦，使得方石都减少了它的厚度，还有那五尺宽的正路两旁，各有四尺宽的土道包着，只要有八天的晴和，就会积起二寸的干土。若是有一阵旋风，便能带起来一根黄澄澄的柱子，冲上天去。吹风的日子，路上能显得清静一点，尘土都被扬起来，不知都会落到哪里去。若是能有着人一样的智慧，也许要问着：“我是从何处来呢？将到何处去呢？”

和这城隔一段的距离之外，有着一所建筑。那有着高高的墙，在墙上还有刺铁丝绕成的网。门是高大的，还守着荷枪的警士。公民们是不能随便走进去，也是不能随便再走出来。住在那里的人，除开了领着公家的薪俸，也算是官员或是公务员之外，就是一些为这个社会所遗弃，所驱逐，所不容留的人物。这个社会是需要秩序，需要安宁，需要进步的；于是有许多人，被认为是不能做一点对这个社会有利的事，——简单一点说吧，就是这个社会中的害群之马——有的是立刻被停止了活下去的机能，有的就被送到这个所在来，要他们在这里住上几个月，几年，几十年，——或是一直等到死亡之来临。这些不法之徒因为是需要和那些善良的市民们远隔开些的，所以这所建筑是没有一家邻居。——在前面是那条大路，左右和后面都是田野和墓场。

监狱的高大的铁门像一张严峻的脸，永远阴阴地沉着，关闭着，隔开两个不同的天地，走出走进的人都弯下些身子从那左侧下的小门钻着，就是这扇小门，随时也会关起来。在刷了白粉的门额上，用正楷写了：“××市模范监狱”这几个字。可是飞扬的尘土在那上面盖满了，不能使人看得清每一条笔划。

那正是早晨，守卫的岗警还躲在岗楼里，风卷着落叶在门前打着旋；门开了，一个清瘦的年轻人缓缓地迈出一只脚来，他象是一下子为这奇异的景物整个地引住，用力地睁大了眼睛张望着，什么都是新鲜，什么都给了他说不出的喜悦。干草的香气在空中荡着，他觉得是踏进了一个新天地中，再生的欣忭在他的胸中激动，使他的呼吸都有些短促，身子微微地发着抖。踉跄地走了几步，就把手扶了门前的树干。这树已经长得有六七寸的直径，当着他五年前走进来的时候，还看到那不过是才移植的新枝。可是现在长大了，几乎使他自己都难想得到这就是那些细弱的枝条。

“五年，唔，五年，……”他把身子倚了那树干，低声地喃喃着，“树也长成了，什么也都长成了，我自己呢，……我自己呢？”

他暗暗问着自己，他就再忍不住呛嗽，他那苍白的脸有一点涨红了，他的身子弯着，泪水从眼角挂下两滴来。因为头发又长又乱，显得他的脸是更瘦更长了，两只眼睛也是异常的大。眉毛粗浓，象是涂上墨去，就衬得他的脸更是苍白。

他贪婪地张开眼睛望着，几年来他没有看见过这样广大的天地，他像是有多少话要倾诉出来，他想着在这自由的世

界中死去也是值得的。天是又高又远的，景物是一眼望不到边缘的。在那海一样蓝的天上，飘着瑰丽的红云，太阳正照得它们也发着一点亮。那边是树，那边是村道，赶早的行人已经在路上走着了。他记起来，当着他被关在那个囚槛里，有过什么样的欣慰，当着听到一声两声微弱的人语！他知道说着话的人是想到什么地方去便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的，想看什么便能看什么的。这样的幸福，居然重临他的身上了；可是几年来的折磨却给了他这样一个孱弱的身躯。他却相信他自己会再强健起来，他一直需要着自由的空气。他深深地吸着气，又长长地吐出一口；但是呛嗽不能使他如愿地做下去，不断地干咳使他的身子都抖了起来。

莫名的忿怒在胸中涌起了，他抓着自己的头发。当着他把手松下来的时节，真就有几根被他扯下来。他不能再站立着，一辆破旧的马车正经过他的面前，他叫住了那个车夫，告诉他要去的地方，他就缓缓地上了车子。车的坐垫是破旧了，硬的铁条使他的骨头有点痛，因为过轻的体重，他简直是在那车厢里滚着。老马放开蹄子奔波，不平的路使车轮一跳一跳的。他想叫喊，没有那力量，他只是呻吟着，忍着一切的苦痛，他的心中在想：

“我要忍，光明等着我，更苦的折磨都过去了，而且在这个世界中，同时有还要苦的人在生活的路上爬行。我该想想那些时候，那些人，……”



## 二

走进城门，路就平坦了。骤然间看到了那样多的房屋和路人，他都感到一点眩晕。他是倚坐在那里，始终也没有把眼睛能大张开；可是现在一线的视野中，他看到了这个城市的苏醒。牵骆驼的伕子正在道旁的边路上迟缓地走着，尘土被那柔软的蹄子扬起来，笨重的铜铃响着，象是在街的那一端还有着回音。清道夫在街上一下一下地扫着，把泥土从路的中间移到路旁去，就堆在那里。菜贩起始用清越的声音叫卖，店铺也正打开门，挂上招牌或是布幌。……

在城市里，早晨总是最安静的时候；可是对于他，仍然觉着难耐的嘈杂。什么样的声音对他都是生疏的，他都想来用心接受；但是他的精神显然不济，终于混成像夏雷一样的轰鸣在他的耳中响着。他想不到这样突然就又跨进了这个世界（他记得当着他的减刑令来了的时候，他都有点呆了），他没有充分地准备自己和这个新的环境适合，正如同一个人，在黑暗中过了许久时候，突然见到了平常的光度也觉得

芒然刺目。他是一下子又跳进这个大的天地之中，这里不只是那个小小的庭院，作为他和那些同伴们卫生散步的处所；而且也没有高高的墙阻住了眼睛。在这里，只要有眼睛，就可以极目而观，什么都在面前。更不像住在那里面，可以记得清地上露出一方小石块和哪一面墙有多少块砖。一切景象都争先地显了出来，要一个人在匆忙中去看一眼；可是坐在车中的他，缺乏应付裕如的那份能力，只是颓然地伏着。

踏在柏油路上的马蹄，响着得得的声音，挥着的鞭子，在空中迅速而短促地绕了一个圈，打在马的背上，也发了清亮的脆音；那匹马就更用力一点地奔驰。但是在他的心中，他只希望着急速地到了他的家，他记着他的家，还有家中的人们；他的体质，也不能忍受更大的颠簸了。

终于，那辆车在××街的中间停住了。他象是没有注意到，还是那个车夫把头回转来叫着他，他才缓缓地抬起头来。那个车夫说：

“先生，您不是到××巷么？”

他点着头。

“这已经到了……”

立刻他就扬起头来，他看见那个巷口，和五年前并没有什么两样；他的心跳着，从车上下来，用着不稳而急速的脚步向巷口走去，车夫有一点焦急地问着：

“先生，您还没有给过车钱呢！”

“我叫他们立刻送给你；你等等吧，……”

才走进巷口，他就象承受了一种温柔，托住了他那颗一直在飘浮着的心。他的精神象是好起一点来，在第三家门前

他站定了。除开油漆有一点剥蚀了，式样上没有显著的改变。他想来揪电铃，举起手来才知道电铃已经拆去，他就用手掌在门上轻轻拍着。

“母亲也许还没有醒呢！我不该吵了她，弟弟妹妹们总该起来了，他们一定还没有到学校去。”

他想着，一时间他像是有许多事都想起来。可是里面始终也没有答应声音。

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他有点想不通了，除开在门环上用力打两下再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就迅速地打了两下。

果然，他听到开着屋门的声音，随着就有一个女孩子扬声地问着：

“谁呀？”

他听得出来这是哪一个的语音，他的喉咙像是为快乐塞住了，他文弱而嘶哑地叫着：

“不是五妹么？小五，快开门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呵，大哥，……是你么？……你怎么回来了呢？”

在语声之中夹着奔跑的脚步声音，两扇门立刻被拉开了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跳出来，一下就投到他的胸前，抱了他把头依了他。

“大哥，……真是你，……真想不到，……”

她喃喃地说，可是忽然觉察出他那不良的健康，就和他并立着，搀扶他，把他的手臂放到她的肩上。

一时间他说不出一句话，情感的激荡使他的头垂下来，他的眼睛里满着泪，他用微颤的手摸着她的头发，一步步地走了进去。

“告诉我，小五，妈妈起来没有？”

“妈？——”

她才吐出一个字来就顿住了，可是她随着又毫不露形迹地接了下去。

“她还睡着呢，她还睡在楼上，每天总要——总要十点钟才起来。你先到楼下我们的房子休息一下，回头再上去看她不好么？”

她迟疑地说过了这一段话，就大声地叫着：

“二哥，四哥，——大哥回来了！”

“小五，你疯了吧，你这样叫不是会把妈吵醒么？”

“呵，我错了，可是哥，你不知道，她睡得很好，是不容易吵得醒的。”

她说完了，眼圈微微湿润起来，可是屋门同时开了，被叫着的人都走出来。他们几乎是同声地叫着他，跑到他的面前。

“大哥，你疲乏了吧，你的脸色不大好，快先到床上去睡一下吧。”

“我的房子还留在那里么？”

“留着呢，什么也没有动，只要搬进一张床去就可以。我想还是先到五妹的房里躺躺也好。我们一边就可以关照用人替你收拾一下。”

“那也好，二弟扶我进去吧，四弟把门关好，五妹，我要你轻轻去看看妈醒了没有，我要快点去看她，我真想她，记住了，可不许你粗心大意把她惊醒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……”

那个女孩子应着先走进去了，他就扶着和他有同样身高可是十分健壮的那个年轻人，走了进去。推开了靠右的房门，再进到里面，他就被安置到床上。

他想着，这全然是一个梦，正如同他离开家时候那个梦一样，他什么都有点想不到。他重复回到这个家了，这五年的日子才使他稍稍觉出这个家的一点可贵处。可是他知道这一切的思想是不能持久的，他不是在一个只在温暖的家中活下去的人。

五年中，什么也都有了显著的变迁，叫做明德的二弟和叫做明仁的四弟也都长成伟岸的汉子，就是叫着明智的小五，也成为健美的少女了。

他并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的躺着，明德坐在床边，殷殷地望着他，他的眼睛好像是闭着。明仁和明智先后蹑脚走进来，可是他突然睁开眼睛向着明智说：

“妈醒了没有？”

“没，——没有。她还是睡得很好。”

明德接着就说：

“妈的身体不如从前，总要睡到十二点钟才能起来。你好好先歇一下吧，五妹陪着你，我和明仁把你的房子整一下不好么？”

“那很好，我也真想到自己的房中去看一看，只要睡一睡，我的精神就能恢复起来。你们就去吧。”

这时候，忽然响起了敲大门的声音，明仁迅速地跑出去，又跑了回来说：

“大哥的车子还没有给钱吧？”

“真是，我忘了，这一下我什么都忘了，多给他两毛吧，一共给他七毛就可以了，真有点对不起他。”

明仁一面拿着钱，一面朝外面走；他的脸却露了疲惫而无力的笑，缓缓地又闭上了眼睛。

### 三

看着他的面容，明智的眼睛里满了泪。她不敢哭出一点声音来，只静静地守在那里，把泪水都抹在手掌上。她还能记得五年前，当着他离开的时候，虽然没有十分健壮的体格，也决不是像这样软弱。在这五年中，每个人都长大了，他却萎缩下去，他躺在那里，像一具死尸，眉毛皱着，嘴唇微微地抽动。只有在两颊上显出病态的红晕。

“谁使他这样呢？谁使他这样呢？……”

她暗暗地问着，却没有人能告诉她。大哥不是自私的人，也不是奸险作恶的人，不过只是在自己的幸福之外，也想到别人的幸福，于是就被丢到狱中，过了五年的日子。五年虽是过去了，却有一个软弱的身体留下来，折磨他，使他苦痛，不知哪一天他才能解脱。

她还记起来母亲的死，那虽然是一年前的事，在她的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新。当着病已沉重的时候，母亲没有一个时候不盼着看看他的。

“明生呢，他怎么还不回来？你们没有给他信么？我真想看看他。……”

始终母亲是不知道他被关在狱里，孩子们都骗着她，告诉她他远行了。她就时时念着，有时还把明仁误认成他。她会哭起来：

“我是真想明生呵，立刻要他回来吧，我只要看他一眼，我……我活不下去了，能看他一眼我死也安心的。好孩子，你们想想法子，打电报，追他回来……”

守着的孩子们有什么法子呢。就是去接见的时候也不敢露出一个字来。他们只能哭着，安慰着母亲，要她不要那样想，病没有什么要紧，不久就会好起来。

“不要这样说吧，我还能不知道我自己？我不怕死，孩子们，——”她起始号着，可是眼睛里已经没有任何一滴眼泪，

“活到多少岁总有一死。我要多看你们几年，我多照顾你们几年，我更要看生哥儿一眼。他是个好孩子。你们要记住我的话，要敬重他，听他的话，你们也都要有他那样的好心肠……”

“妈，您不要说这些吧，医生都说您的病不妨事，您说这些话不是使我们担心么！”

她自己记得那时她这样说过，止不住眼泪簌簌地流下来，母亲就拉住了她的手。

“我也愿意我能好起来，万一我要是好不了呢，你们就该记着我的话，你们早就没有父亲，难为我把你们养了这么大，你们都要好好地活下去。”

她的病呢，多少医生都诊断是不治的了。可是他们不相



信医生的话，甚至于诅咒医生的存在，他们想紧紧地闭了眼睛，掩了耳朵，也不用一点点脑子来思索，任之自然使母亲能健康起来，和好人一样。他们想用自己的信心和热血来使母亲活下去；可是终于证明了一切的无用，在春尽夏初，她就永远离开他们了。

悲苦紧紧地抓住了这三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，还有那一个绝望地关在狱里。他们不敢告诉他，因为一切都无用，死人只能静静地躺到坟墓中去。他们却是哀伤地哭泣，几乎全然失去了生的兴致，他们总像望得见母亲遗容，恬静，安适，只是两个眼睛没有完全闭紧。在弥留的时候，还断续地念着明生；这才使她的心没有如愿地静止下去。如果她知道她所想念的生哥儿，是被囚在狱里，和一些她想起来就会惧怕的人物住在一起，她的心就更不知道要怎么样了。

现在他是走出来了（这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，按照从前的判决，他还有几年狱中的日子，这一次是因为新首领的就任，他是被特赦出来的），他的身子可变成了那样不济，而且这个家，又没有了维系着这个家的母亲。

躺在那里的明生，突然睁开眼睛，问着她：

“妈还没有睡醒么？”

“呵，呵，——”她显得一点仓皇，随即接了下去：“是的，她还没有睡醒，大哥。”

“那我就先到我自己的房里去看看。”

“二哥四哥正替你收拾呢，等一下再去好了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我安不下心去，这样躺着对我很不好。”他一面说着一面就站起来，她也急急地凑过去扶了他。

他想自己试着行走，没有两三步就觉得支持不住了，他苦笑着，和她说：

“变成没有用的哥哥了！”

随着他就叹息了一声。缓缓地移动脚步朝了他从前的住室走去。

一看见了涂着白漆的门，就象见了自己的老友一样，有着说不出的欣喜在他的胸中激荡。他把手紧紧地抓住了深紫色的门柄，向着里面推开。他急速地走了三四步，就又象投到老友的怀里。他的心急速地跳起来，眼睛里冒着稀有的光。

从窗口进来的阳光，正落在对了窗的那面墙上，在那光芒之中，看到浮沉着细小的尘珠，时时还闪着一点红色的和紫色的光。明德和明仁已经把积尘都清除了，正在为他安放一张单人床。

“不，我还要放到西墙边，那样每天早晨我都照得见太阳，我要光明，我……”

他说不出话来了，就用他的眼睛搜寻地看着。一切都还是像五年前的样子，他缓缓地走过去，看看他的书架，还轻轻地用手抚摸着每本书。他拉拉那深青色的窗帘，他又到了墙角那里看看那张茶几和放在上面的那只古瓶，他再到他的书桌那里，他仔细地审视着每一件小陈设，有的是必要的有的是不必要的，一直在五年前就这样占了书桌的一部。什么都没有变，正如同五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样，只是很久没有人走着的地板，当着踏上去的时节，偶然发着小小吱吱的声音。

“真难得你们，什么都替我保留得这样好，这可以让我

忘记我那五年苦痛的日子，好像我是昨天才和你们告别的，今天我又走回来，是不是？”

“其实过去了也不觉得多么长，你还是像从前一样年轻，只是有一点疲倦。你十分需要休息，我看你还是睡下吧。”

明智说完了就又引着他到才移过去的床前，要他把外衣脱下去，安适地躺好，把被还给他盖上。

明生并没有就闭了眼睛，他还是张大了望着，正如同他重复睡在亲人的怀抱中，情热烧得他没有法子使眼睛阖闭。他有点不信自己，他以为这是一个梦，因为是一直就没有想到这样快会重得自由。妹妹却像小母亲一样地守着他，轻轻地用手指为他理着头发，看着他的眼睛渐渐闭上了。

她的眼睛里突然嵌了两颗大泪珠，她迅速地用手掌抹去了，坐在窗前的明德和明仁，也都垂下头。

突然间明生又睁大眼睛，一只手抓住了明智的手臂，把身子侧向了她说：

“母亲还在睡么？还没有醒么？”

“是，是，……她还没有醒，——”

急遽间她的语音显出十分的不自然来说。她知道自己的脸色有一点变了，她的嘴唇微微地颤抖，明德明仁急急地就走过来。

“好妹妹，别要我再这样等待了，——”他一面说一面坐起半个身子来。随着他又接下去：“我怎么还能忍下去呢？我离开她五年了，我要看看她，看看她老了多少，我可以轻轻地先去看她，不会惊醒她的。你们看好不好？妹妹，

你领我去。”

他说完了，跟着就站起来。她也站起来，一只手像是拦着他，又像是护着他，说：

“大哥，你还是先睡睡吧，你自己真需要休息，方才你睡得很好，——”

“你说我睡得很好么？我并没有睡好，我的脑子很乱，我的心一刻也不能安静。我不过就是闭起了眼睛，我好像听见母亲的声音。她也许早醒了，仆人也许告诉她我回来了，她正等着看我，也许她在叫我。——”

他不想再等明智的话就向外面走，可是她紧紧地拉住他，她再也不能忍住眼泪，她低下头去，明德和明仁都走近来轻轻地用手挠了他的身子。

“妈不会再叫我们了！”

他像是被夏雷惊了的婴儿一样，站定了，猛然转过身来，用粗急的声音说：“什么，你说些什么？”

他紧紧地抓了她的肩头，他的眼睛睁得圆圆的，像一只被挑怒了的野兽。

“母亲死了，——”

“什么？——你们骗我么？——她不会死，——孩子们，——她怎么会死呢？……”

他的喉咙觉得一点热，还有一点咸；他咳嗽一声，一大口血落到地上。他就什么都看不见，也听不见，身子像一堆软泥似地溜了下去。

## 四

他们立刻就用汽车把他送到城东的××医院去，经过医生的诊断，认为是只有暂时的危险性，注射过药针，就被安顿到三等病房中。

这个医院，不止在这个城市中是有名的，在这个国家里，也被推许为设备完善、人材众多的一个医院。若是一个才来到这个城市的人，来看这个医院正如同要去看这个城里的宫殿一样。也有琉璃瓦在太阳下闪着光，一座门形的建筑巍然地站着，庭院都是用汉白玉砌起来。在有好太阳的天，强度的反光，照耀着刺痛人的眼睛，一时间需要闭起来。等着过了些时，张开眼来，就为那富丽的红绿引得有点呆了。有时候几乎不知道该向哪边迈步才好。每个门都有许多人出入。如果是来诊病的人，还得先知道排好的日期。耳朵若是有了病，在星期一来或许就没有用，因为早就规定好在每星期二、四、六的上午是耳科治疗的时间。所有病着的人要等待这个时刻，可是在规定的时候来挂号，也许没有了空额，

因为满了二十个病者就停止再收。那时候那个司理挂号的人会说：（若是一个女人，他的话当然就能客气一点。）

“不成了，今天挂号，后天才可以看病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我们来了这么早，医生没有来我们 就 来了，难道还没有份么？”

“别人上星期就挂号了，您只得等下次看。”

“病是痛苦的——”

病人也许急起来了，可是事务员也会说：

“我们知道，先生，没有法子，这里就是这种规矩。”

“那我们就多化钱挂特别号！”

“那也不成，不是急病就不能挂特别号。您要是想治，就挂下次的好吧。”

病者也许就悻悻地转头走了，也许就听从那个人的话，到了医生诊疗的时节，就许抱怨着为什么不早来疗治，说如果早来一天，就不会这样麻烦了。一个生着病的人，到这里来，是否就能如愿好起来，也很是问题。人力所不能挽救的，只有等待着死亡自然之来临；有的却是才发的病，一时不能下着断结，就这一科那一科地送来送去，终于是因为治疗迟了，人已断了气，只好推到太平房去。这只好怪着病者生了这样的病，医生那一面，要求慎重比要求病者的生命还要紧。

三等病房是在东二楼上，因为在昏厥的情形中，明生特别被放在单人病房里。正和走进监狱一样的，他的衣服换成规定的便服。像触到了恶邪似的，年轻的女看护把他的旧衣服丢到地上，然后就吩咐着仆役送到消毒室去。那个女看护

试着他的体温和脉搏，把结果记在表上，就放下了严峻的脸和他们说：

“请你们回去吧。他的情形很好，明天请你们再来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让我们三个都离开这里？”

“是的，你们三位。”

“那怎么成，——”明智忍不住了，接着说：“你看看他的样子，很需要人照料——”

“我们这里有人会照料他！”

女看护觉得她不该用这照料两个字，就故意把声音提高一点说。

“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说要一个亲人来守守他，他的病很重，怕万一有什么——”

说着，明智的眼睛里落下泪来。明仁明德的眼也都湿润了。他们同时望着睡在那里的明生，他还是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呼吸十分轻微，脸色惨白，很容易使人想到那不是个活着的人，只是一具……

“医生比你们看得更清楚，真要是那样严重，他会通知。就是那样也不能请你们三位都留在这里。现在，这是医院的规章，你们一同进来，已经是例外了，你们看看这时候除开病人和医院里的人，这里还有别人么？”

他们知道没有法子再说下去，只得听从那个看护的话，走近床前仔细看了一眼（她自己都不知道在被单上滴了两颗泪），才轻轻地退出去，关了门。

那个看护正要像蝴蝶一样地飞到别的地方去，明智赶着和她去说：

“明天我们可以来吧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看护像不屑于多说一个字似地，然后就冷然地，迅速地飞走了。

他们只得颓然地走出来。

走在路上，谁也没有一句话。他们已经是孤单单的一群，虽然明智是最小的一个，可是她最懂事。这个家就靠了她的力量维持着。他们都敬仰明生，他的诚恳和仁厚早就在他们的脑子里留着清晰的影子。没有想到几年的囚禁却使他的身体坏到这样。他们都看得出来他不会活得太久，相互间谁也不敢说，自己也不大敢想，恐惧时时抓着他们，他们几乎像小孩子一样地震恐。他们只能想着自己的观察是不科学的，是错误的。他仍然会好起来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他有他的工作，他不能这样快就死去。现在他又有了自由的身子，他们能好好守着他，他们都爱他，他们也都知道他的伤心和他的失败，好起来以后他该顺心地活着，为了他自己，为了他们，为了人类……

他们重复钻进空洞的家门，到了房里，各自占了一个椅子坐了。仍是默默地。过多的感触使他们的脑子都有一点麻痹了，他们谁也不能再想。自从母亲故去了，这个家就整个地换了样。母亲住过的楼上谁也不去看一眼，为了怕惹起那无尽的哀伤。若不是明生关在狱里，他们早会使这个家拆散了。有了这个家，使他们更看清了这个社会，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。他们只是被丢在这里，没有人关心，也没有人问。他们想各自走到远远的地方去；可是明生需要他们，他们也舍不



开他。当着他还住在狱里，他要问到家中的每个人。但是他们都盼望他能出来，那时候他们仍然可以分散。明生有他自己的行径，他早就说过要献身他的事业的。他终于出来了，疾病给他孱弱的身子，母亲的死又给他使他们想不到的重大的打击。他们怎么能丢开他呢？

女仆走进来问着他们吃过饭没有，他们才想起来从早晨到了三点钟，还没吃过一点食物。可是他们都不觉得饿，他们的心胸都为些什么填满了，再也不能装下点什么。明德就说：

“不要吃了，一点也不觉得饿。”

女仆正要转身走出去，明智却拦住了她。

“还是弄点什么吧，饿出毛病来也不是事。”女仆走了，她也懒懒地站起来。明德掏出一根烟来抽着，明仁坐在沙发里，像是已经睡着了。

这已经是深秋，日间是一天一天地短了下去，黑暗是更早更早地吞去了太阳。从天边拉起来那广大的帷幕，包住了整个的宇宙。只有在那小小的洞孔中，闪出了微弱的光，人们就叫它为星星和月亮。可是那一点光，只能使自身闪耀着，一星点儿也不能投到地上来，充满了每个角隅的只是黑暗。没有人声，没有光；他们也沉在这无边的黑暗之中。明德的烟火一明一明地亮着，谁也没有想到站起身来开灯，母亲的脸和明生的脸交替地在他们的脑子里闪着，有的时候会同时出现了，像是觉得一点不祥似地摇摇头。蝙蝠在檐下翻飞，吱吱地鸣叫，墙角下早有秋虫在叫了。这是秋天，是的，秋天里的叶子也翩翩地飘落下来……

## 五

明生醒转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，伺伏在他周围的只是黑暗，他好像什么都忘记了，支起一点上身咳嗽着，再没有一点气力，他又颓然地倒下去。没有灯光，没有人声，他侧卧着，只望见昏暗的窗格的阴影。他伸出手去，床边没有人，他才想到他是来在陌生的地方。驻军的号角凄凉地响着，浸激了每个人的心，从老年人喊出的叫卖声，在空中颤动地浮荡着。

他只以为自己是在梦中，一切的事都使他不相信。他想来问问别人，这里却没有一个人，他想着：

“他们怎么能把我一个人就丢到这里呢？他们能放得下心么？我要再问问他们，是不是这只是一场梦？也许我还是做梦，我还没有醒过来，……”

突然间却有一种不可知的恐怖抓住了他，他几乎想叫起来，在这时候门推开了，一个素衣的看护走进来，开了灯，珊珊地走到床前。

在灯光下他清晰地看到了房里的样子，这不是他的家，他记得起来，他却忘记怎么样他来到这里。

看护把试温表放在他的嘴里，又抓起他的手腕一面试着脉搏，一面望着表。

三十秒钟之后，她放下他的手，就问着他：

“你醒了很大的时候吗？”

他不能回答，只摇摇头。

“饿不饿？”

他还是摇摇头。

“不饿也要吃点，回头就要他们替你送点牛奶来。你应该好好静养……”

她一面说一面把试温表拿出来，望着上面的度数，随后就甩了甩，又放到有酒精的瓶子里。

“对不起，小姐，你能告诉我一点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”

那个看护稍稍露了一点惊讶，就说：

“这是××医院的病房呵，你怎么不知道？——”她忽然记起自己说错了话，就又说：“对了，你进来的时候精神还没有恢复过来，是你的家人送你来的。”

“可是，——他们怎么没有一个留在这里？”

“照章是不许的，我想他们明天会看你来。你不该说多了话，你该多休息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你不喜欢灯光吧？”

“有一点，我又有怕黑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替你开那个灯就是了。”

她把一盏座灯放到墙角那里捻开，把屋顶上的灯熄了，光度正从墙角反过来，微微地照着整个的屋子。对于他，那是再合宜也没有的了。

“这样好些吧？”

“很好，我真感谢你，你还能告诉我一点我的温度和我的脉搏么？”

“还好，病人不要太关心这些，你要静心来养，不久你就会完全好了。”

“还有一点事，小姐，请你告诉我一声，是不是我还是在梦中？——我，我什么都记不得了。”

看护一面清脆地笑着，一面告诉他：

“这不是梦，什么事情都是真的。”说了一半她忽然敛住了笑，成为庄重的样子，“你自己可不能多想，你得好好养病，你的身体不好，不要害自己。”

她说完了就溜出去，可是他的心却被什么紧紧地握住了。他再三反复地想着：

“这不是梦，什么事情都是真的。这不是梦，什么事情都是真的，……”

他就记起来这一天的遭受，他喃喃地说着：

“母亲是死了，母亲是死了，……”

他的眼角立刻就挂下泪来。

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了三十年的日子，总也没有能跳出个人感情的圈子。他有倔强的个性，坚忍的毅志；只是在胸中永远有那么一颗柔软的心。他受过别人的嘲笑，还有人用斥责的语气来说，郑重地告诉他个人的事业与前途都不容许

他就这样下去；可是他却没有办法，他知道他自己。他自己是立足于博大的爱的上面，他爱人类，他也爱他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。他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不彻底的根性，但是他觉得从母爱那里他才得到了更大的力量。母亲不了解他，那是真实的事；他也不需要她的了解。他只要望望她的脸听听她的语音他就抓住了莫大的潜力。为了母亲他要努力，他要奋斗，他要把从母亲那里得来的爱分给别人，分给广大的人类。别人也都不了解他，他们称他是“暖室里的花朵”。说他不过是一个离不开母亲的孩子。

“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说，你们不知道我的母亲。——”

“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母亲。”

回答这样话的人也许还加上一声冷笑。

“你们不要以为我的母亲会妨碍我的事业，我是从她那里才得来更大的力量！”

“她也有更大的力量牵住你！”

“将来会有一天，为了她我才有献身的勇气，那时候我会告诉你。”

如果一切都是真实，母亲是永远离开他了。

面前立刻就有一张脸显了出来，他一下就认得，那是母亲。那宽的上额，和略尖的下颚，组成了传统的美人型。在他记忆中的那些皱纹好像都消去了，嘴边的一颗红痣却显然地还在那里。她的眼睛殷殷地望着，她的脸是平和慈爱的。他张开两只手臂，想迎了上去，突然间就什么都不存在了，这时候仆人正推开门，用木盘送进一杯牛奶来。

在他的心中却起来了莫名的愤怒，他叫着：

“哪个叫你进来的？”

“先生该吃一点牛奶了。”

“不要，不要！我什么都不要！”

他像孩子一样地哭起来，仆人把牛奶放在近床的小桌上，又悄悄地走出去。

他想得到母亲在呼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会念着他，或许要叫出他的名字来；她能想得到他是被丢在狱里，像一匹兽一样地，没有希望没有光明地活着？在昨天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母亲，每天只是怀着出来的企望，他想念她，可是她却在一年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“我只要看她一眼，我只要听她一声，……”

他喃喃地说着，他却只能流着更多的泪。悲哀浸透了他，他没有法子忍得住，手和脚都感到麻痹。

“不要这样难过，孩子！你该好好活下去。”

他像是听到这样的话，急急地抹着泪去张望，什么都没有。在微光之中，房里的陈设静静地站立。

这句话对他是切要的，可是他的心并不能静下来。他想到这平庸的生，是需要死来才能衬托出生的美丽。死是庄严的，他反复地想着，可是他的悲伤并没有一点平复下去。一切对他都没有用，他只是需要他的母亲。

他想着广大的前程，想使个人的悲哀平展开去，成为无垠的，有着潜伏的伟力。他记着高山和深水，这对他是一个最适宜的机会来忘却一切个人的感情，没有母亲就是没有了家，他该能更勇猛地活下去，为了信仰，都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存，可是他的心一直就没有安定下来，飘浮着，像失去了

驾驶者的一只小舟，伤心的泡沫时时激了上来。所有的劝解和诠释都失去效用，他只是哀哀地哭泣着。

在云层中穿行的月亮有时候把整个的脸露出来，把她那冷森森的月光投射到地上。没有叶子的树影穿过了窗子投在地板上，像雕镂的花纹，平平地铺着。虫类的鸣叫没有一刻的间歇，已经到了深秋，花草小虫的末日就在眼前了。

他翻着身，整个的枕套都为泪水湿透了。他呛嗽着，鼻尖冒着汗珠。他很知道自己，打了一个冷战。

## 六

在默默的黑暗中过了一些时，明智就被无名的恐惧抓住了。她的心在打着抖，她想要叫出来，可是她不知道要叫出些什么才好。

她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孩子，从母亲死去之后，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悲哀。她有着一张圆圆的脸（这和她的母亲、哥哥们，全不相像），透着健康的肤色。她的眼睛是大的，闪着使人一看见就高兴的光辉。在她眼睛里好像告诉人：“努力吧，光明就在你的面前，不要气馁，迈向前去吧！”从前她也不知道忧虑，她是天真的，还有一副好心肠。她爱她的母亲和她的哥哥们，她更爱关在狱里的明生。当着他离开了家，她并不记得多少，那时候她才读完了小学。她也时常随了明德或是明仁去探望他，每次她总是哭的，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定把他关在那里面。在归途上，哥哥一定会再三告诉她不要说给母亲知道，因为母亲只知道明生是到××去的。

“他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呢？”



她时时问着这句话，他们没有法子回答，因为判决上他能出来的时候该成为一个老人。他们就说：

“快了，过不了多少天他就能出来。”

她却总是问着这同一的话，好像时时问着，被关着的人真就可以更快些放出来。

以后她就一个人时常去了，她听他说话，看着他瘦下去的脸，有时候她还装着脸引逗他。他真的高兴了，伸起手来想掐一把她那苹果样的脸；可是触到他手的只是隔在中间的铁丝网。他立刻又哭丧着脸，低下头去，就缓缓地说：

“回去吧，时候差不多了。好好听母亲和哥哥们的话，千万不要给母亲知道我是在这里。”

就这样子她是渐渐地长起来了，大哥也突然间就回转来；可是成为那样瘦弱不堪的样子。不只是瘦弱了，他们能想到更不幸的结果上去。

这恐惧像是从四周来压着她，她若是不站起来就会被挤死了似的。她急急地站起来，朝了那火亮走去，一把就抓住了拿着烟的一只手。

“怎么回事，五妹？”

她的手是冷的，明德就把烟尾丢到水盂里，用两只手温着她的手。

“没有什么，二哥，没有什么。——”她低低地说，那个睡着的明仁还是在发着轻微的鼾声。“我不过想 来 问 问你，大哥的病怎么样？我是有点——”

他像是想了想才说。

“不要紧，你不要担心。”

“可是我，我总有一点怕。”

说到怕，他也打了一个冷战；他强自镇定自己，用着好像毫不介意的语调说：

“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他不久就会好起来。”

“是真的么？”

“真的，他不久就会好了。”

他们相互地都得到一点空虚的安慰，他们都知道这不一定是可信的，可是他们的心就真的静下一点去。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，几乎带了点哭音：

“我们不能丢了哥哥，不是么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也不会丢了他。”

“我盼他一下就能好起来。”

“那不是有点呆气么！”

“我真愿意病着的是我，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。”

“说那话有什么好处。若是你病了，别人也是一样地惦记着你。”

正在这时候女仆开灯走进来，告诉他们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。

“我还是不觉得饿，我不想吃。”

明智微微摇着头说。明德仍是拉了她的手站起来，像对一个孩子说话的样子：

“少吃点去，再饿坏了你可怎么办。”

那个睡着的明仁也为灯光照醒了，用手掌抹着眼睛，模糊地问：

“什么时候了？”

“都该吃晚饭了，来吧，我们一道去。”

在隔壁的房里早放好了一张小桌和三个人的食具，他们就坐下来。

吃着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，都是觉着不得已才吞食着似的。明智更觉得顺着喉咙下去的不是米粒，而是一颗颗小小石子。她忍耐着，费了更大的力量吞咽，终于她忍不下去了，放下碗筷就站起身来。

“你吃饱了么？”明德关心地问着。

“饱了，饱了，……”

她急急地回答，连头也不敢回，就匆匆地跑出去。她跑到自己房里，并没有去开灯，一下就躺到床上。

泪水像泉似地涌出来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这一切不幸的遭遇紧紧抓住了她的心，她那狭隘的心，只再三地记着：“天为什么是这样不公平呢！”

突然灯开了，明德站在她的面前。穿过她自己被泪包了的眼睛，她看见他那发亮的眼。他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，温顺地和她说：

“尽伤心是没有用处，事情也不会都像你所想的那样。我们该勇敢地起来，和命运搏战，我们并不一定就此败北了。打起精神来试试看！”

可是她还是哭着，她没有想到自己还有站起来的力量，她的头昏胀着，几乎像是要裂开了。

“这样对你是极不好的，——”明德又接着说：“这一天你已经很疲乏了，你该早点休息，明天我们一路去看他。快些起来，洗洗脸就睡下吧。”

她勉强地听了他的话起身用手巾擦一下脸，随后就脱去长衣，又倒在床上了。明德把一张被替她盖好，还送给她一杯开水，然后和她说：

“好好睡睡吧，不要怕，我在这里守着你。”

他搬过一把椅子，坐在她的床前。她还没有停止抽噎，时时很艰难地喘着气。他把灯熄了，点起一支烟抽着，微小的火亮，当着他吸一口的时候闪着更大一点光。那正像一星魔火；她望着，不知不觉地就睡起来了。

醒来的时候眼前还只是一片黑暗。她伸出手去摸，知道已经没有人坐在那里，她就想到她睡了许久，快该起身去看明生了。

正在这时候她听到了三下钟声。

“才只是三点呵！”

她叹息着，再也没有一点睡意，十分清醒起来。她焦灼着，她想着为什么当她睁开眼的时候没有满眼的阳光？人们都还在睡着，她也不能就起来；可是她的心无时不在想着一下就飞到明生的身边。

她想着他会觉着多么诧异呢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？他一定想不出他怎么会去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吧！我们也没有一个陪伴他，没有人能细心地告诉他。想起了母亲他也许又要哭了，对于他的身体，哀伤怕是最不相宜的了。

“也许他还不曾醒来，——”她又想着，“或许他不能醒过来，永远也不能醒过来！”

这样想着她就又哭起来，每个角落都回应着她的啜泣，她那肿起一点的眼睛，好像没有多少泪可以流出来了。

静静的夜，一切细微的声音都可闻。秋虫像是都疲乏了，远近的狗的鸣叫，更清晰地听到。有的听得出是穿过了多少里秋夜的寒空，那声音才来到耳边。月光正像惨白的脸色，照在她的脸上，她不愿意看，她就紧闭了眼睛。

可是她并没有能睡，她是一分一秒地忍耐着。

终于曙光从天边升起来了，淡淡的，只使人分辨出物件的影子。在黑夜之后，这也是为人所欢迎的，而且谁也知道此后就有更大的光明将来到人间。

她在耐心地期待着，微光已经爬进了她的屋子，天是就要亮起来了，她高兴地起了床披了长衣站在窗前，晨间的风像水一样地泼在她的身上，打了一个寒战，却还是挺了身子站在那里。

太阳渐渐地滚出来了，在屋顶上和树梢上洒满了金黄的光辉。

“又是一个早晨，又是一个早晨！”

麻雀起始细碎地叫着。

## 七

她随便用了脸盆的冷水洗过脸，就匆匆地跑到明德他们的住室去。明仁才坐起来，为了身材和面容的一点相肖，她急切间以为是明生了。她才要叫一声，立刻就想到那并不是他，明仁这时候也抬起头来望到她。

“这么早就起来了，——你的眼睛都肿起来！”

他说着就走过来看，可是她一下就避开他，把手掩着眼睛，走近窗口那里，说：

“我不要你说我也不要你看，你快点把二哥叫起来，我们去看大哥去。”

“我没有睡着呵！——”明德说了，接着是一声叹息，“这一夜我都是这样。我的眼睛虽是闭起来，我的脑子很清楚。什么声音我都听得见，小五走进来我知道，送牛奶的自行车我都听见了。好像是睡着，其实是没有睡。此刻我的头比铁铸成的还要重呢！”

“再想法睡点吧。”她关切地说。

“没有法子，早点起来也好，……”他一面说着一面坐起来，披上外衣，就把两只脚插到拖鞋里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到医院去？”明智转过脸来问着他。

“这还不到七点半，总得到九点才可以。”

“你说是九点钟他们才许看望病人么？”

“我想总得那个时候，早去了也没有用。”

“那我们到八点半就该动身。”

“差不多要那时候，——”

可是怎样来消磨这一节时间却成为难题了。她伫立在窗前，望着小小庭院中的花草，阳光把经夜的白霜照成闪着一点光的水珠。落叶就铺在地上，随着阵阵的轻风，打着旋子或是溜过去。只有菊花傲然地站着，好象和一切人宣说：

“我什么都不怕，我也什么都不要，别人都死去的时候，我还要坚强地生长！”

她反复地想着这两句话：“——别人都死去的时候，我还要坚强地生长！”她自己也好象更有点力量了，她转过头去看看桌上的小台钟，才过了五分钟的光景，她立刻就感觉到时间过得太慢了，叹口气。

她懒懒地走到墙角的沙发那里，坐下去，把右手架在椅背上，手掌托了腮。

渐渐地她的眼睛闭起来，他们轻轻动作的声音和微弱的钟摆声正加浓她的睡意，她忘了自己，忘了这个不幸的人生，一直到她隐约地听到人的呼唤，她才记起来，霍然站起，两手匆忙地揉着眼睛。

“该走了，五妹，——等等也不妨，你才睡醒。”

“不要紧，那怕什么，我们就走吧。”

出了家门，他们朝着有电车停站的街走去，他们正赶上一辆才过来的车。

车里的人很多，只有明智勉强寻到一个座位。路显得长了，每一站她都朝窗外望望。

走下电车只有三分种的步行就来到医院的门前，他们匆匆地走进去，穿过了堆满病人的甬道，他们就走到问询处。

守在那里的人好象十分忙迫，他并没有抬起头来看一眼就问着：

“有什么事呵？”

“探望病人应该有什么手续？”

“住在几等呵？”

“三等。”

“三等是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。”

“什么，下午三点到四点！”

明智叫出来，可是那个人只冷然地翻起眼睛来望一下，随着又低下头去。

明智的脸立刻更红了，明德拉了她一把，要她不必再说下去，他自己却以和缓的语调说：

“您不知道，病人病很重，我们必须去看看他。”

“他住在几号？”

“三号，昨天才进来的。”

“唔，唔，——” 那个人一面漫不经心地应着，一面把



一本黑白的簿子抽出来查看。

“是姓×么？不错，昨天进来的，大夫并没有留下话说可以随时探视，只好请你们下午再来了。”

“您不能设法通融么？”

“没有法子通融，这是院章。”

那个人关了簿子，又起始和别人说话了。

“都是一样么？头等和二等呢？”

“头等么，是随时可以去看的，二等每天上午一小时，下午两小时，三等因为完全是慈善性质，每天只有一小时了。”

“可是我们也化了钱的。”

“先生，您算算看，那一点钱，够的上干什么！”

那个人说完了，还哈哈地勉强冷笑了两声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什么都是分等分级，住进来又象住监狱。我们不要治病，我们要病人搬出来。”

明智抢过来用较高一点的语音说。可是那个人，因为在社会里已经住过这么许多年，懂得怎么样说话，就毫不动情地回答着：

“小姐，退院那您得朝大夫去说。病人来到我们这里，就是我们的责任，您要他出去也没有办法。”

明智还要说些什么，明德却劝着她离开了，他们仍然从病人的堆里出去。

“真弄不清是这些规则法律造出了人类，还是人类造出了它们！”

她还是十分气愤地，走出了那白石的庭院。

“不要和那些东西们真生气，回头我们要哥哥住到二等去，那就方便得多了。”

明仁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说。她却正在凭想象来望着那些窗子，不知哪个窗里躺着他们的哥哥。

她的气愤始终也未曾消下去，总象有些什么梗在胸间，因为没有能如愿探视，心也安不下去。她已经失去了一切忍耐的力量。

“这也好，我们下午再来，——”明德这样说，“我们该买点花，糖果带给他，他一定会更高兴。”

走出门，一群洋车夫涌上来；可是他们却摇摇头，表示不预备坐车。

他们信步走着，他们并不想到回家去。

“我们到公园去坐坐吧。”明仁这样说。

“那也好。”

公园和这个医院并不十分远，只要走尽两条街就到了。他们走进门，不象夏天那样，景象是十分冷清的。行人的土径上，参天的松柏遮去了太阳，只有很少的阳光艰难地射下来。其他的树木多已脱尽了叶子，有的落在水面上，漂浮着。没有灰鹤的鸣声。想来已经飞向温暖的南方。风吹动树梢，象海的波涛，巢中的鸟恐怖地叫着，在树枝间飞绕穿行。看上去，天仍然是蓝的，有一片两片白云在飘动。

树下的竹椅竹桌都空在那里，白的桌布被风吹起来，若是没有什么压好，该早飞上了天。他们找了个朝阳的地方坐下来，茶役一面叫着手巾一面飞快地跑过来。

## 八

买了一束浅粉色不知名的花和两盒糖一包水果，他们三个在下午三点钟又到了那个医院。他们迳自走到病房的门前，就有一个看护阻住了他们，请他们填填备好的表格。说是不填就不能进去。

当着他们填完了，那个看护就说：

“只能进去一个人，一个出来那个再去。”

“这又是为什么？”明智翻起了眼睛问着。

“不外是为病人好，病人哪里有那么多的精神。”

“那就是五妹先去吧。”

他们把物品都交给她，那个看护却又告诉他们除开鲜花什么也不能带进去，因为病人的食品都由大夫定出分量来，食品一概不许送。

她气恨恨地只拿了花束就走进去，她没有时间再去询问，她的心是老早就飞到病人的身边。

在三号的门前她敲了两下，听到里边的应声就走进去，

她看见他正张着眼睛朝门这里望。

“呵，小五，你来了，你，你，——”

他十分高兴地伸出手来，她就急走两步，走近他的床前。她的心整个地都为欣喜充满了，她没有想到他是这样子，她以为他一直还没有醒过来。她抓着他的手，象是因为寒冷在微微地打着抖。

“你的眼睛都红肿了，昨天没有睡好吧？”

“大哥的眼睛也肿了呢！你不要只说我！”

他们什么都不说了，只互望着，她的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来。她十分痛快，她的心中再三地想着：“大哥是不会死的了，大哥是不会死的了！”

“你是一个人来的么？”

“他们都来了，不许同时进来，我出去他们才能再进来一个。大哥，你看看，你喜欢这花么？”她举起才放在小桌上的那束花朝他问着。

“好，真好，有那么好看的颜色。”

“你若是喜欢，以后每次我都可以带给你。我们还买了糖果，他们不许带进来，那真没有法子。”

“我倒不想吃，把花插到瓶子里就好了。”

她把花插到一个空药瓶里，放了一点冷水。

“哥哥的情形比昨天不知道好多少！你一定不久就会好起来，一定是这样！”

因为过分的喜悦，她的眼睛里都包着泪了。她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她的大哥。

他笑了，他的笑是那么无力，那么衰弱，只是把嘴角牵

动着。他的脸色还是那样苍白，因为在下午，两颊的红晕显得更重了。

“大哥的脸色也比昨天好，更红一点。”

“那并不算好，我正在发烧。其实我是上午精神好些。你们若是能那时候来更好。”

“他们不许进来怎么办！今天真气死我，我想不如换到二等也自由些。”

“那也好，那也好，……”

正在说着的时候，有人敲了敲门，随着就走进来一个素衣的看护。她带着一副冷冰冰的脸。

“小姐，您该出去了，已经快到十分钟。”

“什么，什么 不是三点到四点么？”

“每次却只许十分钟，这是为了病人的好处。”

“难道你们关起他来，不许他的亲人来探视也是为了病人的好处么？”

“您不必动气，这也是院章。”

说完了这句话那个女看护就动也不动地站着，看样子她是等待着她走出去才离开这里。

“回去吧，五妹，明天再来。”

他伸出细瘦的手来轻轻拍着她的肩，她却低声地说着：

“院章，规则，法律，……这都是害人的，是不是，哥哥？”

他又笑了，还带了一点惊讶，想不到她那样的孩子会说这样的话来。

“好，等我病好起一点来，随我——”

想到了那个看护，他就顿住了。

“不要着急，明天再来看你。记住了，换到二等去，我们可以早晨来。”

“好，你好好走吧，不要惦记我，这里也很好。”

她转身走了，对那个站立的看护一眼也不看，只低着头，看定了自己的脚尖走路。

“这不是医院，这简直是监牢，是地狱！如果我生了病，我不要这群鬼医生看，我也不要住到这鬼地方。”

她一面走一面在心中咒骂着，推开了门，就遇到殷殷地等待着的他们。

“大哥怎么样了？”

明德和明仁几乎是同声地说出。他们凑到她的身前，只等着她简单的回答。

“他很好，你们去看他吧。”

提起了大哥，想到比昨天渐好的病情，才又引起她的高兴来。明德并没有等待她的叙述，就迳自走进去了。

她不愿意呆呆地守在那里，顺了甬道她朝着诊疗室那面走出。在等候的地方，一排排的木椅上已经坐满了人。为了病痛的折磨，在他们的脸上寻不出一丝笑容。有的忍不住呻吟，有的是半卧在那里，有的孩子是在哭着。可是年轻的医生们和看护们穿了白布服，有着亮的和打着圈的头，迅速地愉快地穿来穿去。他们有的啣了烟斗，有的嚼着糖，有的哼着歌曲，相见的时节用外国的礼节和语言相互地交谈。地板是光滑的，他们尽可以走着巧妙的步子，使他们的身肢十分窈窕，动人。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什么，他们也听不到什

么，这只是一堆无生物，等候他们的药石或是宰割。是的，多少人都这样说过：“要有残忍心才能成为名医。”

一个三十多岁的贫苦妇人，伴了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婆婆来看病。那个老年人显得十分衰弱，嘴唇时时在发抖，她们等待许久了，一直还没有叫到，那个中年妇人一把抓住一个走过去的看护，哀恳的说：

“姑姑，您给看看吧，我们等了这许久，上年纪的人实在熬不住了，病又重，您修修好，快点给她看看。”

那个女看护先推下去妇人的手，然后把自己的手掩了口鼻发着唔唔的声音说：

“你看，不都是等在这里么？我也没有法子，病要是真重，就挂个特别号。”

“那就费心您给挂一个吧。”

“挂一个，你自己到那边去。”

那个女看护遥遥地朝那边一指，她那发光的手指甲美丽地闪着。

中年妇人谢着她，和那个老妇人低低地说了两句，就到那边去。可是她很快又回转来，哭丧着脸，老妇人边呻吟边问她。她几乎是嚷着回答：

“没有法子，我们没有那么多钱。普通号只要三十个铜子，特别号要十块钱。对了，十块钱，一个也不能少！还得是重病，不是重病大夫还要退回来。我们穷人怎么办？就在这里等吧，小病总可以等出大病来！”

那个老妇人的脸色象是更不好看了。

在那里站立的明智，突然觉得有人在肩上拍了一下，回

过头，就看见是明德和明仁。

“我们找了一下，没有找到你，没想到你站在这里。”

“怎么你们这样快就出来？”

“他们不许我进去了，”明仁嗒然地说，“他们说一天只准见两个人，没有法子，只好不进去。”

“真是，这算是医院么？”她愤慨地说，“我情愿病死也不会到这里来！”

他们一齐走出去，迈出了那座门，他们才感觉到盖在上面的的是蓝蓝的天，浮荡在空中的是自由的空气。他们的心却有些平静下去了，至少他们知道加上了母亲死去的哀伤，他也不会就被打倒下去。他能活，他还能活，可是能活到什么时候却很成为疑问了。

“想那么多干什么，谁知道明天的事？没有需要的人会永远长生，有需要的人时常更容易死去，由于自然的力量或是人为的力量。……”

三个中的一个这样想着。

他们共同地迈了大步在街上走着。



## 九

在医院里住了十天之后，医生就允许他可以退院了。说是暂时的危险期已经过去，一切都只需要静养，住到专门疗养院去比住在医院里更有实效。

他并没有住到疗养院去，他想住在家中。他要经风经雨，他不能只在好的环境中生长。

他不再吐血，呛嗽还是有的。他显得那么没有力量，当着他咳嗽的时候他的背就弯下去，他的脸涨得有一点红，咳嗽的声音又是十分空，象没有下气的样子。他的眼睛却冒着光，他对于什么都不甘心。他需要强壮的身体，过人的精力，他不愿意白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有许多事情要做。

家里住了三天，他就想到了去探望母亲的坟墓。明智头一个拦阻着他：

“你才好，路又不近，先不要去吧。”

“我的心总是安不下去，我还有些呆气，——”他说着，抓过来她的手，“我时常想到她一个人躺在那里说不定

会感到寂寞和恐惧的。”

说完了，他的眼睛里又闪着光，那是因为泪水又充满了的缘故。

“我也时常那样想，哥哥，母亲被埋葬的时节我都要疯了。我想着那么些土和石块压在她的身上，如果她醒转来的时候怎么还能出来呢？那时候他们都要我丢一把土下去，我不丢，我不忍心埋她。”

“命运是残酷的，也是不公平的。”

他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也是这样想，——”静在一旁的明仁忽然说。“自从母亲死去了以后，我见着每一个人都要暗问一声‘你也是没有母亲么？’看他们那高兴的样子，他们一定都有母亲的。‘可是我就没有了！’我的心里这样想，没有了母亲就是没有了家的温暖，我们孤独地活着，没有人关心我们。”

“我们再不要温暖了，我们要勇敢地活着！”

明生把声音提高一点说，可是他象经不起这样用力，他的嘴唇微微抖着。

“为了什么勇敢地活着呢？”

他又暗自想着，他稍稍觉得一点茫惑；随即使自己的心坚定，就想：

“为了要活着就该勇敢！”

终于在一天的下午，他们带了鲜花和果品，坐了一乘马车，一同去探拜母亲的坟墓。母亲是葬在城南的公共墓园中，那里面躺了许多死去的人，每天也不断地有活着的人来祭

望。

天气已经到了初冬，除开常青树，其他的树都脱尽了叶子。白皮的杨树孤零地插到半空去，显得径边的柏树更矮小了。池水象油似地凝滞，离开结冰的时候大约不远了。路人的衣服加厚了，还显出一点缩头缩脑的样子。

才出来的时候天气是十分晴朗的，走了一半，突然刮起了狂风。近着塞北的城市，时时有这样的风，还夹了细小的沙粒。不知从哪里就吹来了灰尘，不尽是灰的颜色，还显得一点黄澄澄的。

“要不我们回去吧，天气不大好。”明德头一个这样说。

“那怕什么！”

“怕对你的身体不好，这样的风，最容易使人受感冒。近来你才觉得好一点，——”

“不怕，不怕，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回头，我们只走向前的一条路！”

他坚决地说。他们就不再说，默默地坐着；可是细沙已经从车窗的缝隙钻了进来，飞到他们的嘴里。他们都感觉到那不自如的滋味，眼睛里也许飞进一颗两颗去，再也张不开来，还在流着泪。

再走了不到一刻钟，车就停在公墓的门前。他们一个个地走下来，当着明生才站到外面，恰巧一阵风，象是要吹倒他，他踉跄了两步就停止住，明智赶着伴在他的身边，倚了他，支持着他的身躯。

“我们先去歇一下么？”

“不，立刻去，……”

明生象是还有许多话要说出来，却为什么哽住了，就低下头去。

“那就是了。”

明智指点着靠东边的一座墓。他的脚步立刻快起一点来，他也没有行礼，就伏在坟上哭起来。随着他的明智也嚶嚶地哭泣。

明仁和明德放好了祭品，一面流着泪一面把花朵散在坟墓的四周。

他是尽性地哭着，他的心整个被悲哀占据了，他再也想不到其他的事。有时候还在孩子气地怀疑着：“怎么会在这下面躺着我的母亲呢？这也许不是真的，……”可是他的泪是无尽地流着，他的手和脚都发着凉，他的心是更猛烈地跳跃。

有时候他是艰苦地喘着气，风又顺着他的喉咙吹下去。明智就劝着他：

“不要哭了，哥哥，看哭坏身子，……”

可是她却是一面劝一面自己也还在哭着。明德站在那里，静静地凝望着，象是思想着什么。也在哭着的明仁，忽地止住了哭泣，站到他们身边说：

“我们该回去了，尽这样哭不是事。死去的母亲如果有知觉，她一定不愿意我们这样。——”

“纪念着母亲！我们该好好地活下去！”

明生也止住了哭，仰卧在那里，每一个字都达到他的耳中，他的心却是想着自己是躺在母亲的怀抱中，象二十几年

前一样。明仁俯下身去，扶起他来，他的脸色显得更加难看了，沙土也在脸上留下污迹。

他走过去摸摸立在墓前的碑碣，好象触到他手的不是冷冷的石头而是母亲微温的身子。他却立刻想到，母亲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生存，他已经再也不能听一声母亲的言笑。

他们扶了他缓缓地走出墓园，他时时回过头去看，留恋地迈脚步，他记不清自己怎么样又坐到车中。他的眼睛显得枯涩，他的头昏胀着，他只好倚在明智的肩上，哀哀地呻吟着。

“我不久也会躺到土里去。”

他忽然这样说了一句，他们象是为他这突然出口的话呆住了，都想立刻找出一句话把他的话岔开，可是都觉得有点失措，脑子象是金属铸成的。

“决不会，决不会，……”明智急急地说，可是她再也说不出别样的话来。

“你怎么能说不会？”

他苦笑着说。

“我知道，一定是不会的，——不会有这样不公平的事！”

“难说，——我自己也很知道我自己，我的身体坏到极点了，怎么还能活得长久！”

“谁能活得长久呢？”明德喟然地叹了一口气，“象这样昏沉沉地活着，这能算是活着么！”

“不要说那些话吧，我想大哥还是得去住疗养院，好好养一下，自然就能完全好起来。”

“是吗？你说的话是真的么？”

“真的，只要你能安心养，你会好的。”

“我应该好起来，”他喃喃地说着：“我要照顾我的弟弟和妹妹，我还有我的事业，我要把爱母亲的心移来爱人类，我该坚定自己，我一定要这样！”

他把头微微地扬起一些，望着前面，好象前面正闪着耀眼的光亮。

不久，他就疲倦地又垂下头去。

## 十

为了信仰他被丢在狱中过了五年的日子（这已经是十分侥幸的了，不然的话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），还使他的健康坏到不可想象的地步，可是自己的信仰没有一点动摇，在最初也没有因为严讯和利诱说出对于同道人不利的話，当着他重复生活在这广大的阳光照耀之下，他有着万分寂寞之感。如果他还能活下许多年去，他怎么能这样如聋如聩地过着日子；如果他不久就要死了，他也愿意死得象一个火花。他需要一个爆炸，虽然只有极小的声音和极微弱的火亮。现在他却是由于弟妹们的体贴看护之下，象一个病人似地生活着。医生禁止他许多件事，他的脑子却还是活动的。他要思想，他想到这生活和在监狱中没有什么两样。他怎么能就这样来消耗自己的生命。

他望一望守在他身旁的明智，她用手轻轻地抚着他的前额，觉出一点汗，就用手帕擦着。

他多么希望有人了解自己啊，他问明智：

“你知道我么，我为什么关了五年？”

“我知道，二哥早就告诉我，不许我对别人说。”

“你怕么？”

“我不怕，——为什么要怕呢？”

他露了微笑，可是这也掩不住他心中的悲愤。

“别人说我们比虎狼还要厉害。连你的教师也会这样和你说的。”

“也许他们说过，可是我不记得。在精神一面我们正该如狼似虎，年轻人都该这样。”

“是啊，就是到今天，我对于自己的信仰也没有起过一点怀疑；只是……”

他失望地看了她，他的眼睛冒出火一样的光亮，象是要烧毁些什么。

“大哥，你不要想得这样多吧，还是好好安心养病要紧……”

“但我总不能这样平庸地活下去，我还有一腔热血，我想洒出它来，……”

“什么事都不要多想，好了以后再说。”

“我怎么能不想，以前有母亲牵住了我，现在母亲不在了，你们也都长成，正是该我献身的时候……”

他的眼睛里都迸出泪珠来，他的两颊火红，他的呼吸显得十分短促。

“——我还不老，我一时也不会死，我怎么就该象这样活下去？我只成了一个累赘，我怎么能忍？你想想看。”

“你该听我的话，你的健康没有恢复以前什么都谈不到，你应该好好调养，好了的时节再说。”



“我告诉你吧，五妹，我没有法子好，我很知道我自己。要我静一刻我也不能够。我只是一个情感的动物。你也许知道，从前我被女人缠昏了，以后我醒过来，我忠心我的信仰，我就失去了我最爱的女人。我没因为她死掉，我的灵魂有所寄托，我知道我为什么努力，我也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有什么目的。现在我失去了一切，我是一无所有，我凭附什么再活下去，就是我的病会有好起来的一天？”

“你该休息，话说得太多了，好了的时节自然就有你生活的路，你不必多想。”

“痛苦的是我不能在这一段时间中死去，我还活着，我有脑子，我也能思想，我就愈加不能忍耐了。”

“想得太多不也是无益么？”

“也没有法子不去想，就因为我是活着。——”

他叹息着，他的脸为苦痛和忧愤扭着，他绝望地看着她的脸，她的脸还是那么天真无邪。她还没有踏进社会一脚去，她也没有张开过眼睛。家和学校就是她整个的世界，此外她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
“你还是一个孩子，你不会懂，你还太年轻，……”

他喃喃地说，象是很吃力地大大喘了一口气。他抹去眼睛上的泪珠。

“我知道我太年轻，我也有我的见地。你只该好好调养，你不必多思虑，有了好身体，以后说到的才是事业。你看你自己离开了医院，并不见好起来。——”

她忽然停了嘴，她想到在一个病者的面前不该说出这样的话，她就立刻改说：

“——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是象从前好得那样快，是不是，你说？”

“我也知道，我还不如住在医院里，还一天一天地坏下去，我很清楚，我也不怕。”

“也用不着怕，只要你肯好好养，不久就会好。”

“哼，我每天晚上总是咳嗽。——”

“我听得到，我常常轻轻放一张椅子，坐在你的门前静听，什么时候你安静静地入睡了我才离开。”

“我真不知道，你不该这样，睡眠对于一个人是多么要紧呵！今天晚上就不许你这样做了。”

“我听你的话，不过你知道，把我一个人关在房里我睡不好，象是永远听你在咳嗽或是呻吟，——”

“也许我是在咳嗽。”

“不是，多半是我误听了，我悄悄起来，到你的门前，我却听见你微微的鼻息。我想那是我神经的毛病。你总是睡得好好的连转侧也没有。”

“你以为我睡得好好的么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只点了点头。

“我很少睡得好的时候，一闭上眼睛来就是梦。”

“做梦也是很费精神的呵！”

“是这样，我总是有极恐怖的梦，一下子会把我吓醒了，有的时候是从万丈高山上跌下来，——有的时候又是被人追得没有一条路，——有的时候我自己是丢到一个可怕的地方，可是昨天晚上我梦见了母亲。”

“呵，你梦见了母亲。”

她象是带了羡慕的叹息说。

“我梦见她，她和从前一样。——”

“不更胖起一点么？”

“没有，就是和我最后看见她的时候一样。”

“你还不知道母亲在故去之前瘦得不象样子了！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你们没有告诉我，在梦中，我忘记她是已经离开了我们。我只记得我又有一个远行，我和她告别。我跪在地上抱着她的腿，我哭起来。”他说着停了停，

“好象那时候我觉得出就不能再见她了似的。我大声地哭，一直到哭醒了我自己，我还是哭着，——”

“明德没有醒么？”

“他醒了，他问我为什么，我就告诉他，那正是天快要亮的时候，一丝亮光起始在空中飘游。”

“因为你总在想念她。”

“也许是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母亲一定也在想念我们，——”

她说出孩子样的话语来，微微仰起头，两注清泪从眼角悄悄挂了下来。

“大哥，我要和你说，你应该好好养病，——”她摇着头，好象要摇去了泪珠似的。

他也用充满了泪的眼睛望了她，他默默地，可是自己的心中却在想着：

“我为了什么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呢？我怎么能活下去，我就这样忍苦过着一天一天的日子么？……”

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凝然地望着她。

## 十一

终于，为了疗养的方便，他还是住到自然肺病疗养院去。地址是在西郊的半山上，主管的医生是被尊为肺病专家。那个疗养院也是依照钱数分成了不同的等级，里面几乎住满了人。他住的一间朝南，每天都有大好的阳光落满了室内。推开后窗就是一条山沟，在夏天必然是流着水，到冬天却干枯了，积石上堆满了落叶，上面的一层都是枯黄的，风吹动时，显出盖在下面的红叶来了。

望着远山，阳光不是那么普遍地照临。山岭上落着极大的黑影，黑影渐渐地涨大了，天就入了夜。夜是漆黑的，难得有灯光望得见，什么声音都荡起大的回音。一点火亮，象不是人间的，有时候是在空中浮着，如浮在水面的一点萍。这一星亮，时隐时现地，许是风吹动了树，树就把它藏起来了。

若是风爬过了山顶，来抚摸每棵树梢，就好象海涛一样地响起来了。每个人都以为是到了海中（如果他有过海行的

经验)，巨大的浪升起又伏下，蕴了无比的大力，猛烈地撞击着石岸，把自己打成破碎的。人觉得自己是漂浮了，房舍也漂浮起来。好象都是在这无涯的波涛中忽上忽下地……。迷茫中也许会叫出来：“来人呀，该把窗子关好了，怕海水扑到窗里来。”

医生却只许他仰卧着，每日他所看见的，只是那粉白的屋顶和悬着的一盏灯。他下了大的决心，他要好好地静养，什么也不思索。伴了他五六天的妹妹和弟弟，他也要他们回去了。他不愿意他们为他荒废了自己的事。他只要他们每星期来看他一次就好了。他遵从医生的话，不知道为什么想活下来的念头在他胸中坚强地升起。

那是在一天的下午，他才从午睡醒来，仆人说当他睡着的时候，有一位女客来看过他。

他觉得十分惊讶，谁会来看他呢？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出了狱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住在这里（他想起来他已经是一个被忽略的人），又是一个女客，他又想起来自己许多年没有和女人有过来往了。

“为什么她不进来呢？”

“您不知道么，这里的规矩很严，下午一点到三点，算是午睡的时候，谁也不能进来。”

“她也没有留下姓名么？”

“没有，她说过明天上午再来的。”

仆人说过后出去了，他的心却一时也不能静下来。想起他遇见过的两个女人，第一个是凭了说谎过着日子，欢喜安逸，酷爱虚荣的，而且和他是在不义不忠的情况下分别了。

再有一个是安娴文雅，胆子小，见了生人就要红脸，连爱情都不敢说出来的一只小鸟。她爱他，关心他，他们是用纯朴的心苦恋过。终于他们分离了，为着怕使共同生活杀害了爱情。可是他的心时时会想起她来，有时候是苦痛着，更痛恨着从前的不落边际的一些理想。但是她已经嫁了人，安静地生活，还做了母亲。虽然他和她生活在一个城市之中，他们很少相见，偶然遇到了，也不过是象平常朋友一样地打着招呼而已。但是一遇见了，他的心许多天都不能静下去，他用各样的斥责问着自己，他的心苦痛着。这全然是他自己的错处，她正是如了他的意活下去，可是他却苦痛地活着。

“我想她会来看我，——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她能知道我的遭遇，她也能知道我的病；我们从前是有过好日子的。她不是说过永远爱我的么？”

他也知道自己一直是在爱着她。为了别人，为了事业他都说过他并不爱她的；可是他的心时时起着对她的想念。他还记得有过一次，真是为这情绪折磨得不能自持了，他就去到她的门前徘徊。那时候在下着雨，他就任着雨水湿了衣裳。他没有去敲门，还是一个人凄凉地回来了。

有时候他想着自己是幸福的，因为始终没有被女人绊住了自己，有时候他又觉得自己是不幸的，因为感到人生的一点疲乏和一点空虚；可是这时节他需要她，他需要她的温存和她的好心。他知道他是要在别人的爱情中才能重生起来，病要使他死亡了。

他一闭起眼睛来，想到她的名字，很快地就显现出她的面形来。这许多年都是如此，从来也未曾模糊一点，还象是

更清楚了。那是一张亲切、匀称、美丽的脸。处处都留着那朴素的本色。她的眼睛，她的头发，她的嘴和她的鼻子，……什么都是十分平常；可是合起来的她，却有着超世的美。她是静默的，她也是胆小的，从她的眼睛里他懂得一切的话语。他们有过一些梦，有过一些理想，终于是什么都破灭了，她只是一只无力的小生物，顺着他所指示的道路走去。她是那么顺从，她都不再回头望一下。她缓缓地走着，度着人生的一曲一折。有的时候他想叫她，大声地唤叫，可是他终于忍住了。即使是叫着，她也许不来应他。这正是她的个性，他知道得很清楚，她是那么妥当地过着日子。

“她会来看我么，她会来看我么？”

他又对于自己起始怀疑了。这么多年她都没有来看过他一次，他也想得到她决不会象他那样痴情地在门前伫立。他知道她什么都想得很周全，在从前，她再三和他说过这样的话：

“我要忠于一个人的，我要使这个人信赖我，我应该这样做，这是每个女人的责任！”

她怕这个社会，她怕她的家，她还怕她自己。对于每一个小行为，都不能引起自己的脸红，她要活得正直，没有一点可以指摘的地方。

“如果又不是她，那该是谁呢？”

他的心中有点急躁了，他有点恨着为什么不请她进来，至少也该留下她的姓名。

他再也忍不下去，按着床头的电铃，响了，一个值班的仆人走进来了。一眼他就厌烦了，因为又不是方才来和他说话

的那一个。他就问着：

“刚才在这里的那个人呢？”

“他下班了，您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把他找来，我有话同他说。”

那个仆人一面应着一面转身走了。不久的时候他所要见的那个仆人就来了。

“先生，您是叫我么？”

“对了，我问问你，来过的那个客人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我也没有看见，是门房进来和我说的。”

“你去问问门房好么？”

仆人看着他那匆促的样子，怀了一点好奇心，一壁应着一壁退去了。过些时他又走进来，告诉他门房也没有大理会，不曾看清生得是什么样子。

“他们也太糊涂了，不该连名字也不留下来。”

“我也问他们来着，他们说那位女客一定不肯留，说是明天一个大清早就会再来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……”他显了不耐烦的样子说，“你出去吧，我没有什么事了。”

因为烦躁，下午的发烧更显著些，他不能安然地仰卧，他把身子侧过去，面对了窗口。可是这样他也并不觉得十分舒适，他就又转了一个身。

窗外甬道中响了病床车的声音，还有女人的啜泣，他想到这又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下去了，抛下了一切的爱恶而死去。

“是的，我自己为什么要想得这么多呢？——”他想



着，“迟早我也有这一天，什么都不在我的眼前存在。我不要别人为我伤心，我要静悄悄地死去。”

他想着当他死了，他的墓边要有一棵松，一座短小的石碣，写出了躺在里面的人的姓名，是不甘于死亡终于不得不死的人。

他并不恐惧，正如同死亡是他一个熟识的老友。好象他已经听到它脚步的声音，渐渐地近了。他等待着，想好了和这样友人见面的寒暄，然后就静静地随了它去。他知道在那个世界中或许会遇见他的母亲。这是一点欣欢，他珍秘着，他想着也许这样对他是真幸福的。

在他那疲惫的苍白的脸上露出来微笑。两颊上的红晕，象两朵花似地开在那里。

## 十二

就是想着把心安静下去，夜中也没有能好好地睡眠。他听着在山中回荡的古寺钟声，他还听着犬的鸣叫：满星的天在窗外紧紧地逼视着他。这一夜他时时醒转来，到了早晨他却无法忍着疲困，他是安然地睡着了。

一点微温的气息拂着他的脸，鼻尖有着刺痒的感觉，他就张开眼来。正是一张象猫一样的女人的脸，俯在那上面望着他，他清晰地看到了凝在眼角那里的两颗泪珠。她急急地用手指尖抹去，把头也缩回一些去。他几乎是呆住了，他想不到，怎么她会来了呢？他的心剧烈地跳着，可是他自己极力忍耐，他的脸红了一阵又淡下去，他象是毫不关心的样子。

那个女人象是忍不住热泪的涌出，把手帕频频地在眼睛那里擦着。她仍然象从前一样地涂抹着脂粉，她那一双动人的眼睛包在泪中更增重了魅惑的力量。她的眉毛描得细细的，弯弯的，左嘴角的一颗痣仍是那么有风采的样子，岁月

好象是忘记了她，她一点也不老。浓烈的香气使他觉得难耐。她的头发梳理得十分入时，有的是弯曲，有的是笔直。没有一个男人能逃避她的眼睛，他们很容易变成驯服的生物，他也驯服过的，可是现在，他成为十分倔强的了。

“昨天就是你来看我么？”

他只是冷冷地问着。

“对了，是我，他们没有许我见你。”

她仍然有着柔媚的声音。可是不象从前那样的轻盈，她还微微地带了一点颤抖。

“也许你根本就不该来！”

他这样说着，他所等待的是从前傲强的行动，只是这样一句话，她就能拂袖而起的。可是她并没有那样做，她殷殷地望着他，暂时沉默了。她把手为他拉整了被角，还轻轻地在 he 脸颊上抚过去。她几乎用了长姊一样慈和的语气和他说：

“我知道你恨我；可是不要再恨我，我愿意你先安心休养自己，我不值得你爱，也不值得你恨，你把我看成一个平常人吧。你是在生病，我就应该来看你，来给你安慰，你要我做什么事我都替你做。”

“小姐，请你珍重这没有用的施与吧！”

他仍然是忿忿的，他想不再望她一眼；可是她的一双眼睛象是追着他，一刻也不曾放松。

“不要动情感了，明生，让我们暂时忘记了过去的事吧。我来到你的身边是要使你快活的，是要象奴仆一样地来侍候你的，你吩咐什么我听什么，你需要人照料，我可以这样做，我只愿意你高兴一点。”

“哼，那么那个给你好生活的男人呢？”

“提那个人干什么，是的，我从他那里得到好生活，也只是好生活而已。可是我从你这里才得着精神上的食料。他知道我，他不敢怪我，随时我可以离开他，他也不敢说一句话。世界上也需要这种笨蛋，不是么？”

她愉快地笑着，突然觉得在病人的面前这样笑着是不宜的，就止住了。

“你怎么会到这里呢？”

“来到这个城也不过有三四天，这么多年我只是到处奔波。偶然想到这个山来游玩，无意中又参观了这个疗养院，——你知道我就是有肺病的，我到处都留心疗养院，一下我就看到你的名字。我就和他说：‘你先回去吧，我有点事。’他都不敢问我是些什么事，我却告诉他：‘我看到一个朋友住在这里，我要看看他。’他顺从地回去了。可是昨天我没有看到你。今天我是一个大清早就起来，搭了第一班的长途汽车，我只留下一张纸条告诉他到这里来，我还告诉他不要他来找我。”

“他会那么听你的话么？”

“你想，他不听我的话，我还能听他的话么！我今天回去就要他一个人先离开这里，我告诉他我一个人要在这里久住，也许我就要永远离开他——”

“你不该这样，他是个好人，他对你这么好。——”

“对我好有什么用，我只知道我爱着一个人，这个人爱过我，可是我没有懂他；现在我爱他了，他却厌恶我。——抛开爱情吧，你要人看护，我能对你好，——”

“对我好有什么用，我是就要死去的人了！”

自己这样说着，也稍稍感到了一点凄然，但是他随即镇定了自己，他不要在她的面前显出一点软弱来。这时候一个看护走进来为他试着温度和脉搏。那个看护朝了他们微笑，好象是在不言中已经知道了他们中间的关系。

“你的温度比昨天上午高些，——”

看护故意地用眼睛瞟着他，随后又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她。她接下去说：

“你该少说点话，少思索。——”

她一面说着一面在记录本上写好就出去了。他十分气愤，他不愿别人把他看成一个平庸的男人。

“你是应该少说点话，你不要说，只听我说好了。你也不应该多动情感，什么事都不扰乱你的心才好。”

“那除非我是死了，我就都安静了！”

她不再说话，只静静地望着他，把小桌上的一个橘子为他剥开，检去一条条的丝络，送到他的嘴里。

“你知道，我才离开你一步，我就后悔了。可是那时候我的个性十分倔强，我还知道，我这个人会毁掉你，我只该远远离开你，——”

“是的，你会远远离开我，就是使我急死了你也决不顾惜！”

她没有等他说完，把两个手指轻轻地盖在他的嘴上，要他不要再说下去。

“你不会死，我知道。后来我知道有一个好女人爱上了你，她是你理想中的人！”

“你说得很对，她是我理想中的人。”

“在先也许我还有一点忌妒，我想如果他离不开一个女人，为什么我不是这个女人呢？”

“你当然可以不是这个女人，我不能给你好生活，我从来也没有答应你。——”

“明生，我恳求你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要我一个人说，只要你听，什么时候你不愿意听了，我就停止，这样好不好？——但是后来我的心胸展开了，我只愿意你快乐。我愿意我所爱的人快乐。虽然我离开你，我什么事都知道。我分你的喜和忧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。在想念着你的情绪中，我才活下这么多年来。从我和你分离，我才对你发生了真正的爱情。我知道你不爱我，你看不起我，我是一个坏女人。不是么？你是这样想，我看得出来；可是那也没有关系。我不是来乞求你的爱，我知道我不配，我只愿意尽我一点小小的力量，来使你过些安适的日子。我愿意为你辛苦，我不抱怨，你——你也正需要人看护。你应该爱惜你自己的身子，我可是什么都不在乎，……”

她说着，她的眼睛有一点发亮；可是那个听着的人，却酣然地睡着了。他那平匀的鼻息，正可以知道他得着好的休息。偶然间却有呛嗽一两声，并没有睁开眼睛，身 躯 动 了 动，脸部苦痛地扭着。

她望了他，整个的心贴在他心上，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重生了对他的爱。眼睛里的泪凝聚着，闪着晶莹的光，她是那么出神地呆视着。终于，泪珠落在洁白的被上，她就轻轻地用手帕拭干了。就是这样坐着，在她的心中生出无边

的欣喜，她想俯下身去亲亲他的脸，她又怕会惊醒了。她屏住了自己的呼吸坐在那里，没有一点声音，她听得见自己的心跳，也觉得血在循环。她记起点事情来，就取了一张纸，用桌上的铅笔写着：

明生，你醒来的时候会看不见我了。我不过是暂时离开你，我要把什么都布置好。我就可以陪你在山上住。不要担心，我决不是你的累赘。我来服侍你，算是我的赎罪也好。当着你好起来，你随时都可以吩咐我走开的。我一点不会违拗你，我一定如你的意做。我只希望你快快好起来，有个好身体，忘记了你心目中的好女人。你该开拓另外的天地，你还是年轻，你也有力量，你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！。

一个你所厌恶的人，青

### 十三

第二天，还是在早晨，有人轻轻地敲着门，随着就慢慢地推开了。他张开眼，把头偏过一点去看着，最初看到的是一束粉色的石竹花，接着就露出来她整个人。她微笑着，悄悄地走近他的床前。

“你真还来了，——”

“我怎么不来呢？不是写得很清楚么！”

“有点想不到！”

他冷笑着，他真不知道自己了，为什么总是那样刺着她，自己的心还一直象止水一样的安静？

“我答应你这样做了，我不会忘了我的话。”

“可是那一次你离开我，也是我在病着。——”

“说那些干什么。你喜欢这花吧？”

他没有管她的话，仍是任着自己的意说下去：

“你也离开我了，说是不久就要回来的，——”

“好人，快不要说那些事了，告诉我把这些花插到哪



里？快告诉我！”

她轻轻地把手指盖在他的唇上，她想用自己的嘴了，可是她有点胆怯，他却把头动一动，还是说：

“你一直就没有回来呀！我等着你，你可象断了绳的风筝，不知道飘到哪里去。”

“明生，绳子没有断，这根无形的绳是更坚牢。它能使我飘飞了这么多年又落回来，落在你的身边。是的，我曾经在天空徜徉，我遇到不少折磨，我更看到不少人；终于我知道了，只有你，你是……”

她象是有什么话不愿意再说下去，还是捧了花束，呆呆地望着他。他可是显得一点厌倦了，他不耐烦地皱着眉，他觉得这一切都太陈旧了。

她的眼睛里又包满了泪，走向窗前，把花束插到窗台上放着的一只磁瓶里。

“你看这样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——没有什么大关系。花总是没有几天好的，不久就要凋落了。”

她象悟到了什么，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她低下头来看看自己，嘴里低低地说着：

“不久就要凋落了，不久就要凋落了……”

他却微微闭起了眼睛，想念着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。平时他不敢去想念，他使自己忙迫，他怕着一经想起来就又难熄止下去。他知道她也是生活在这个城里，他们呼吸着一个城市的空气；可是他没有见过她，一直是这么多年了，他都不曾见过她。

他都有点奇怪那时他那愚蠢的理想和古怪的念头，他不知道那时是什么鬼东西抓住了他的脑子。本来她是很难说动的，在这一点上他费了很大的力量；可是当着她已经顺从地走着那条路，她就连头也不回了。这么多年，连头也不曾回过一次来。但是那些话语，一经想着就十分清晰地起来了：

“我们是相爱的，——”

“我们是相爱的。”

“我不会再去爱别人，——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我永远都想着你，——”

“我，我也想着你。”

“孩子，这个离别对于我们是必要的，你那美好的影子将在我的记忆中永生。”

“是的，我想你说的很对。”

就是这样的一句答话，也是经过他多时的努力。她一直都不相信这句话。

分别的时节他们哭着，可是春风为他们吹干了泪痕，他们各自走着各自的路。

“——她会想念着我么，她也会爱我么？如果她知道我病了，她也许该来看我一次的。”

她却并没有来，那个叫做青的女人却起首厮守着他。她安置好了自己的住处，每天从早到晚地伴了他。她什么事都肯做，她的行止都看着他的眼色，什么都做得使他觉得合心，伏贴。因为他厌恶脂粉的香气，她就洗净了脸，再也不涂什么。为了行路的方便和安静，她就穿起了软底鞋。她不要他

说一句话，费一点神；可是把一切事都替他做好。

到了星期六的下午，明德领着明智来了。他们很惊讶着这个陌生的女人，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故事隐在背后。可是他的健康却更使他们注意，他们就起始看看他，再看看那些表格，得了机会还和医生们到外面去谈几句。

明生为他们介绍，他们都点着头，明智象小孩子一样地跑近他的床前，低低地和他说：

“大哥，这是谁呵？”

“你不知道么，就是我最初遇到的那个女人。”

“那一个么？——”她再抬起眼来望望她，她正背着身望了窗外。“我一点也想不到。你不要骗我吧，告诉我她是谁，我不会替你说。”

“我不会骗你，这就是她。”

“我没有想到她会是这样子。”

她露了一点惊讶的口气，她又望了望她。

“连我也没有想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她就来了，这好几天都是她守了我。也真难为她，近来我的性情又不大好，对她更不好，她都忍住了。”

“哥哥，好了的时候要她做我的嫂子吧！”

“我还能好么？”

他说完了，凄然地苦笑着，他自己象是就断定了不幸的结果。

“哥哥总是说这样的丧气话，谁说你的病不会好呢？只是这种病多费时候就是了。——有这样的嫂子也就很好了，你也正需要这样一个女人。”

“真要是结了婚怕又两样了。其实什么样的好女人也不能结婚的，这种不良的制度杀害一切感情。”

“你怎么会知道，你又没有结过婚？”

“许多书不都是这样说么？”

“书，书有什么用？那不过是一些空想，一些理论。你必须要自己走出路来，那些书不尽然都是对的。”

“是的，你的话也许不错，我自己也许错了，这么多年，我是错了……”

她知道他又想到了别的事，就不再和他说，轻轻站起来。她走到她的身边，也站在那里，看着山沟里的积叶在风中打旋。她看到她站在一旁，稍稍转过头来，对她微笑着。她也微笑着对她。

她自己的心中却在想：为什么我不能成为她那样年轻无知的孩子呢？我该重新好好消磨我的青春，我知道我该爱谁，我知道我该怎么样生活，……

“我很感谢你，承你来招呼哥哥的病。”

她象是还有一点羞涩似地半吞半吐地说。

“不，不，不要说这样的话，这是我该做的事。这样我的心才能安下去。我知道你们都有事，我可是什么事都没有。也许，也许你知道，从前我们是好过一阵子来的。——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那都是些过去的事了，可是我的心到现在更不是我自己的了。我只想着他。我爱他，他早就不爱我了，我也知道；可是我并不要他的爱，只要能使我得着这个机缘尽一点

力量也就是了。当着他好起来，他如果不愿意看我，我是随时都能听他的话离开，——”

“你不要这样想，哥哥不是那样的人。也许他有一张强硬的嘴，他的心可决不是那样。”

“唉，我现在也不多求了，独一的希望就是盼他一天天地好起来，将来的事，他自己尽可以安排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们也都是这样想，我们只盼望他早点好起来，在人生的途径上，我们都还需要他。”

“好了，让我们大家一同爱着他吧，为他乞求着早日的痊愈，命运也许不使我们失望！”

她说着微微仰起了头，慢慢地伸过手来，握了她的手，她也把另外一只手握了她的。

## 十四

在别人的愿望和努力之下，他的病并没有一点点地好起来。他的脸显得更瘦了，在上午还想张开眼睛，说几句话，到了下午，只是陷在半睡的状态中。脸上的红晕涨大了，嘴唇也显出枯乾来，时时咂着嘴。露着青色筋络的手，从被里伸出来，不知要抓着什么。明智露出了焦灼的样子，明德却沉默着，不说一句话，忽然有两颗大的泪珠嵌在他的眼角那里。

“告诉我，二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！”

她带着哭音向他询问，摇着他的一只手臂。

“医生的话也许是对的。——”

“什么话呀，快说出来！”

“他们说过他活不过这个冬天，病菌已经从肺部侵到别的一部分去。”

“那怎么成，二哥，那怎么成！”

她大声地叫着，随即哭出了声，伏到椅子上。

“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呢？”

“早告诉你有什么用？我只盼望有个例外，可是看他近来的情形，好象真的要过不去冬天了。”

他的那两颗泪珠也滚下来，接着还有许许多多泪珠朝外滚着。

“他不该死，是不是？他不该死！”

她几乎象孩子一样地张大了泪汪汪的眼睛向着明德，他也点着头；可是没有方法，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从死的掌握中把他夺回来。

“疗养院的人早就和我说过可以退院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他们说治疗和医药都没有用，早晚脱不开最后的结果，所以他劝我们可以迁出来。”

“那会伤了他的心，你不知道他的脑子有多么敏锐，他什么都想得到。”

“自然呵，就是有不幸的那一天，也只能要他住在那里。我们也不能因为没有法子治就要他等待死亡，你想，那会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！”

“我要走了，我要去看他。”

“就是这时候么？”

“对了，我立刻就到山上去。”

“他不是不许我们去么？他说我们不能荒废学业。”

“上学有什么用，我要去看他，多看一眼就少一眼了，我不能再离开他这么远！”

“也好，也好，他若是问起来你怎么说呢？”

“就说学校放假也可以，上午我可以躲着他，不使他知道我，下午我就可以看看他。”

“那你也可以帮助那位小姐。”

“对了，她也瘦得不象样子，我怕病菌会传到她了，她服侍得哥哥很好。”

“唔，也算是难得。”

“我去收拾一下就走了。你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明天就可以去，也许我和明仁一路去。”

她急匆匆地检了应用的物件，就跑着出了门。喊了洋车坐到公共汽车停站。

她的心是慌急的，时时就有眼泪涌出来，她强自忍着。汽车到了山脚她就跳下来，她是跑到半山的。

站到了他住的那间病房前面，她没有法子忍住气喘。房里是十分安静的，黑的窗幔严密地关着。她的心象是要从嘴里跳出来，觉得血是迅速地冲流着。

过了一两分钟的样子，她才轻轻地敲着门，随着缓缓地推开了。她什么都看不见，她站在那里也不敢多迈一步，一个黑影朝着她走来，拉了她的手。

“智妹，你怎么又来了？”

她知道这是青的低低的语音，她的眼睛里包了泪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青领了她的手，悄悄地走到一张椅子的前面，要她坐下去。她自己也挪来一把椅子坐在她的近前。

她们都是默默地，渐渐地她看出来躺在床上的他的身形，他偶然苦痛地叫着一两声，随着又静止下去。她也看到坐在身旁的青的身影，真是看得出瘦下一些去了，有时候她



也在咳嗽着，可是她用手帕紧紧地掩了嘴，不使出一点声音。

“你知道么，哥哥的病没有法子好了。”

她低低地说，她的声音打着抖。

“我知道一点。”

她也用低低的声音应着。

“是不是那个医生告诉你的？”

“不是，我自己看得出来，我可不敢说。从前他自己常说他是快要死去了，可是近来他总盼望着能快些好。他爱外面的太阳，他爱山，他什么都爱。”

“那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子关起来呢？”

“他嘴里说着爱，实质上他已经没有那份精力。他需要安静，也不能承受光的刺激。”

“这么些天却苦了你了。”

“不说这个话，你不知道我怎样追悔，追悔是没有用的，我要尽我的力。这样我的心才能安下去。使我最苦痛的就是他不喜欢我，一点也不，我并不要他的感激；他只是把我想得极坏。他恨我，他从来也不和我笑一下。我知道他的心，他的呖语也证实了我的思想并不错误，我真不知道他会是这样痴情！——”

“你不恨他么？”

“不，不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想，我一点也不恨他。我总是想着这是我自己的错处，我不能埋怨他。”

“对了，我们该好好地待他，他是不能再活得多么长久的人了！”

她哭起来，极力忍着发出的声音；她也哭了，她们抱

着，两个泪流的脸偎倚着。

偶然间有他反侧的声音，她们立刻忍住了微细的抽噎，他呻吟了两声，又沉沉地睡去了。

“你该回去了，时候怕已经不早。”

“不，我不回去了，我和你陪伴他，我要多看看他，可是我一想起来就要哭。”

“不能哭，给他看见了他会伤心的。为什么我们不让他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呢？”

“好！我能忍着，你的话是对的，——”

在说着的时节，她却流出来更多的泪，她用手掌抹着，泪是无穷尽地流着。

“什么都是想不到的，也许这就是命运！为什么我看不见它，可是它能播弄着我们每一个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冲开它，难说无形的比有形的还有力量么？”

明智喃喃地说着，她是有一点迷住了。这许多事她都不能解释，也许她是太年轻。

“无形的是比有形的还有力量。”

她悠悠地在一旁说，她好象是一个深知世故的老人，那么沉静地下了断语。

“我不懂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——”

“岁月会使你懂的，你还太年轻。”

“你也并不老呵！”

“在人生的经历上我是老了，我知道为什么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也知道，……”

“你告诉我吧，这都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能告诉你，你真是太年轻。你该自己去经历。我眼睛里的世界和你的完全两样。你有你的好理想，自己努力去做吧，我是太没有用了，我个人的人生观会毒害了你的心，我不能那样做，都是为了你……”

爬过山巅的黄昏，填满了每个涧谷，黑暗终于包了起来，遮去了所有的光辉，留下来只有死一样的寂静。

## 十五

到了早晨，他有好精神。他睁开眼睛，望着从拉开一半窗帘的窗口透进来的阳光。他低低地说：

“好了的时节我要到好一点的地方去住，那里的天要象海一样的蓝，阳光象金子，每天都是象梦一样的。我该把什么都忘记，好好地活下去，……”

虽然是用那么低的声音，也显得十分吃力了，有的字音他就不能够正确地吐出来。

“那对你是好的，我还能伴了你，——”

她正捧了一杯牛奶，轻悄悄地走进来，接了他的话说。他翻着眼睛，看看她，没有说一句话。

“我昨天睡得好么？”

他象忽然想了起来问着。

“很好，很好，从来也没有那么好过。”

“收起来你那美丽的谎话吧。”

他无情地说着，她不去回辩，只是把牛奶杯放在小桌

上，把茶匙用热水烫过。

“现在你要吃么？”

“我才张开眼呵，怎么就能吃呢！”

近来，他的性情显然是更暴躁了。什么他都不能忍，对于她还象是更过分一点。有的时候他也许说：

“我太对不起你了，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。”

“不要说这些话，那都是我的错处。生病的人多半是火气盛，总是我服侍得不好。”

“很难为你了，我就没有想到。真是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性情会坏到这样。如果不叫出来就象要闷死我。真是没有办法，你该知道我不是故意。”

他真是一点也不能忍耐的，当她把一匙牛奶放到他的嘴边，他立刻就叫起来：

“这么凉的怎么成，你安心要害死我么！”

他的手推着她的手，牛奶就泼到被单上。被惊醒了明智，从被里伸出头来。她不知道有什么严厉的事发生了，就仓促地爬起来。

“不要着急，明生，我去给你热一下，……”

她正在一面说着一面用手帕擦着奶痕。他看到明智，就问着：

“你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我是昨天就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要来呢，你该上学，——”

“学校放假了我才来的。”

她说着走近床前，她看着他那失尽了血颜的脸，和显了

干枯的鼻子和耳轮。他的眼睛十分呆滞无神，发着点焦的嘴唇露着点青。他的手和手臂，象只是在骨骼上包着一层皮，每一条血管都看得很清楚。她的心中苦痛地叫着：“他怎么还能活下去呢，他怎么还能活下去呢！”

眼泪象是又要涌出来，她尽力地忍耐着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好，她用自己的牙齿咬着自己的舌尖。她还故意不去望着他；可是她的心一直在打着抖。

“你看，小五，外边是多么好啊！”

他喟然地赞叹着，摇了摇头，又接着说下去：

“太阳有那么好，天气当然是和暖的。这里总是那么多的鸟在叫，我想它们那好看的羽毛会在阳光下辉耀的。可是我，我却躺在床上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张开眼睛是平凡，闭上了眼睛是空虚。我有过那么多的好梦，那不都是空的么？”

“哥哥，你错了，你不要看外面的太阳那么好，天气可真冷。昨天我来的时候就很冷，今天还不如昨天。这是冬天了，尽有好太阳也没有多大的用。哥哥耐着性子，好好养，到了春天，什么都更改了，那时候哥哥就可以走到外面去。”

“我还能过一个春天么？”

“怎么会不能呢？如果冬天到来，春天就不会很远了。这是很对的。”

她说着的时节，声音有一点颤抖。她想着当着春天来的时候，大约他已经安静地躺在母亲的身边。

她并不十分感觉到死亡的悲哀，她知道每个人到后都只是这一条路。只是他还年青，他热烈地想活下去；可是他不能再活下去，真的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。他十分留恋这

个世界，宇宙却要朝他关了门。

“这是不公平的，不公平的命运！”

她几乎想叫出来了，可是看了看他就忍住了。她知道一点，当着命运作弄着人，是难得转动的。

“那也好，到了春天我的病若是能好起来真是一件痛快事。五妹，那时候你可以陪我到别的地方去吧？”

“自然可以，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。”

她故意装成十分愉快的样子。

“就是我们两个人，什么人都不要，你能待我很好，不是么？你是一个细心的孩子。”

“为什么两个人呢？再多一两个人不更好点么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讨厌一切的人，什么人我都不要看，对了，什么人我都不要看！”

他是那么坚决地说着，站在一旁的青，脸上稍稍变了色；可是立刻就又自如了。她抬起眼来望到了，怀了莫大的同情心，把诚恳的眼望了一下又移过去。他却什么都不觉到，他就没有想到她的存在。

“真就是我们两个人么？”

“有一个人的，——”说着，停了一下，“可是她未必能去。在我的心上她是近的，在她却是远的了。”

“唔，唔，不要多说了，哥哥。我来了害得你说多了话。多说话对病人是不相宜的。”

“我很高兴就没有什么，你不知道我这里就没有一个说话的人。”

“那么青姊呢？”

“呵，呵，她太会说话了，我就不敢和她说话。”

她仍是默默地站在那里，她已经看得清楚自己在他的心上有多么大的份量，可是崇高的忍耐的心使她克胜了一切。每次他的话使她的心感到刺伤的时候，她自己就暗自说：

“他给我怎么样的斥骂我都该忍受，我给过他大的苦难，我很爱他，我应该使他高兴，要他想说什么话便说出来。”

到了下午，他又是昏沉沉地睡着。两颊上的红晕，象开放的两朵花，渐渐地张大起来。若是没有那轻微的呼吸，躺在那里真就象一具尸身。

她们默默地对坐着，习惯了室中的黑暗，就是窗幔都关了起来，也能看得出房里的陈设和相互的脸。她们各自把脸埋在手掌里，不说一句话。

忽然明智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把头抬起来。那一个也放下手，扬起脸来望着她。

“你觉得出他的心很不安静么？”

明智低低地说。

“我知道，我早就看得出。”

“为什么是这样呢？”

“他还是惦记着他那个心爱的人。”

“你说的是那位李小姐？”

“对了，就是她！”

“那真奇怪了，他为什么那样痴呢？这一件事我始终不能了解他，他自己愿意和她分开的。”

“如果他们结合了，他也就不会再想她。”

“会是这样子么？”



“就是如此，这样是男女间的事。”

“我想她也许不知道哥哥病得这样。——”

“那我怎么知道？我知道她，就是知道他病了，她也不见得会怎样惦记。”

“你和她相识么？”

“不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，可是我知道她很清楚。”

“那我想，去告诉她一声也好，要是能想法要她来一次更好，我知道他的心里十分想念她。”

“你的话也许是对的，——”

“她能不能来呢？她是住在这个城里么？”

“她住在城里，来不来我可不知道。”

“青姊，你就去看她一次吧，告诉她一切情形，要她千万能来看他一次，这样他的心也许就能安下去。”

“我么？”

“对了，就请你去一次吧，别人都不合适。我想你，——”

“好，智妹，我去，我答应你了，我去！我会告诉她，我也能要她来一次。”

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，黑暗中却闪着两只晶莹的泪眼。她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，过一些时甚至于她都觉得这是她该做的事。

一只手从暗中伸过来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，另有一对明亮的眸子也在闪动着，终于一个身躯扑到了她的怀里。

## 十六

匆忙中略略地梳理过头发，披上外衣就跑出去，明智赶着拉住她。

“现在你就去了？”

她点点头。侵人的寒气使她打着冷战。

“今天回来么？”

“回来，我要回来看他，大约总得乘最后的一班车。”

说完了，她就转身沿着走廊向大门那里走去。明智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看着她的身形消逝了，才走进房。颓然地坐到才坐过的椅子上。她的脑子好象十分混乱，她什么也不能想。这些事都是不能解释的，她想她的话也许是对的，自己还是太年轻。

走出了门的她，却急匆匆地迈着步子。因为在房中过了那么多不见太阳的时日，就觉到有点不习惯。她看看腕表，知道只有十分钟汽车就要开驶，她必须紧着点脚步，要不然就会错过了。

她用小跑的脚步来走下山的路，踏着一蹬一蹬的石级。每一步都震动了自己的心。她的心感觉到一点疼痛；可是她也并没有放慢了步。她喘息着，脸有一点发热，心的跳动连自己都听得十分清楚。在跑着的时候她的心中会想：“我这是为谁呢？为什么我要这样奔波？这值得么？”可是立刻就有一个声音回答她：“这是为你自己，对了，你自己！”

在跑着的时节，透骨的寒气再也不侵人了，额上还有汗水流下来。她的身子微微向后仰着，她怕有的时候会收不住脚。一直到她跑下了山，她才放下心。

她望得见汽车正静静地停在山脚下的广场那里，她就一面轻轻拍着胸部一面走着。她的头有一点昏，还想呕吐，眼睛发着花，无数灿烂的金星在迸着。她象是拖着自己的两条腿向前走着。

强自挨到了车上，找到一个座位就坐下去，买过票就再也不能支持，头俯在前一排的椅背上，两只手臂垫在下面。她也呛嗽着，觉得出自己的眼睛湿润了。

她知道过了不久车就起始行驶，她一直就没有能抬起头来。当着车又停下来，她就 know 已经到了城中。她站起来，也随着别人下去，拉了车的洋车夫都挤在车门那里等待顾主。她拣了一辆坐上去，告诉着要去的地方。

“那个女人该是怎么样的呢？虽然他们的事自己知道得很清楚，却始终也没有看见过。她一定是很好，要不他也不会那样惦记着。……”

坐在车上的时候她自己这样想着。一小时的休息使她的精神恢复起一些来了。可是有的时候她会问着自己：“我是

在做梦吧？”

车在一个胡同口停下来了，她付过车钱就自己走进去。走了没有二十步，就到了悬着陈寓铜牌的门前，她站到门前，看看号数也是对的，就揪着电铃。

不久，一个女仆在门里问着是谁。好象听到了女人的声音，门才打开了。

“您来看谁呀？”

“我是来看李小姐的，——不，是陈太太。”

“您有名片么？”

“我没有，来的慌忙，忘记带了。”

“您贵姓哪？”

“我姓王，你就说一个姓王的想见见她。”

她显得有一点不耐烦了。那个女仆就说：

“您先请到客厅坐一坐吧。”

女仆关好门，领她到坐南的房里，给她倒了一杯茶，就又走出去。

这是一间很宽敞精致的房子。在这个城里，是出名有中国外形西式设备建筑的。每一件陈设都很妥贴，是经过一番思虑才放下来。她出神地望着一张油画，门响着，她急速转过身去，走进来的还是那个女仆。

“我们太太说了，不知道您住在哪儿？”

“我在这城里没有家！”

“她说怕您找错了，她不记得会认识一位王太太，或是王小姐什么的。”

“至少她知道我，你就请她出来吧，我只有几句话和她

说，我还忙着呢！”

“我再给您说说去，您再候一下吧。”

她自己就走到墙角那里看着一张男女的合照。那个男人长了一副宽大的下颚，耳根下支出两块骨头来。他长了一双猥琐的眼睛，眉毛粗而浓。那个女人却长了好看的面型，有着平常的美，并不是惊人的。带了若有所思的样子坐在那里，好象不是坐在照相机的前面，却是守在自己的房里，想起了什么事……

门开了，她转过身去，站在那里的女人正是照片中的一个，只是显得更瘦了些，也憔悴了些。

“您是来看我么？”

她说，她的声音很低，脸很容易就红起来。

“您就是，——陈太太么？”

她点点头，朝着里面走了两步，就和她说：

“请坐吧，害您等了许久，不过，不过，我真想不起来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？”

她们各自占了一个沙发，对面坐下来，她的眼睛好奇地看着她，象想从她的衣著上看出些什么来。

“您的话很对，我们没有见过，我是为了别人的事来到这里，您知道那个叫做明生的人，——”

她才说到这里，她就低下头去，那个女仆正又捧了一杯茶进来，她也就会意地停住了口。

“你到后边去吧，小孩子睡醒的时候再叫我来。”

她吩咐着女仆，女仆就应命出去了。

“我记得我认识他的，——”

“他病了，医生断定是不能再好起来。——”

“我听说他关到狱里去。”

“是的，秋天的时候出来了，你去看过他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她说着摇摇头。她一直是用那么安娴的态度说着话，她可是急匆匆的，一点也不沉着。

“从狱里出来他就病倒了，他没有多少天好活，每个下午都是昏睡，他只是记着你，他想看看你，——”

“呵，他想着我，我，我可是太忙了，我的孩子不能离开我，还有我的先生——”

“你不要说出不去看他的理由，他是就要死去的人，他的心里只有你，你能使他心安的……”

她仓促地说着，都没有空闲喘一口气。她的脸涨得红了，她的眼睛里闪着一点泪光。

“我，我可以问您一声么，您是不是叫做青的？”

“是呵，就是呵，你知道我，那很好，我也知道你。我离开了这个城许久了，可是我知道你们的事。”

“那么您到我这里来，就是告诉我他的病，要我去看他一次么？”

“是呵，就是这样。我还是爱他，可是不爱我。我在他的心中永远是一个下贱的女人。他爱你，到现在还是这样；为了爱他的缘故我来找你，来找真正占住了他整个的心的人！你要是知道得清楚就很好！”

“呵，我想不到，想不到你来……”

她却是呆呆地坐在那里忍受着心的刺痛，这一切的奔波

劳碌都是无端的。她的心迅速地跳着，可是她还是安然地坐在那里，象什么事也没有一样。她的嘴唇微微地抖着，终于忍不住了，大声地哭了出来。主人显得一点仓皇了。站到她的身前说：

“请您不要难过吧，仆人们听见了我怎么样和他们说呢？再说，我的先生就快要回来，要他听到也是麻烦的。或者我可以抽空看他一次，——只是一次。实在我是分不开身。他若是死了，也真是很可怜。他为人很好，他的年纪也不太大，就是理想太多了点。在这个社会上理想多了也是麻烦的，是不是，王小姐？——呵呵，也许您不姓王了，您不是嫁了人么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我就是我自己！”

她尽力地摇着头，把声音还高起一些来。

“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我真该感谢您——”

“不必感谢我，——”

“那，那我怎么说呢？——”她显得一点窘迫了，她不知说出些什么才好。

“因为爱他我可以送掉自己的生命！”

“那可真了不得，真是伟大！您可以告诉我他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就是山上的自然疗养院，你什么时候去？”

“那我可说不定，迟早我总能去的。”

“如果你今天去，我就可以陪了你。”

“今天？那怎么成，我还有许多事，我的先生就要回来了。您看，这不是三点半么？最多再有一点钟他就要回来，

今天晚上我们还要赴一个宴会。”

“……一个宴会，一个宴会！”

“是的，早就约好了，别人生了个孩子。”

“好好，什么都随你吧。我所能做、我所要做的事都做完了，我不该多打搅你，我该走了。”

她一面说着一面站起来。

“还有人陪着他么？”

“他的妹妹，她昨天才去，要不我还难得出来？我一定得走了，时候已经不早。”

她说着就起始走，她随在后面送着，拉了一下她的衣袖低低地说：

“王小姐，我请求您，不要向别人提出这些事。您不知道，活在这个世界里真不是一件容易事。——”

“你怕着什么？”

“这个社会，——就是这个社会。我不该自己去看他，这是欺骗我的先生的事；可是我要和他去，他一定会不高兴的。——”

“是不是你不打算去了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要去，我偷偷地去看他，就是顶好不要使许多人都知道。我想您能原谅我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她应着就走出来，她的心中却在想着：

“原谅你，——我怎么能原谅你呵！”



## 十七

天才亮起来她们就起始期待着那样的一位女客，昨天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了明智，明智好象一夜都未曾安睡。有时候她会愚蠢地想到这个女人来了，他的病能好起来也说不定。

“青姊，会不会呢，和她见面就会好了哥哥的病？”

明智是诚恳地问着，她没有一点随便说说的意思。年轻的她，宜于有这孩子样的幻想！

“你想能不能有那样的事？”

“我真是想不出来，我只希望——”

“是的，我也希望；可是我们的希望没有用，她来了也没有用，——”

“要是她也希望着他好起来呢？”

“那也是没有用！我们只能要他安静地离开人间，此外什么我们也不能做。”

她用了深沉的语调说着，抬起脸来望望她，看到那一双含泪的眼，她自己也无法再忍下去了。

“我愿意她来的时节，他能更快活一点。”

她悠悠然地说着，叹了一口气，可是在盼望中的女客，一直还没有来。

她们已经都起身了，梳洗了自己，看看时钟，她就想着：她不会搭第一班车来了。

病人还是躺在那里，没有张开眼；正象入秋的花朵，一天不如一天了。虽然是已经失去了听觉，有时候她们的细语却能惊醒了他，他会大声地叫着：

“为什么这样说话呵，你们是要咒死我！”

他会瞪起眼睛来，随着又闭上了，继续着昏睡。

“哥哥不是这样的人呵，他变了！……”

“不只是变了，他还要——”

明智不等她说出口就摇着头，她不愿意再听，也不愿意再想。有时候她想着莫若自己能睡多少天，再张开眼睛来，失去了哥哥，就痛痛快快哭一场。

这早晨她的心可一直也没有能沉静下去，只要听到脚步声，她就推开门去张望。每次都是扫兴地又关上门，坐在一旁低低地抱怨着。

“我想你听错了，她没有答应来。”

“决不会，我还问过她，我希望她昨天晚上和我一路来，可是她说有事，呵，那些鬼事情！”

“要不她就是走错了路。”

“对了，她是走错了路，我，——我也错了！”

明智有点茫然了，她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。她正想问，门推开了，医生走进来。她们就都站起来，走到病床的近

前，看着医生照例地试试脉搏和温度。

医生看着他的脸还轻轻地把手摸了摸，他突然张开眼，看到是医生就问着：

“不打针么？”

“不用打了，你快要好了。不要着急，你的性情太躁了，那样很不好。”

他不再说话，又闭起眼睛来，医生一面微微摇着头，一面放轻了脚步走出去。

明智蹑手蹑脚地走在医生的后面，走出了门，她就跑上一步问着：

“先生，为什么不打针了？你看出什么来了么？”

“是的，打针也没有一点用，他过不了一个星期——”

她不愿意再听下去，一转身就走了。她轻轻地拉开门，又轻轻地关上了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站在床旁的青忽然点着头，还走了过来，低低地说：

“呵，你来了！”

这不象是和她说话，她闪到一旁，就看见一个女人正在关着门。她记起来，她想得到这是谁。

“这是明生的五妹——这是陈太太，不，李小姐。”

她们打着招呼。明智望着来客，象孩子一样地盯着，可是她觉得失望了。她迷惘着，一眼她就看出来那是一个没有情感的动物。

“今天外面很冷吧？”

“不，还算好，——”

她一面说着一面脱下外衣，并没有拿下来那个黑色的口

罩。

“为什么不拿下来口罩呢？他，他不大喜欢看，——”  
明智故意提醒她。她就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……”

摘下来那个口罩，她可没有忘记用手帕掩着嘴。

睡着的病人还是没有醒，她们就请她坐下，还为她倒一杯开水。她只拿起那水杯来温着手，没有放到嘴边去。她是极平常地坐在那里，正象是一个不关心的医生或是看护，一点也不象是来看望往日的情人。

青拉了明智站起来，和她说有点事要去做，不能奉陪，请求她的原谅。

“没有什么，就是请您早点回来，不然，别人，——别人看到了有点不大方便。”

“那一定，那一定，……”

她们一面答应着一面走出门，她们是一直朝了客厅那边走去。

当着她们已经走开了，她才站起来，悄悄地走向他的床前。她都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，他那十分削瘦的脸着实地惊了她一下。这几年中虽然他的影子不是那么生动地存在，但是看到了立刻就知道那绝大的不同，他躺在那里，正象一具尸骸。

不知道为什么也滚出两滴泪来，她想着这是没有原因的，她不该只支配在情感的下面。她是一个有丈夫也有了孩子的人，她想着：

“我自己是不在意的，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！我不能使

他们蒙受一点侮辱，……”

这时候他微微地转动着身子，他呻吟着，张开眼睛望了望又闭上，随着又张开了。

“明生，你醒了么？”

他有点茫然地，只睁大了眼睛望着她，好象他没有能看得十分清楚。

“你不记得我了么？我是苓，——”

“是你么，我，我……我的眼睛这么坏，都看不出来了，是你么，苓？”

他把手掌揉着眼，然后向她伸着。

“怎么会不是呢？你不记得我了么？”

她凑近了半步，把自己的手也伸出去，任他握着。立刻就追悔了，她觉得不该这样做，而且他的手，瘦得那样可怕，她想缩回来，可是已经不能了。

“我是在做梦吧，……”

“不是梦，……”

“怎么你会来了呢？”

“不是你——”她才说出了三个字就顿住了，她说：“知道你病了，就赶着来看看你。”

“我是不能再活下去了，——”

“不要说这样的话，不久就会好了的。”

“——可是我很愉快，我就是死了也情愿，我想不到还能看见你，你是有点伤风么？”

“是的，我有点伤风。”

她知道他看到了掩着鼻子的手帕。

“一定是因为来看我冻坏了，山里的风是大的。”

“不要紧，回头就会好了。”

“我时常看到你，在梦里。梦是有点糊涂的，一会儿是你，一会儿又是我的母亲。你好么？”

“我很好，我听从你的话生活着，——”

“有时候也想到我么？”

“我，我想到你，一记起来你的话我就不想你了。”

“呵，呵，你真是个肯听话的孩子！”

一时间他们都没有话好说了，他象是要哭，可是没有眼泪，他抽噎地说：

“我是多么幸运，你又来了，可是不久我就要死了，什么都再也看不见。”

“不，我不是你想念的那个好人，那个人已经死了，在社会里她活不下来。”

“你看到那个女人么？”

“你是说青么？”

“就是她，——”

“我见到了，她很好，我真比不起她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说，这是很无谓的。”

“是这样，我很佩服她。我远不如她，她是个好女人。”

“她是好女人，那你呢？”

“我是坏女人，我没有用，我知道我自己。”

“这样说真使我伤心，我不曾爱过她，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，你该休息。”

他显然精神是不支了，他的鼻尖冒着汗珠，他的眼睛好象没有法子再张开来。她看看表，心里慌起来，她必须回去了，记得中午的时候丈夫总要回家。正在这时候门开了，青走进来，她迅速地抽回被握着的手，脸有一点红起来。他并没有惊醒，还是闭着眼睛。

“对不起，我来拿一点东西。”

“我也就要走了，车子还等在外边。”

“这么快就走了么？以后什么时候再来呢？”

“我想我该来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。”

“他不能活得太久了，我们为什么不使他高兴一点呢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每天会打电话来。”

“我能打电话给你么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打来好了。”

她披好了外衣就走出去，她要把她送到外边，可是她止住了。

“不要出来，外面太冷了。以后我们再见吧。”

她跑着，可是她那软底鞋，没有一点声音。

## 十八

一天的早晨，他有异常好的精神。他叫醒了还在睡着的她们，他说：

“睡那么多还不起来？你们看我，——”

他自己都能用手臂支撑着上半身坐起来。可是她赶紧跑过去，要他再躺好。

“我好了，你还不要我起来么？”

“才好一点，不该多劳动，再好些才能起来呢。”

明智欢喜得不知怎么样好，她的眼睛里含着点泪，她跑东跑西地做着事。

“小五，把镜子拿给我照照。”

she就把一面镜子送给他，镜中显出来的面容惊了他自己，他呆了，低低地说：

“我没有想到我会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还能好起来！”

他绝望地叫着，可是他已经没有嗓音。

“不要着急，哥哥，好了的时候不要一个月就能恢复起



来。比从前许还要壮。”

他灰心地丢下镜子。那面镜子从被上溜到床上，从床上溜到地下，匍的一声碎成几块了。

她们愕然地望着他，他却是什么也不觉得，他凝视着窗外，忽然叫出来：

“外面在下雪了！”

“已经下了不止一天。”

“好，把窗子打开吧，把床推到窗前去，我要看看外面。喂，快点好不好！”

他焦急地叫着，象是一刻也不能等待的样子。

“哥，窗子不能打开，外面太冷，我们把你推到窗前去吧，隔着玻璃看看也是一样的。”

“好，好，快点吧！”

她们就把床推近窗口，可是他好象不能再支持了，他的眼睛有点呆滞。他努力地望着窗外，那只是无边的茫茫的白色，他再分辨不出什么来，他起始粗的喘息。

“五妹，快点去请医生，他不大好！”

青慌张地叫着，一面用手抱了他的头。他的头变成十分沉重，一直向下压着。

明智也慌了，她急急地到医室找来了值班的医生，立刻就断定病人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刻。

他艰苦地喘着，再也不能张大眼睛，他留恋地转动他的头，他的手痉挛地抓着。

“哥哥，你不要怕，我们都在这里，你叫一声我，我是小五呵，你不记得我了么？……”

明智大声地叫喊，夹杂了再也不能忍下去的哭泣，架了他的头的青，也任着泪流满了脸。

这时候仆役来传着，说是家里有电话来。

“快要他们来吧，已经要……”

她为什么哽住了，不能吐出口，那个仆役看到这样子就又匆促地跑出去。

他的眼睛挂下两行清泪来，他的嘴微微地动着，象有什么话要说出来可是已经失去了声音。世界在他的眼中是渐渐地小了，他的上额渗出了一层汗，终于他的眼睛定了，眼睑垂下来。

他的喘息停止了，嘴角有黏的口涎流下来。

“要他安静地躺下吧，他已经失去了生机。”

医生试了试他的脉，就淡然地说。

她象呆子一样地抽出来自己的手臂，让他的头平平地放在枕上，她把脸贴到他的脸上。

“不要这样，小姐，那样对你很不好。”

可是她没有听，她用自己的脸，来温着他那渐渐冷下去的脸，用自己的热泪，来洗涤他的脸。

明智可象疯狂了，她跳着，叫着，抓着他那冰样的手。她忘记了这是现实或是梦境。

看护来了，捧着洁面的药水，在近床的桌上放下。请求着她们离开一下。

“不，不，我来洗吧，我来给他洗，——”

她把棉花沾着水，轻轻地在他的脸上擦拭。她擦着他的上额，他的眉毛，他的鼻翼，他的嘴，他的两颊。她擦着他

的眼睛，轻轻地向下抚着眼睑，使那双眼睛闭好了。他的脸是安详的，好象已经忘记了人世上一切的苦痛。

“请您躲开点，——”

一辆运尸车已经推来了，仆役把他抬到那上面，起始推到另外一间房里去。

“你们不能把他拿走，他会活过来的，……”

明智一面哭着一面喊叫，她劝住了她，她们拥抱着，她们的头都觉得昏胀，手和脚都是冷的。

依了他的遗言，他是被葬到母亲的墓边。他们为他植了一株长青松，立了一块石碣，那上面写着：“下面躺着的是一个不甘死亡的人，请你们放轻了脚步，不要惊醒他。”

葬仪是在死后的两天举行，大雪已经落了不止三天。皑皑的白色，掩盖了整个的山谷和原野，没有人知道藏在下面的该是什么。好象有这样的歌句：

当着你走了，  
世界只是白茫茫的……

随在棺木的后面，走着他们四个人。他们相互地扶着，因为哭泣，没有人能仰起头来。

当着他的葬列走过去，路上只留下杂沓的脚印。可是不久风和雪就会把它们盖平了。

雪飞舞着，有的落在他们的颈项里，有的落在他们的脸颊上，他们想着：

“日子是冷的，人心是冷的，命运也是冷的！……”

他们缓缓地走着，一直到了墓场，看着他安然地躺在土中，就用土来盖了。

“也许他是幸福的——”明智默默地想着，“因为他是睡在母亲的身边。”

可是她眼睛里的泪象是永也流不尽。

离开了墓场的时节，青就走过来和她告别。

“到我们的家里住两天吧。”

“不，我该走了，——”

“哥哥的病累你服侍，——”

“不要说吧，我只是对不起他。你是就要长起来了，我想你知道我的故事。记住我只是一个坏女人；可是占了你哥哥心的那一个人，她，——她是过于好了。”

“青姊，我不喜欢她。”

“也许她是对的，我总知道我错了。一步的错路，是再也没有法子退回来。我们再见了！”

她拉着她的手，眼泪滴到手背上。

“什么时候再来呵？”

“我不愿意再来了，这个城只使我心痛；如果我来了，我一定会看你去。”

她说完了，放开她的手，向着明德明仁也打着招呼，就头也不回地走向另一个方向去了。她的背稍稍弯下一些，咳嗽的时候头就微微地点着。

几个失去了母亲也失去了哥哥的孩子们走回那更空洞的

家中。他们每天都来到墓园，正如同这里也是他们的家。每次来到了，在他的墓前时常看到不知哪一个放在那里的花束。他们就解开那花束，把花朵散放在坟墓的周围。

他们不去询问，世界上不可知的事过多了。

当着春天来到的时节，他的坟上生出了细细的青草。

青草是他的衣裳  
哪里是他的家乡！

1936年2月25日

## 后 记

这是我第一个和读者相见的中篇，想着写的时候，象是对自己还有几分信心，下笔之后，就起始动摇，终篇了，就觉得一无是处。尤其是我没有把那个青年人安排到活路上去，使自己的心也十分苦痛。一个友人还写信来说是要一个青年人那样死掉是太凄惨，可是，我怎么能要他活下去？我和另一个友人作品的不同处，就是他的人物的生与死都是朝了光明，或是已经有了光明的影子，我的则只是黑暗，黯淡。在现社会上我所看到的只是这些，我没有法子，我寻求光明，光明在哪里呢？

对于现社会我有着极端否认的意向。是与非和善与恶，我都要重新估量过。现社会是一直压着人，使人喘不过一口气来，要每个人都成为胆小，无用，只知道在固有的准绳内做人，没有一点理想也没有一点开展。它要一个人安分地活到背弯了，眼睛花了，再爬进自己的坟墓中去。“安分的就是好的，”他们都这样叫，我却不相信。明生不是一个安分

的人，叫做青的那个女人更不是，明智还只是一个孩子，她长起来的时候也不会是安分的。

那个苓是安分的，正是现社会所要的人物。她只在规矩的路上迈步，从也不走错一步；有的她认为不该做的，又不能不做，因为她还有一点真的人性存在就只得在黑暗中去做。可是在外面上她是那么完美，承受着现社会中每个分子的夸赞。可是我怀疑，如果都是这类的人，社会将成为一个什么呢？

我庆幸着，现社会里还有那些“不良”人物。

一些私下里的事情也可以写下来做为自己的一点小小的纪念。当着我计划这篇小说，我的母亲在病着，于是许久也没有提笔，那时我的生活完全改过了，每天我伴了她。终于，在我起始懂得她，要更爱她的时候，她永远离开我们。过了两三个月我才着手，只是我的心稍稍静下一些来，我的悲伤并没有减少。所以小说的写法与本衷多少有些不同。

几次描绘着妹妹样的一个人物，是纪念友人的妹妹 S，她是一个天真的孩子。

新 以 1936年5月28日





# 春 草



# 序

“一只果子若不死，还只是一只。”

——纪德。新的粮食

“当着春天来到的时节，他的坟上生出了细细的青草。”

——秋花

生命原来不是没有希望的，即使一个人的生命断绝了，另外的生命继续着，终于希望还是属于人类的。正如同花草一样，秋天的凋萎，不过是来年焕发的准备。就是没有劳动的播种人的收集，它自然也会埋藏在土中，等待即来的好春天。一切生物都这样赓续着它们的生命，世界也因此得以不致陷到灭亡。

在秋花里，那个最有理想的人倒下去了，可是在春草里，他复活在四个人的身上，他的小妹妹明智，他的弟弟明仁，那个不安分的女人青，甚至于那个安分的，胆小的，非常着重命运安排的苓。为了忆念他，他们才走上一条勇敢的路，他们记取他的爱，都不囿于个人的狭小的爱情中，他们把它发扬向全人类的爱情上。他们有的甚至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为了大多数生命的缘故。

当着我把明生安排到死亡上去，有的人向我抗议，说我的安排太残酷。我也向我自己抗议过的，我还记得我写着的时候，我的心中感到苦痛。可是能安排一个有为的青年生死的，不是一个渺小的作者，而是那个庞大的，有力的，不合理的社会。他没有法子再活下去了，经过那一次摧残，他虽然又有了自由，可是他已经是遍体鳞伤。如果他还能健康地，勇敢地活下去，那该是奇迹的力量。可是在人生中，我们早已放逐了奇迹。而我又不是在写无根的神话。因此，我虽然同许多人一样地惋惜他的死，我却无法使他活下去。我也好象随在他送葬的行列中，唱着：

“当你走了，  
世界是白茫茫的。”

可是那个不甘死亡的人的死，却留给活着的人鲜明的启示，时代又给了他们深刻的教育，就使他们成为人类的希望的花朵。

明智不必说，她自始就是一个好孩子，她自然而然地能应着召唤走向前去的。她不甘心做奴隶，她也不愿别人做奴隶，所以她要献身伟大的工作，拯救自己也拯救他人。流着同样的血的明仁，当然也会选择自己的道路。青却是早已放弃人生的人，她无所谓地活着，过着梦幻一般的日子，她自有她的过去，也许那光怪陆离的形状造成她模糊不清的生活。只是明生使她睁开眼睛。她才知道如果她有爱过的话，那就是他。所以尽管他厌恶她，不看重她，她还是尽她的心

服侍他，亲近他；甚至于为了他的缘故，她去找那个应该和她站在敌对地位的苓。她真是做到了，因为爱他，所以爱他所爱的。等到他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她又退到一旁去了。一直到敌人占领了这个城市，她才又出现，关心着他的弟妹们。她知道她自己是没有什么作为了，可是她要有用的都到自由的天地中去，不要落到敌人的手里。还为了对死者深厚的爱情，她和那个苓说和了，还建筑起新的友谊。怕的是个人的力量不足，才把力量加起来。果然，她死了，她死在敌人的锋刃下，而把他们送出去的重责，是由苓担负起来的。虽然她为此也牺牲了性命，可是我们知道她一定不是那么胆小，那么怕事，那么遵从社会的法则，她一定还是快乐的，含笑的，因为把他们放到自由的天地中，将来他们会把自由带到这个城市来的。

想起这个战争，想起青年的一代对于这个战争贡献，我更想起他们的遭遇。谁想得到春天蓬勃地生长起来的结实，一把无情的大剪把它们刈得平平整整的呢？

但是青春的，生长的力量还是不可侮的，尽管剪去了，它们兀自生出来。只要人类不陷于万劫不复之地，春草总还是要生长的，希望总还是要存在的。

如果这本小小的书，还有小小的意义，我就用它献给那些茁生的有力的小草。他们是有理想的，勇敢的，懂得爱也懂得恨，不为一切恶势力所屈服的。

一九四五年六月八日



那正是春天，冰河解冻了，哗笑般地翻滚着，载了经冬积下来的污垢和枯叶流向远方去。鸟在树木的柔枝间穿着，搅乱了蓝天上一片金黄的好阳光。那阳光落在阴暗的地上，温抚着才从坚硬的地面钻出来的青青的细草。鸨铃忽沉忽细地响着，人们的心就都象浮在水上。

明智舒适地躺在那里，真象依在死去的母亲和哥哥的身旁，待张开手去拥抱的时节，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躺在他们的坟墓间，只得把伸出去的手索然地又缩回来，翻一个身伏在那里，拣一朵才散放在他们墓边的花朵，簪在发际，就用两只手肘抵着地面，下颏托在手掌的中间。她凝望着从地面升腾起来氤氲的春气，在细草的尖上滚着，连那焚化的纸灰也缠在那中间飘扬，迅急地滚向远处去了。她的心理暗暗地想着：

“都要到远方去了，都要到远方去了，……”

一阵狂乱的马蹄，打散了她的默想和周遭的静谧，原来

是一队敌人的骑兵，从大路上奔回来了。村野大道上赶路的，摆摊的，……都纷纷地躲到路边去，那些肥壮的马，迈着阔大的步子；可是驮着的却是疲惫，污秽，染着血迹的敌兵，杂沓地向着城里驰去。滚滚的扬尘，把春日的景象都搅乱了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大地是极不情愿地震动着。

她紧皱着眉头，厌恶地望了一下，就又仰天躺着，拢起两只手放在头下，可是被震动的大地，洞洞地响着，就好像踏在她的头脑上，使她一点也不能忍耐，一翻身坐起来了。

“呵，你，——你不是五小姐？”

一个纤瘦，衣装入时的中年妇人赶到她的面前这样叫着。

“你是，你是，……？”

她惊疑地呆望着，揉了揉眼睛好象要更看仔细些说着。

“你不记得我了么？”

那个女人已经在她的身旁蹲下身来，很亲切地和她说。

“我记得你，我记得你，你叫青，——”她突然站起来，带着一点高兴的神情说：“我们一同来过这里，那是冬天，下着大雪，埋葬了我的大哥，——那是三年前的事了。——”

“不错，有三年了，日子过得真快！我的名字是王青。”

那个女人也站起来，依在她的身边，不胜惋惜似地说。

“呵呵，王小姐，你，比从前瘦了，也——”

“也老了，是不是？——你可长得真好，要是走在街上我可不敢认你，就是在这里我也端详了好半天才叫出口，还

生怕认错了人。你的眼睛真象你大哥的，又大又亮，当初我遇到你大哥的时候，他也有一副象你这样的红脸庞，黑油油的头发，这可和我不同，我的脸上的红润是抹擦得掉的，我的头发不要看有卷有弯，只是一把枯草，不知道哪天就要脱尽了。我想你和你大哥总有点不同吧。——”

她说到这里顿住了，明智才要反驳她，告诉她为了大哥她才走了这条路；可是她接着又说下去了：

“——因为他到死也不饶恕我，到死也恨我的。”

这句话，才使她放弃了争辩，平静地回答着：

“我们活着的人都还敬重你，爱你，——”

“使一个人到死也恨着，你不知道，连灵魂也不得安宁的，……”

她正要说下去，突然一阵咳嗽呛住了她，她的脸立刻全红肿了，眼睛里全是激出来的泪水，这样，明智就更看清了那被泪水冲过的暗黄的肤色，还有那多皱的表皮。她的背弯下去些，用手帕紧紧地掩着嘴，那声音就显得很沉闷，很空洞。象击打着一段朽木。

站在一旁的明智，有一点慌了，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，跑过去拿了两只供在墓前的苹果，就塞到她的手中，还不断地说着：

“想法压一压吧，久咳要伤肺的，——”

“我的肺是早就伤了的，——”

她才停了咳嗽就这样说，连忙用手帕浸去了眼里的残泪，赶着又把手包打开，对着小镜匆促地涂抹着脂粉。

“唉，我们这些人是过时了！”



她关上手包的时候十分伤感地说。明智又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，就默默地站在一旁望着她那闪光的钻石戒指，还有那副碧绿的长垂的翠耳环，她自己的手指不断地蹭着衣裳角。忽然她象获得什么宝物似地想起一句可问的话来。

“这几年我都没有看见你，也许你没有住在这里吧？”

“是的，这一次我又是才来。”

这句话突然引起她的厌恶，她就紧接着说：

“我就要走了，今天我来到这里，为的是向我的妈妈和我的大哥告辞，要他们多看我一眼，从此我就不再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再来了呢？”

“这里的空气我受不了，凡是有血性的人都受不了，我们的民族需要我们，我必得离开这里，一旦我离开了，我怎么还会再回来？”

“我可回来了，到死也不会再离开。”

“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还是李太太么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只点点头，明智就十分嫌厌地说：

“那当然你要回来了，你的先生李初民不是新贵么？我还在报上看见他的尊容呢，不久，你的相片也许就要印在报纸上了。”

“是的，你的话不错，可是容我和你说，——”她走过来，一只手拉着明智的手，那一只手抓着那两只苹果和手包，“不要这样武断，将来你或者能多明白我一点，好不好？这一点个性我倒愿意你和你大哥不同。天还早，我们坐下来多谈一下。我告诉你，昨天我在一个宴会上遇见那个苓了，你还记得她么？”

“我记得她，只记得有这么一个人，什么样子可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我倒记得很清楚，只一眼我便看到是她了，我想不到她的先生也是一位新贵！”

“那也没有什么稀奇，我记得他本来就是做官的，——我就是讨厌那些官人！”

“好吧，我也不见得喜欢他们，还是说那回事吧，我看见她的时候，不知道她是真不认识我了，还是故意避开我，——”

“她大约是真不认识你了，”

“不，她不会不记得我，她和你不同，她早就看见过我，把我记在心里的，那天晚上她分明是怕麻烦，故意躲我，可是我不放松她，乘一个机会我就走到她的身边，低声说：‘我想我在哪儿看见过您的，’她也巧妙地回答我，因为她实在跑不开了：‘我看您也面熟，一时可想不起来了，八成是我记错了！’她是说了就想走的，可是我不放开她，我一定要窘她：‘也许我们认识过一个人——’我才这样说，她的脸色就变了，好象遇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，很吃惊地和我说：‘我知道，请你不要说了好不好，你知道这个场合不容我们说这些话！’‘那有什么，——’我那时还是毫不在意地说着：‘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算同志，我们还不都在做日本人的狗！’说起来也真是一件可伤心的事，从前我们曾经爱一个人，现在我们同样地做了日本人的狗的女人！——”

她说着，自己笑起来，明智只是茫然地说：

“我也爱大哥，可是我没有和敌人妥协。”

“你的爱是不同的，我们倒是相同。可是我们的路不同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她大约是甘心这样下去了，我可不同，我——”

她要说什么的，一时又在嘴边吞住了。明智不知怎么倒引起了一点兴趣，追问着：

“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恰巧她那个鬼男人走过来了，她就好象没有那回事似地为我介绍，说了几句客套话，她挽着那个家伙的手臂走开了——听说他是日本人直接的狗，我的男人还是因为旧日同僚的拉扯，算来只是间接的汉奸——”

“反正都不是东西？”

明智简快地说，掠一掠垂到面前的头发。

“当然，都是狗！所以我算定将来我还少不了和她见面的机会，我还要窘她的。”

“这种无用的人窘她有什么用！还是留着精神做别的事好，——”

“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事好？”

她故意这样回答她，看她把小手指放在嘴里咬着，很爱娇地在为她苦心思索。

“我看你也不能做什么事了，还是保持自己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吧，我也真有点不了解你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定那个男人？这几年来也没有离开他，而且现在，这个城已经陷在敌人的手里，你又心甘情愿地跟他回来，这，这我真不明白。——”

明智说完了话，她的头兀自疑惑地偏着，象是一直也没有放弃思索的样子。

“天底下不能明白的事多着哪，好，我们丢开这些不谈，让我问问你别的事，我还记得你有两个哥哥呢，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二哥明德，前两年便走了，——”

“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现在我就知道了，自从这里沦陷以后就没有信来，有人说他在××，可是我不敢说一定。三哥明仁，前一个月才走的，那时候我要和他一路走，他说要我等他到外边弄妥当了自会来接我，前两天我得着他的信息，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在她的脸上涌出笑容来，“——他说这几天就要回来接我了。”

“接你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

“那我还不知道，——”她摇着头，仍自笑着。

“你们青年人离开这个地方也好，免得受闲气，”

“还不只是躲过这口气呢，我们还要打击敌人，我们一定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。”

“那么说，我也不是你的敌人了么？”

“也许是，——我不知道，……”

“假使我是另外一个人，你和我说这许多话，不害了你的事么？”

明智先倒有一些踌躇，过后就肯定地说：

“我知道你不会害我的，——中国人也不会害中国人的。”
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……”

她紧紧地抓着明智的手摇着，带了一点感激一点伤情的语调说：

“相信我，相信我，也许我失掉青春的勇气，可是我也不是一个没有血气的人。纵然我受不了大苦大难，不能和你们同走在一条路上，我也不会做一块绊脚石或是一个陷阱，使你们受害。只要能对我们的民族国家有一点用处，我不会吝惜我自己的卑微的生命，你们去吧，你们去吧，这个城里你们住不得，看我们在这里怎样过活下去。——”她激愤地说了这一段话，向着远天吁了一口气，“——我原来也是一匹不羁的野马，我也有我的理想，不过我只用个人的力量 and 这个腐败的社会作对。我只是一棵树，不是一座森林，所以我就遭受了这个社会的更大的损害，可是我从来也不低首。——当然我也并不一定以为我就是对的，只为了显示我的倔强，这一生我不知道做了多少错事；可是我绝不是象苓那样安分的人物，在命运的下面俯首，以为这个社会的一切都安排得很好。我不，我不，……这我也许是受了易卜生的影响。你知道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易卜生的作品正盛行着哩！我要做娜拉，我要做国民公敌中那个刚愎的医生。我只要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和现社会相对，——也许我失败了，我什么都没有做到，可是现在我又有了好机会，或者我能摘到比我的期望更大的果子。”

“是的，你能做到，这一点我也相信你，——”

“那就好，你不知道遭了人的误解有多少苦恼呵！——天晚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天是近晚了，一抹斜阳正自留恋地抚摸着树顶，归鸦噪咕地飞叫，春晚的寒冷已经使人打着抖了。明智也没有说什么，尽自一个人依依不舍地在坟墓的四周走着看着，她恨不得象几年前一样，拉着哥哥的手，投到妈妈的怀里。王云青就走到她的身边，把地上的水果为她检起来，把先前给她的两个也做一起包了，就拉着她的手说：

“走吧，我们走吧，吃了妈妈哥哥用过的 水果会有福的，不要尽 就在这里了。”

明智懒懒地移动着脚步，快走到路边的时候，她才记起来似地说：

“我和你不同路，”

“我有车子等在那里，可以先送你回去。”

“哼，你的车子！……”

明智说了这几个字尽自摇着头，好象很不屑似地先从鼻子里哼出一口气来。

“不要拗，天晚了，进城的时候怕那些鬼子不麻烦你，这辆车子就可以不受检查，不是可以省去许多烦恼——”

“我可不到你们那里去！”

“你放心，我也不会要你去的，难得我们 又 在这个城里，在你哥哥的身旁我们又见面了，将来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见面，你让我伴你一程吧，只当我是比你大几岁的姊姊，好不好？”

明智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顺从地移动着脚步，走进那辆一直等在路边的汽车里。

## 二

“我要到你家里去看看，我想你一个人一定住得怪冷清的，怪乱的；我要是你的哥哥，决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，他们男孩子总是粗心，想不到这许多，……”

汽车在明智住的那条巷口停下来时，她先跳下来，王云青也不断地这样说，跟在她的身后走下来，可是她立定了脚，转过身去，拦住她：

“请你不要来吧，我的家里住了好多人，——”

“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么？”

“不，我有一些同学，他们的家在南方的，一时都回不去，暂时都住在我这里。”

“那我就去了，怕你们不方便，——”她说完才转过身去，忽然象记起来什么似的又低低地向她说：“敌人来调查户口，不注意你们么？”

“我们都是兄弟姊妹，好在来调查的还是中国人，中国人总不致于和中国人为难。”

“那可说不定，奴才们要讨主子的好，什么方法也使得出来的，好在你们不久就要走了，这两天却得多留点意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们都很小心，——”

“好，那么我们再见吧！”

王云青又伸出她那枯瘦的苍白的手来，明智也就用她那有一点胖的，红润的手和她握着。她只觉得一股冷气从她的手掌传上来，她再抬起眼睛来望着她那凄然地笑着的脸。

“好，我们再见，——”

明智说完就迅速地松开她的手，转身跑进巷里去了，还没有走到家门前，蓦地里一个和她年纪仿佛的女孩子跳出来抱住她，急迫地说：

“好，你才回来，大家都要急死了！”

“我想到你们会急的，我又没有法子通知你们，——”

“我可想不到你会坐汽车回来。”

“怎么，你看到了么？”

“当然，连送你来的人我也看到了，她一直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望着你，我真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一个朋友！”

“蕙风，你生气了么？——告诉你，那不是我的朋友，她是我大哥的朋友，连我也想不到今天会遇到她，我三年没有看见她了。我的哥哥有信来么？”

杨蕙风并没有回答她，只是摇着头，她有两条粗大的发辮，这时她又把一条拉到前面来用手指玩弄着辮梢。

“我知道，你又不高兴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是不高兴，却为了刘铨，他天天喊着要走，可是他怎么能走呢？他们都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，他今天又吐血



了，——”

“怎么又吐血了？”

“是呵，就是下午，他觉得有热度，就要量体温，一时没有找到酒精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他把试温表放在热水里一下就炸断了，他气起来捶自己的胸口，接着就大口大口地吐血，——我想，这许多事我们实在还得好好商量一下，否则会影响大家的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她们才走到门前，门就呀地开了，来开门的是赵如煌，他大声地说：

“明智，你为什么才回来，害得大家都惦记你，这样不可以的！”

他那随时总带着很严重神气的脸，衬着他那高而勾的鼻子，还有那一副眼镜，一时是会把人吓住的。但是自从知道他的昂首阔步不过是装腔做势，是他那一点领袖欲的表现，别人也就不觉得他怎么可怕和可厌了。有的时候他的心地也很善良的，他的胸中不时地也击撞着正义感。

“我又不是去玩，我是和我的妈妈哥哥告别去了。”

“这就是要不得的思想，我们必须，——”

赵如煌挺直了身子，把手一挥，又要起始他的长篇大论；可是方明智早已从他的身旁溜过去，踏到楼梯上，故意回过头来向他说：

“我们必须少说话，多做事。”

说完了，她匆匆地跑到楼上去，迎着楼门的窗口下，就看见林文雪弯了身子在看书，她走过去，什么也不说，就把她的书抢过来合上。

“天都黑了，还看什么书，难说你还想做封建时代的女状元！”

“明智，你不要打搅我，我在温习数学，生怕到了内地考不上大学，那时候我可不知道怎么好了。”

“这是什么时候，还念死书！你还要做大学生！只做大学生不必到内地去，不是××大学就要开课了么，敌人就要盼望我们青年人读死书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们的教育家不也大声疾呼读书救国么？别人早已进了大学好好读书，抗战完了大学也毕业了，我们要是这样下去，将来还不是一个十足的白丁？……”

“去吧，去吧，你去读死书吧，——”明智说着把那本书又塞到她的怀里，自己迳直到另外一间房里去。才走了两步，杨蕙风赶上来低低地和她说：

“不要过去，难得他才睡着，多么安适的睡眠呵！”

“他还吐血么？”

“已经止了，不过脸色很难看，我真想不出该怎么办，留下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——走，走，我们先到下边去吃饭吧。”

“你们都还没有吃饭？”

“都在等你呢，其实说起来天也并不晚。”

“今天该谁管烧饭？”

“还不是我么？”

她得意地尖着声音喊出来。

“嘶，嘶，——”方明智止住她，“不是你怕把他惊醒么？我们下去吧！”

果然，当他们走下去的时候，饭菜已经摆好了，在等待着三个人坐下去，林文雪也从楼上走下来。半年多的时日，把这一群没有家的人们，做成一家人的样子，他们互相关切，互相爱护，在敌人的残害下，他们正象是一群没有母鸡翼护的鸡雏。

他们才都坐下去，忽然大门被敲得砰砰地响，大家都有一点慌张，一齐又站起来，还是赵如煌低低地告诉他们安静地坐下去，他一个人一面问着什么人，一面走出去。

“调查户口！”

仍是那熟悉的老迈的声音，不过更高声些。赵如煌打开了门，就看到时常来的那个户籍警之外，还跟了两个陌生人，他一眼就看出来，他们不是中国人。他们一同走到堂屋，那个老户籍警就照例地念着他们报上去的那些名字，那两个人都用他们凶狠的目光盯着每个人的脸，扫着房屋的四周，几乎想把头钻到桌子下面去看一次。

“怎么少了一个？”

“他病在楼上，你可以到上面去看他。”

赵如煌赶紧接过去回答，那个警察就善意地说：

“那倒不必，近来上边查的紧，全为治安的关系，——”他说了两句，就仿佛转了话头，“你们倒是老住户，我摸得清，没有什么大干系，当初老太太在世的时候，也是我来查的。以后要是有什么来往的客人，务必去报，否则这个责任可担不起。”

他这一番故意说给那两个人听的话，才安住他们，可是其中的一个仍自从怀里取出一个记事簿来，不知写了些什

么。过后他们走了，还是由赵如煌送出去，随后关好了门。

“我们一定得走了，这两个家伙特别注意我们似的，那四只贼眼不断地东溜西溜，——”

赵如煌才坐定了，就这样说。

“本来我们就打算走的，——”方明智接过去说，“不过刘铨的病有点麻烦，我想——”

“唉，春天，生长的季节，我们怎么能够在这险恶的生活中过着无味的日子？我想念祖国，我们都是一群充满了热血的战士，把我们的血洒到我们自由的青草上去吧！……”

“杨蕙风，你还是不要做诗吧，——”明智不耐烦地摇着她的头；可是杨蕙风却不服气地说：

“你为什么不许我做诗？诗是最锋利的匕首，诗人是时代的号手，他又唱出未来的一切，……”

“我看我们还是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的好。”

明智故意隔断了她的话，接着就把话头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
“我看，——”赵如煌说着，“要走我们就得快点走，不能再等待了，等下去没有好处。”

“事实虽然如此，可是盲目的行动也不行，——”这是明智接下去，“走××，坐船出海，现在已经成一条危险的路，尤其是我们这几个人，我们当然还得向西去，——”

“那不就方便了么？离城四五十里，都是我们的游击队，只要我们能加到那些自由的队伍中，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英勇的战士，那多么好玩！”

这是杨蕙风在说，她永远是一个充满了幻想的诗人。

“问题就在这上边了，我们必须等明仁来接我们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不知道要投到哪里去。”

“只要是抗日的队伍都是好的。”

“你这话太机械了，当然他们都打着抗日的旗子，可是那中间的情形可大不同，我们如果投错了，将来他们还可以把我们献给敌人邀功呢。”

“这也是一句真话，而且刘铨的病也该将息一些时候，否则是不能上路的。”

“到时候再看吧，如果他还不能走，就只好把他留在这里，请林文雪也留下来，好在她是主张读书救国的，既然以读书为最大的目的，也不必冒这种危险，千辛万苦地跑到内地去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明智说完了，用眼睛斜瞟着林文雪，这时，她把眼睛从放在饭碗边的书本上抬起来，她没有听清她的话，就又问了一句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就留在这里上大学好了，免得要吃苦，反正又都是一样。”

“那我可不来，那我可不来，——”林文雪说着，摇动她的头，接着又说下去，“在这伪组织下面读书，将来国家不承认，那不是白费了力气？”

大家都被她这念头惊住了，这时候想不到刘铨会从楼梯上下来了，他的脸苍白，虽然很衰弱，可是他的眼睛却大睁着：

“你们不能把我留在这里呵，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，

让我跟你们走吧，那么要我呼吸到一口自由的空气，就要我死我也甘心的，这种日子我受不了，你们不能丢下我呵！”

赵如煌早已赶过去扶持着他那不稳的身子，明智爽爽快快地说：

“方才我是说着玩的，让我们大家都走吧，管他能不能走，管他抱了什么目的，我们不能在敌人的势力下苟安，更不该无端地牺牲，投回祖国的怀抱里去，让我们为祖国而死也好？”

“是的，在这次抗战中，青年人都要去战斗。”

### 三

等待原来就是苦恼的，他们在苦恼之外还有恐惧。敌人的那张伸开的魔手，起始收拢来了，对外的“征讨”既然不生实效，他们就转先来肃清内部的一切“不稳分子”。每天都在报上看到杀戮的记录，有的在暗地里执行，除去邻居没有人知道，被捕去的人永远就不见回来了。

他们只是蛰伏着，象过冬的虫豸，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过日子。

杨蕙风清早起来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便不高兴地说着：

“这种日子我真过不来，还不如死了好！”

“你连生还不懂得，怎么能了解死？”

这是明智的话，可是她又吟哦一般地说着：

“唉，这哪里是春天？我们还是在严冬之下喘息着，我们是一群可怜的小鸟，——不，我们是暴风雨中失群的海燕，风雨就要把我们吹到怒涛的怀抱中去了！唉唉，我的上

帝！”

“哼，你还信什么上帝？这是什么时候，——”

明智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下面又起着敲门的声音。立刻她们就象被一种不幸的预感笼罩住了，不再说话，静听着开门的声音，一个人走进来，跟着就听到那熟悉温和老迈的声音在问询着明智，她也不等别人来叫，就一面从窗口应了一声，一面飞快地跑下去了。

等在下面的就是那个常来调查户口的户籍警，他露着慈和而无可奈何的笑容，看见她来了，就向她说：

“五小姐，我和你有两句话谈谈，您这是多少年的老住户了，当初老太太在世，我们照顾得周到不周到还有一个包涵，如今只有您一位，我不得不来和你好好说——”

他说着，把制帽拿在手中摇着，他那光亮的头顶，蒸腾着汗气。

“请坐下谈吧，——”

“不，我的公事还忙着呢，您不知道，上边有命令下来了，不久全城的人都要更换居住证，相片之外，还要手模足印，鬼子的方法可真周密，从此八城以内一个闲人也不能住，——”

“噢，我还不知道——”

“就知道您不知道我才给您送一个信来，您个人是没有关系的，其他几位必须想个方法散散，万一出了乱子，那可不是玩的，咱们要是害在他们手里，你想够多么冤！”他顿了顿又说下去：“——其实年轻人有两条好使的腿，不是什么地方都好去？比不得我们，我们这一把老骨头，不知道还



看不看得见咱们大中华的国旗！”

“看得见，看得见，不久，就看得见了，——”

明智兴奋地说着，倒引起了他的惊讶，她也觉出不该说得太过分，就自己又加了一句：

“我想这次战争一二年内总得有个分晓，日本人不会站得住脚的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可是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我们可不得不小心，您和他们众位把我这点意思谈谈吧，这阵我跟您告假了。”

他说着又把制帽扣在头上，向她点点头转身出去了，她随在他的身后关好门又回到堂屋里，几个人早已聚在那里等着她了。

“这件事要分两层来看，——”赵如煌说着，伸出两个手指来，“第一层是复查的时候我们就要出事，哪里会有象我们这样南腔北调的一家人？第二层即使侥幸没有事，弄定居住证之后，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动了，因为我们一动，一定要连累别人，你们看是不是？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尽快地离开此地！”

“这还用得着你说，谁都知道的。”

林文雪独自低低地咕哝着。

“离开是不必讨论，假使我们准备在这里做顺民，也不必聚到这里了，——”这是杨蕙风的话，“——我一直都在幻想那战斗的生活，我好象还听见远处弟兄们的召唤，……”

这时忽然又有敲门的声音，他们象被惊的鸟，有的跑到楼上去了，有的躲在间壁的房里，还是明智镇定些，她大声

叫着：

“谁在打门呵？”

“卖菜的，你们不是要我送一担白菜来么？”

这声音扑在她的心上，她再也说不出来一个字，跳到院子里去开门。赵如煌警告似地说：

“我们没有买菜呵，留心点歹人！”

明智并没有听他的话，甚至连回答也没有，她早就把门打开，抓着两个卖菜汉子的手，可是他倒不慌不忙的把菜担进来，关好门，他们才热烈地拥抱着，明智急乎要流出泪来说着。

“真巧，……真巧，……我们正在盼着三哥呢，……我知道你不会使我们失望的，……”

“你倒还能听得出我的声音，——”

“声音倒听得出，样子可看不出来了，你倒真象一个从乡下上来的卖菜的，你看你还有一个小旱烟袋，连脸色都变了。”

“那自然，你想不到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，——不过我们却很愉快，……”

“那我知道，那我知道，……”

这时别人也都走出来了，赵如煌是和他相识的，他们就握手。杨蕙风、林文雪都介绍着相识了，他们就一齐走到房里去。明智象一只小鸟似地傍在明仁的身边，她忽然记起来问着：

“二哥现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他还在西北，——听说最近也有支队派到这边来，也

许我们会见得着，可说刘铨呢？”

“他在楼上，最近他的病又犯了，我们正忧心他没有办法，他不能走路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自有办法，我们那里边倒有很好的医生，我先去看看他。”

“你轻点走，怕他睡着了。”

明智这样吩咐着，可是她自己也悄手悄脚地跟在明仁的身后走着，正在这时候，忽然又有人敲着门大声喊：

“你们这里不是要买白菜么？”

每个人都吓住了，明仁微笑着说：

“我还忘记了，小五去把门打开吧。”

“是谁呵，——怎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来敲门？”

“不要紧，自己人，你还认识的。”

明智还略略有一点犹豫，走过去打开门，一个陌生的汉子走进来，一把就把明智抓住：

“小五，你不认识我了吧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不认识你，”

“你不记得你同你二哥到狱里去看我，那时候你还没有接着窗口高，你总是一跳一跳地来看我——”

“噢，我记得了，你是李大雄！”她又跳起来，因为她还记得，当他没有被丢到狱里的时候，那时候她更小，他还抱过她呢！她很激动，因为从前去看他一次，回来就做一个他躺在血泊中的梦。她一直没有想到他还活着，而且自由地活着。她就又接着问下去：

“你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敌人放了你么？”

“哪里会有那种事，还不是他们把我给赚出来的？”

“就是那一次，我知道了，害得我们的家也搜了三回！”

“喂，喂，里边来说吧。”

明仁说，等他们走进来的时候，他为他一一介绍了，过后明仁跑到楼上去，他还是向她说：

“你真长高了，长大了，呵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！”

“难道你也悲伤过去么？”

明智故意顽皮地向他说，

“不，不，……”李大雄赶紧摇着头，跟着又说下去：

“过去，有什么值得惋惜的！我们只要抓住现在的时机，瞻望未来。”

“这个未来很远吧？”

“不，也不远，就在望得见的天边下，也就是我要带你们去的地方，”

“天边下有我们的希望的，——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——”李大雄接着杨蕙风的半句话兴奋地说，“我就是靠希望才活到今天，才又跳到自由的天地里来的。你不记得么，我原判是两个死刑，后来改了无期。最初我想我一定活不下去，每一天都象一年。可是慢慢的我发生了我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，我用种种的方法，把那可怕的时间赶走，如今，你们看我果然达到我的愿望了。”

“我想，我们也会达到我们的愿望的。”

沉默了许久的赵如煌感到喉咙里象有一条小虫在爬，忍不住地说了这一句。

“李先生，李先生，你从自由区来，那边的学校的情形怎么样？”

林文雪还有一点藐视似地问着。

“学校，学校，那我可不知道的，我们只是向生活，向自然学习，我们还没有固定形式的学校。”

这把林文雪弄呆了，她想不出那是什么样的一座学校，她的心顿然好象有些向下沉，她的心里想，要不是因为她无处可住，她一定不走了。

“只要有了自由，什么就都有了。”李大雄看到林文雪那么困扰的样子，又安慰似地说。“你看我吧，注定一生只住黑屋子的人，也还跳到太阳下边来了。你尽可以不必忧愁，向前去才是路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……”

林文雪连声地应着，可是她心中的疑惧，好象还没有完全消除似的。

#### 四

方明仁轻悄悄地走上楼去，看见墙边的床上躺了一个瘦弱的人。如果他不知道那一定是刘铨，他都不敢认了。他以为他睡着了，可是他那轻微的脚步声，使刘铨立刻睁开眼睛。看到是方明仁，他兴奋地坐起来，伸出细弱的手臂来。

“明仁，明仁，你可回来了，你来带我走了。”

他那么激动，他的声音颤着，他好象要哭的样子。可是他没有眼泪，他那两个高突的颧骨发着油亮的光。明仁赶着走过去，伸出两只手，给他握着，还和他说：

“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，多睡一会儿好了。”明仁就坐在他的床边。

“我睡不着呵！”刘铨痛苦地说，颓然地依着明仁的手躺下去，“这许多天我都睡不着。他们总不想带我一路走，我就是盼你来，我知道你一定带我走的。你看我的气色比以前好些了么？”

“好些，好些，……”他漫应着。

“我是好了，冬天过了，春天不就来了么？我的春天也来了！我早就算定，第一次春雨落下来，我的肺就全都好了。我自己知道，可是他们不相信。他们派定我没有好，要我留在这里等死！”

“不会的，刘铨，他们不会那么忍心，——呵，你现在还吐——”

明仁突然看见了痰盂边的血迹，他就露了点惊讶的说，

“那不是病象，那是瘀血，初吐出来就完全好了，就好象一条污水沟，只要把污水淘出来，它就清洁了。谁也没有我自己知道我自己，我是好——了，——的。”他用力地说出最后这三个字，这引起他的呛嗽，他忍着用手帕掩住嘴，眼泪充满他的眼眶，过了一阵他才继续说：“我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呵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我们谁都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我记得有人说过，‘我们不吝惜生命，可是我们也不必虚掷生命。’——”

“正是呵，假使把我留给敌人，我的生命就算是虚掷了！”

明仁静静地想了一下，突然站起来，可是刘铨紧紧地抓住他的手，哀恳般地向他说：

“你要告诉我呵，你要告诉我呵，是不是一定带我离开？如果你们不肯带我走，那我只好一个人走了。”

“我打定主意带你走，一定的，你先好好休息一两天吧，我到下边和他们去说。”

刘铨的脸，立刻罩上感激的微笑，他的嘴里不断地说

着：“我知道你的，怪不得我只等你，我知道你会带我走的。”一直到明仁走到楼下去，耳边还好象响着刘铨十分激动的，微弱的声音。

在下边的几个人正在谈着什么事情，看到他走下来，就停止了，好象等待明仁说什么似的。

“我看到刘铨——”明仁拣一把空着的椅子坐下来，然后又接着说：“他说他的病已经好了。”

“不错，他自己早向我们说过三月一日他的左肺完全复原，复原了之后，比没有生过肺病的人还要健康。明仁，你相信么？”

还没有等方明仁说话，林文雪又说：

“他每次从我手里接过一本书，他总要我放在阳光下晒些时候，以先我不明白，后来还是如煌告诉我的，他说怕我的肺不健康，会把病菌带给他，我觉得这太可笑了。”

“不要这样，文雪，我们不应该笑他。他的不幸正是我们的不幸，我们都是时代的青年，我们要分担他的苦痛，不能只用这漠不关心的态度来笑他，想想有一天，我们也会象他那样躺下来——”

这是明智说，看起来她的年纪最小，大家都对她好，可是她也对大家好。

“我们只是不幸的一群呵，  
我们有的是悲惨的命运！”——

杨蕙风才自吟哦般地读出这两句诗来，李大雄就打断



她，大声地说：

“什么命运，如果若是有所谓命运的话，也要用我们的手抓破它！”

“我同意大雄的话。”

明智猛然间叫出来，随即觉得有一点难为情，好象不该这样喊出李大雄的名字，她的脸立刻就涨得绯红了。

本来李大雄也不觉得什么，感到暂时的沉默，又看到明智红着脸，他也有一点不好意思，想说什么的，又吞住了。

还是明仁为打开这窘迫的局面，把话头拉回去。

“我们还是说刘铨的问题，把他一个人留下来自然是不成的，那么——”

“只有走了！”

李大雄爽快地接下去，他总在三十岁以上了，生命的一半是在牢狱里消磨了的，可是那并没有磨损他的勇气，他还是那么爽快，热情，什么都不顾忌，一点也不多虑。

“可是他的身体实在是走又走不成，——”

“那怕什么，我可以背他，只要通过封锁线，我们的弟兄就多了。”

“就是这一段也相当长呵。”

我们不是有这许多人么？我认为在这种的情形之下，我们只有一颗心，只有同一的行动！”

“我以为还有考虑的必要。”

原来象一只喜欢咕咕的鸽子般地好说话的赵如煌，这一阵好象被别人罩住了，一句话也没有说成，好不容易说了这一

句，又被李大雄压倒：

“考虑什么？要考虑你一个人考虑好了。考来考去，我看一辈子也走不成。”

“不是这么说，我的意思是——”

赵如煌还没有说下去，明智就接着说：

“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听从你的考虑。”

“明智，你又开我的玩笑。”

“我没有呵，我只怕你考虑太多，耽误李大雄讲他的故事的时间，反正我们是走定了的，谁也不能丢下，还有什么多说的呢！”

“好，好，都是你的话有理，我还可以多说一句么？我们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走呢！”

“这个，——”

“关于日期，我们早已选定了，不是×月××是金顶山的庙会么？我们就乘着这个机会装做香客的样子出城，——”

“那真好极了，那真好极了！我再也没有想到，还是你们成，你们是算好了日子来的。”

“可是你知道，去年就不许进香。”

这是赵如煌的考虑。

“今年又是今年，我们早就探听好了，今年准备开放，凡是这类迷信的事，敌人总是不遗余力提倡的。”

“只要翻过那座山头呵，那就都是我们的人了！”

“是真的么，是真的么？”

杨蕙风惊讶地叫着，她好象不相信别人，又好象不相信

自己，终于没有等到别人回答，她自己就回答了自己。

“那可真快活呵，我可以任性的唱呵，我可以任情的写诗呵，那我该多么快活呵！”

“薰风，你用这么高的声音说话，若是被隔邻的人听了去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早知道邻居没有人才这样说。”

“也许有人昨天搬了来。——”

“哪有这么巧的事，我不相信。”

“你不相信这个世界，可是世界依然还是这样存在的。”

“不要辩论吧，好不好，让我们大家各自仔细想一想走的事，不要临时张惶。”

“什物一定要带得简单，因为我们每人只能带一个香袋，还怕敌人要搜查。”

“那么这许多东西怎么办？”

“放在家里好了。”

“谁看家呢？”

“谁也没有，只好丢在这里了。”

不知道谁发出一声叹息，这使明智气恼了，她愤慨地说：

“你们连性命都舍得去的，为什么这一点东西都要可惜呢？我们既然要走，就得丢开了旧的，创造新的，否则我们就可以不必走，只守着自己那点宝贝就是了！”

“我同意小五的话，不，——不是小五，是明智，我们可以说我们获得的将要比我们失去的还多许许多多。”

这是李大雄的有力的话语，做为这个早晨谈话的结论。

## 五

远走的心念时时在明智的脑中萦绕。可是一旦说出真的要走了，在她的心中又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惆怅。她还是一个孩子，将近二十年的岁月就是在这天地中消磨的，自从母亲死了，她所爱的大哥死了以后，在她那快乐的生命上涂了两笔悲哀的色彩，那时候她就想走了的。她想把这一切都丢下，快快活活地过日子，她不能忍受，在这使她伤情的环境中继续安然地活下去，她更不愿意多看一眼，一直还为大哥保留的那一间房子。可是她没有能走，到后来渐渐地认识了这个世界，自己就退到那个渺小的地位，想到更不值得为个人的快乐或悲哀有任何的行动了。可是当她真的要走的时节，她的心又突然沉下去，她变成那么多感又那么沉默了。

她不说一句话，默默地走出走进，有一天她自己一个人钻到大哥的那间房里。还是明仁记起来悄悄找到那间房，看到她正自躺在那张空床上。明仁也不说什么悄悄地坐在床边，握住了她的手，当着他们对望着的时候，他看到她的眼

睛里满是眼泪。

“小五，你哭了，——”

“不要说我，不要说我，……”

她摇着她的头，把泪珠都洒在床单上。她爽性把身子伏下去，用明仁的手背，垫着她那湿漉漉的脸。她的抽咽使床微微地震动着，床架上的细尘簌簌地落下来。过些时，她自己扬起她的脸说：

“你看，我不难过啦！”

“这才好，这才好，你还记得大哥哥？”

“我怎么不记得？”明智好象有一点气似地坐起来，她的头偏着，做出不服气的样子。

“你知道他怎么死的么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！”
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，他虽然不是死在敌人的手里，总是敌人害死他的。现在我们是和敌人面对面了。”

“这我也知道，”

“我们不是逃跑，我们准备复仇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当然这样，当然这样，三哥，三哥，你还记得小林表哥么？”

“我怎么不记得？”

“我一闭起眼睛就想起来，我记得那时候正是春天，你在害伤寒，是二哥随我去的，你忘记了吧，那天我是和二哥到狱里去看他的，没有想到，到了那里不得进去，门口却挤满了人。二哥问别人，他们就说是处决行刺×委员的汉奸，——”

“我病好了的时候，你们才告诉我，说得一点 都 不 完 全。”

“当时怕影响你的身体所以才不说，你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多么难过；我们当然并不打算看热闹，可是还没有转过身去，就听到人的骚动了，我看见有一辆汽车开出来，正是小林表哥坐在里面。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，围观的人却低低地私语着，‘这么年轻呵，多么安详呵，’有的说：‘这是凶手么？这算是汉奸么？’当时人们一点都没有喝采的好兴致，却变得鸦雀无声了。我只能好好地看小林表哥一眼，他就是那么端坐着，他那明亮的眼睛直射着前方，一点也不委琐，一点也不惧怕，一点也不动摇，他的全心全意都是至上无比的，——”

“我记得你回来，也生了一场病。”

“是呵，我怎么不生病呢？我随着车，随着人众行走，我并没有哭，只是咬住自己的嘴唇，天的蔚蓝渐渐暗淡了，花草的香色失散消褪了，我的眼前只是无数黑影在晃动，我还记得一点，二哥的手渐渐拉不住我了，以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到家里。”

“你没有回家来，一直送到医院去的，——”

“我最近倒想起来，那个被刺杀的人如果没有死，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一定是大官了。”

“当然当然，……”

“奇怪的是当他被刺的时候，小林表哥早在狱里，他怎么能飞出去做这件事呢？”

“那自然不是他做的。”

“在他们的眼里小林表哥自然是该死的，可是不该为这个罪而死。他更不是一个汉奸。”

“任他们说吧，那些骂别人汉奸的人，自己不真正成了汉奸么？对那些值得尊敬的死了的人，我们不要空自怀念他们，我们要继承他们没有完成的工作，再努力下去。”

“要不是这样，我还舍不开家呢！我真要为这许多年直接间接死在敌人手里的人复仇。三哥，我们做得到吧？”

“没有做不到的事情，相信自己，自己就是力量。不犹豫，不灰心，坚强自己的意志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。”

“我还忘记问你了，二哥好么？”

“他好，他在更远的地方，他现在也是在战斗的中间，将来我们会遇到的。”

“我还记得他的胃病。”

“早没有了，那种病都是闲出来的，你不信看我才出去两个月，就仿佛换了一个人的样子。”

“是呵，你来的时候，我几乎不敢认你了。”

“我敢保你将来也是如此，每个人都这样，在战斗中长得更坚强。”

“我还忘记告诉你，有一天我遇到青了。”

“谁？”

明仁好象不懂似地又向她问着。

“王云青，就是大哥的朋友，——”

“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女人，”

“不要这么说，你不记得她对大哥实在比那个岑还好得多，可惜大哥并不爱她，我们大家也都不爱她，——”

“她也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，”

“为什么你对她也是这么不好，你简直充满了偏见，不但对于她一个人，甚至于对所有的女子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”明仁急速地摇头，接着又说，“还是说那个青吧，她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她还是李初民的太太，——”

“你看，我说的怎么样，她不过是一个汉奸的太太，——”

“三哥，不要这样子，当初我还当面对她这样的，可是回来想了想，也许她有她的方法，让我们多等一些时候看好不好？”

“就这样吧，在这个时代中，许多人都在变，好的变坏了，坏的也许变好，只有一些人没有变——”

“哪一些？”

“就是象李初民那样的官，从前是官，现在也是官，从前和我们做对，现在也放不过我们！”

“我们不怕他们，是不是，三哥？”

明智突然象小孩子似地依在明仁的身旁这样问，好象要得到他的肯定的答复她才能放心似的，她那大张着的眼睛动也不动地盯着他，她的脸上充分地流露着天真的疑惑。

“自然，我们不怕他们，他们是汉奸，站在我们的立场上，自然可以和他们做对，只怕——”

“只怕什么？”

“唉！——”明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接下去说：“只怕将来赶走了敌人，他们还是官！”



“那怎么行呢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……”

明智气急地摇着头，象是得着明仁的应允就可以放心的样子。

“当然我也不要，也没有人要的，事实上也许不能如我们的意，不过，——”他转了一个话头；我们不要管这些吧，还是多想想眼前要做的事也好。”

“三哥，我一想到我们将来还要落在他们这群人的手里，我的心就冷了。”

“也不会这样，这次战争以后，我想民众的力量会抬起来了，不会再象以前这样象驯羊似地任凭那些官人宰割。”

“那时候我们呢？”

“如果我们还活下来的话，自然就是在民众的当中。只是说教育民众还不够，我们应该投身在里面，引起主导作用。”

明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：

“我是说那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回到这个家里来？”

“那可就不一定了，说不定这房子会毁掉，要回也回不来了。”

“我时常想，三哥，自从母亲故去，大哥离开我们之后，我们就一天一天冷落下来了，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点怕，你们又都不在家，我是那么孤零零地过日子。我想要是这样下去，我也会变成冰冷了。”

“这是战争救了我们。”

“是的，不过真的要是没有这个家，我的心中又有一点不情愿。”

“我也是时常想的，我想念自由，快乐的生活，可是我一想到许多人都在受苦，我自己就不安宁起来了。我所要的不是个人的安乐，我所要的是万万人的安乐。所以我们就要再努力，再奋斗，一点也不能懈怠。”

“我们将来有成功的一天么？”

“有的，自然有的。”

明仁说得那么有力，那么肯定，使得明智的脸上露出衷心喜悦的笑容来。她的眼睛发着光，她的笑靥象正要绽放的花苞，而她那闪着快乐光辉的圆脸，正象一朵迎着初升的太阳的向日葵。

## 六

好不容易渡过了等待的几天，临到就要出发的前夕，在日间都收拾好了什物，吃过晚饭，大家就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，好象要商量些什么事似的。连刘铨也象好起来，他忙了一天，吃了饭也不肯离去。也许是兴奋的情绪刺激了他的精神，除开瘦弱之外，看不出什么病态来。还是明仁关心地说：

“刘铨，你早一点休息去吧，也没有什么事了。”

“我不觉得累，我知道，只要脱开这个恶劣的环境，我就完完全全是一个好人了。”

“你还是多休息些好，留着精神以后用，我们还有一条长路要走呢！”

“愈鍊愈有，假使我们还没有打算离开，我还不是天天躺在床上！”

刘铨这样说着的时候很兴奋，可是他也想到不要过分地违背了明仁的好意，仍自站起来，和大家说声再见，先上楼

去了。

“这真是一个奇迹，他果真好起来了！”

杨蕙风惊叹地说着，她还似信似不信地摇着头。李大雄坐在她的身旁，抽着烟袋，呆望着自己吐出来的烟圈沉思着。有时那烟飘到杨蕙风的面前，她就有点不耐烦地用手轻轻挥着。明智就半取笑地向她说：

“诗人本来要在烟圈里寻找烟士披里纯的，你这个诗人，怎么倒怕烟呢？”

这句话倒首先提醒了李大雄，他立刻把烟丢到地上，很抱歉地向她说：

“真对不起，我没有留意。”

“你看你，这么一丢，这股生烟倒真要呛死人了！”

林文雪带点不耐烦的样子说，赶上一脚，先把那在地上燃着的烟头踏熄。

“我以为——，”赵如煌正正经经地站起来，好象要发表一大段演讲似地亮亮嗓子，正在这时候，明仁就和他谈：

“有话坐下谈吧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用不着客气。”

赵如煌没有回答，却接受了这意见坐下去。他跟着说：

“我以为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再谈一下，把事情再想得周密些。”

“不是早已都说过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明智首先表示反对的意思，她的心里也有千头万绪，一面她谛听着远地的召唤，一面她又被这无形的手拖住。她一心一意只想大家怎样帮助她克服这困难。她想别人都该了解她这份心情，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象她那样想过，所以

她更忍不住赵如煌的反复考虑的态度。

可是明仁怕她过分地伤了他的心，就夹在中间说：

“如煌的话也对，我们多想一下，我们的计划就更妥善些。”

明智听了这话，虽然没有说什么；却把头一歪，撇了撇嘴，表示不屑的样子。

“明天我们就要上路了，”赵如煌还是那么正正经经地说着，“我们一定要不动摇的决心才能克服种种可能发生的困难。我们不能各自为政，象一盘散沙，我们要一个人领导，——”

“那也好，那也好，——”

别人的话语打断他的话，他还没有摸清楚，大家已经推定由明仁领导了。赵如煌有一点颓丧，终于也只得附和着说：

“我也赞成，……”

于是他又恹恹地坐在那里，这时候林文雪好象很关心地问着：

“那么从此我们要一直守着这个团体的活动么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——”明仁笑着说，“只是由我把你们带到自由的天地里，那就随各人的意了。”

林文雪这才放下心，露出一丝高兴的笑容。她的性情和她的教育，都说明她并不适于战斗的生活。明智早就看到这一点，有时也很不客气地批评她。

“说老实话，你何苦走呢？只为要读书，哪里不都一样？”

当着别人的面，明智又忍不住地这样说她。可是她并没有了解她的真意，就很老实地回答她：

“可惜我的家不在这里，要是在的话，我真要不走了。”

“那么这样好不好，我们都走了，这个家也没有人管，你就在这里替我们照料吧，这样，你就免得麻烦了。”

还是明仁觉得明智不该这样挖苦她，就说要走还是都走吧，不过要注意到是装做朝山的香客，千万不要带不相宜的东西。

这倒真的提醒她，轻轻叫了一声，坐在她身旁的杨蕙风问她：

“怎么，你还带了书么？”

“书倒没有，”她微笑着回答，“不过有几本笔记，还有一本字典。”

“那你还不快点检出来！”

她赶着跑到楼上去。明智还是有一点不服地说：

“象文雪那样的人，我们实在不必辛辛苦苦把她带进去！”

一直没有说过的李大雄却张口了：

“多进去一个，也就是少留给敌人一个，总是一件好事。”

“万一因为她的缘故，害了我们的事，可怎么好呢？”

“那也不会吧，我们更要注意的还是刘铨，他是一个病人，这才要我们好好帮助他。”

“那不要紧，我们有这许多人，——”

“可是我们也都要走路，还谈不上会遇见什么事，到那时候可怎么办？”

“我倒忧心他吃不住这份辛苦。”

“就是，除非他个人的身体有了问题，此外一切的苦难都要大家相共。既然是同路者，大家的心就是一颗心！”

“是呵，大家只有一颗心，——”

杨蕙风突然吟哦一般地说起来了，她还没有完，接着又吟下去：

“大家只有一个敌人，  
我们要克服苦难，  
我们要携手前进，  
我们是不甘做奴隶的一群，  
向着自由的天地飞奔！”

“怎么，你又做起诗来了？”明智带一点嘲笑的口气说。

“我很兴奋，诗情在我的胸中发酵了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好吧，让我们今天痛痛快快地过一个晚上好不好？我们坐以待旦吧！”

“我可有事情，”明智不耐烦地说，“你们都算收拾好了，我还得整理整理家里的东西，我还生怕一晚上都弄不好！”

这时候明仁却说：

“明天我们就要上路了，今天我们需要好好休息，如果

没有什么事，我们就去睡觉吧。”

大家都站起来，明仁拉着明智的手，和她低低地说：

“睡去吧，小五，我们都要走的，还收拾什么呢？”

这句话点醒了她，她呆了一下，就露着莫可奈何的微笑随着明仁走了。



## 七

一夜淅淅零零的雨声，都在明智的耳边响着，她象是睡着了又象是没有睡着，醒来揉揉眼睛就看到塞住窗口的灰濛濛的天。这使她有点气恼，就低低地骂了一声：

“该死的天！”

象往常一样，她因为不耐烦就把头缩到被窝里去，正在这时候，有一个声音在叫着她：

“明智，明智……”

她把头又钻出来一看，原来是杨蕙风已经披起衣服坐在床上，一只手捧了一个纸本，另外一只手拿了枝铅笔，笔尖却放在嘴里含着。

“呵，这么早你也醒了！”

明智象是有一点惊讶似地说。

“可不，我早就醒了，再说得明白一点，我是一夜都没有睡！”

杨蕙风用歌唱般的抑扬的调子和她说，她的眼睛却没有

看她，尽自朝天望着，好象在思索着什么。

“你又在做诗么？”

她笑了笑，没有回答她，这时候屋檐起了一阵细碎的鸟噪，杨蕙风就象有一点醉似地谛听着，跟着象记起来些什么，跳下床去，推开窗子，可是这一下把鸟都惊走了。

“我知道你，你想和鸟亲近亲近，可是它们给吓跑了！”

“明智，为什么你只这样和我说话？”杨蕙风好象带了一点责备的口吻说，可是随即忘掉了，又和她说：“从鸟的鸣叫里，我听到不自由的歌声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鸟觉得不自由呢？”

明智故意和她说。

“这是由于我的观察，我的同情心的扩张，诗人的与万物同感的伟大的心肠！”

“这你可感错了，鸟不是人，它们不会感觉到敌人的压迫。”

“谁跟你谈这些，——呵，冻死我了！”

杨蕙风这才觉得自己只穿了极薄的衣服，赶紧又跳上床去。

“你又做了多少诗？”

“多着呢，这一夜真是可纪念的一夜，在我的生活上，我还没有过这么大的变化。我简直不能合眼，我的心一直跳着，不止有一万个，我都数到十万个呢！”

“难道你要走的时候，你的杰作还都带着么？”

“当然啦，这是我的心血的结晶，我可舍不得丢！”

“要是被敌人搜出来呢？”

“诗当然不算什么。难道他们连诗也不许做么？我不相信。”

“自然，他们也提倡做诗，你没有看到前两天报纸上那些汉奸们和敌人首相的唱和诗么？可是那和你做的诗不同。他们看到你的诗会说你是危险份子，不止此，还要把我们也连累了，你看那可怎么办？”

“哦——”她长长地应了一声之后许久都没有说什么，正在这时候，有人敲着她们的门。

“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时候不早了。”

这才惊起她们，明智赶忙穿起衣服，把还睡着的林文雪喊醒。

明智走到明仁的房里去，看到他们好象什么都收拾好了，刘铨也坐在沙发里，露着愉快的笑容。她好象不服气似地说：

“我们也早醒了的！”

“我知道，”李大雄转过来回答，“只听见你们叽叽咕咕不知道在争着什么。”

“我也并不是谈闲话，还是有关大家的事。”

“不要说了吧，不要说了吧，我们要赶快吃早餐，快点上路，否则赶不上车，那就什么事都耽误了。”

明仁急匆匆地说，把明智要说的话岔过去，这时候坐在沙发里的刘铨悠悠地说：

“我们是在吃最后的早餐。”

“不，不，”还是明智赶紧接过去说，“我们大家是奔向生路，再说我们中间没有出卖耶稣的犹大。”

“后者我承认，我们都是一心一意奔赴祖国，可是说到生死——”在这里，刘铨顿了顿，露着一丝苦笑，然后又用他那迟缓的语调说下去：“在我可就不一定了。我不知道此去是生是死，不过就是死我也是愉快的！”

一时间明智倒不知道怎样来安慰他了，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嘴里喃喃说着：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……”

正在这窘迫的时候，明仁已经在楼下叫着大家下去吃饭，李大雄也赶着为刘铨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粥，她才乘机逃开了。

走在楼梯上，一只大手拍着她的肩，她回过头去，就看到那原来是李大雄。

“大雄，你对什么都有信心似的。”

他笑笑，然后才说：

“我是靠它活下来的。”

“我本来该很坚定，很单纯，可是近来被许多不相干的事搅糊涂了！”

“不要紧，离开这个环境就好了，在这里，精神太苦痛了，人要被许多无味的事绊着，这两天我就看出来了。”

“你看我大了么？”

“大了。”

“大了是幸福呢，还是不幸福呢？”

明智充满了疑惑和不安，仰着头问他。李大雄突然间也有点觉得失措，不知怎么回答，这时他们已经走到楼下，就加入他们吃早饭。

这是一顿异常沉默的早餐，谁也不说话，谁也没有望谁，只听见细微的吞咽的声音。巷里也异常清静，往常一起一伏的叫卖声，这时好象也没有了。

明仁看见赵如煌吃完了，就要他先到楼上去收拾，他好象有一点不情愿似地说：

“我们不是就要走了么？”

“是呵，——”明仁笑着回答，“我们总得留下一副整洁的样子给别人，其实也不是别人，还是对自己心安一点。”

“那么吃完了饭我们还要洗碗么？”

这是杨蕙风偏着头问。

“自然罗，说不定我们还要回来吃饭。”明智回答着。

“那么我们就快点吧，不要多说话，赶紧弄完了好上路。”

这是李大雄说，他的话说完了，他也吃完放下饭碗。大家也都很快吃完了，有的去洗碗，有的收拾房屋，过后每个人都背上自己的小包袱，有的还背了香袋，李大雄和明仁依旧是乡下人打扮，刘铨是带病还愿的香客，杨蕙风算做他的妻子，赵如煌是哥哥，明智是妹妹，还有林文雪，就算做他们的表妹。

“都要记清楚呵，别人问起来的时候可不要说错了。”

跨出门的时候，明仁再三叮咛着。

“这一点当然记得住，关系性命的事，谁还敢不小心！”

当他们都已经走出来的时候，明智把门关好，忽然又推开一次，把头伸进去，好象找寻什么似地望了一次，过后又

退出来，再复把门扣好，她很敏捷地把一把大锁关好了。

明仁望着她笑了笑，赵如煌若有其事似地说：

“难道我们还打算回来么？”

“你不要管我，我要这么做，——”明智好象负气似地回答他，把钥匙照样好好地拴在衣纽上，把嘴顺势还撅起来。明仁贴近她走着，爱抚地摸着她的头发，她时时回头看着，一直走出巷口，明仁才离开她。

一出门，李大雄就把一只膀臂伸向刘铨，他衰弱地微笑着：

“不要紧，我自己能走的，谢谢你。”

“不要这样说，你好久没有走路，自然要人扶持，再说我们本来是要服侍你的。”

刘铨嘴里虽然说得好，可是他一迈出来就感到一阵晕眩，几乎要跌下去。他的脚很软，象踏在棉絮上，每一步都不踏实。这时他已经自然地倚在李大雄的身边了，他的嘴角挂着感激的微笑。走出巷口，明仁在另外一边也扶住他，他的全身就稳定得多了。

街上的行人异常稀少，没有一辆电车，洋车也不多，带着一种荒凉的样子。刘铨感喟般地说：

“果然就不同了，我几个月没有出来，一切都变了样子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——”明智摇着头，“虽然比从前差，也不会象这样冷清，一定有点什么事。”

“你看那边有日本兵！”

“文雪，不要这样大惊小怪，免得被他们注意到。”

“我可不愿意朝他们鞠躬！”

刘铨忿忿地说。

“那可怎么办？”

赵如煌搓弄着他的双手。

“不要紧——”明仁说，“我们可以从那边小路绕过去。”

“好，好，我情愿多走路，走死我也甘心，我可不在敌人面前低首。”

“刘铨，不要这么兴奋，怕被人听去了出事情，我们还是静悄悄地走吧。”

他们走了几步，就转到一个小巷里。巷里的许多人家都关着门。

“我猜，敌人那面，一定有什么事。”

杨蕙风这样说，明智就接下去：

“管他们呢，我们走我们的路。”

好不容易绕出了巷口，那边又是两个日本兵。

“这可糟了，都是他们，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还是绕道走。”

刘铨坚决地说，他的呼吸有点急促，脸色发白，不知是由于气忿，还是由于走了路的关系。

“我们成了绕八阵图的小老鼠了，走了大半天，连城墙还没望见，真不知道要哪辈子才得跳出城去！”

明智这样有趣地说，并没有抱怨的意思。可是刘铨的脸倏地红了起来，他才要说什么话，那边走过来一个警察，好心地向他们说：

“您几位是要到金顶山进香的么？”

“是呵，”

他们连声应着。

“您改日再去吧，从昨天晚上关了城门，一直到这阵还没有开。”

“怎么，有什么事么？”

明仁惊讶地说。

“也摸不清个头绪，谁知道出了什么事，上边还没有话下来，连我们也不知道。”

“要关多少时候？”

“那谁知道，三天五天也说不定，我看您几位还是先回去吧，等到城门开了的时候您再去吧，也误不了期。”

他们先道谢了那个警察，就停了些时，不知道是该向前去还是走回去，还是李大雄机警地说：

“我们不要站在这里，省得被人看到，我想，关了城门就飞也飞不出去，还是先回去，探听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吧。”

“也只好这样子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明仁也这样说。明智听到他们的话，赶着用手去摸那柄挂在衣纽上的钥匙，她偷偷地独自得意地笑了。



## 八

“你看，我们把这份整洁留给我们自己了。”

明仁回到家里，坐在椅子上这样说。

“三哥，算了吧，要不是我惦记锁好门，怕什么都变样了，现在可是纹丝未动。”

明智很高兴地叫着。忽然她记起些什么，就说：

“也算怪，这一阵连报都没有来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这两天我们大家都要特别小心，千万可别出什么岔子，有了事，什么计划都不成功了。”

李大雄警戒般地说着。

“我看我们是走不成了。”

半躺在长椅上的赵如煌悠悠地说。

“真冤枉，白忙了几天！”

杨蕙风颓丧地接着说。

“你们太喜欢抱怨了，可说这该抱怨谁呢？”

明智有点不平地说。

“我倒谁也不抱怨，只怪我们没有仔细考虑。”

“还没有考虑！”明智简直想扑到赵如煌的身上，“这哪里是由我们考虑的事？”

赵如煌爽性站起来，也有点不服气的样子。

“我是说没有事先考虑到有了这种困难我们该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这样死等下去？”

“不等下去怎么办？除非你会飞——”

“人若是能飞就好了——”杨蕙风忽然对于这一点感到兴趣。“那时候我们该多么自由自在呵！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。”

“小姐，可惜我们直到如今还不能飞，还只能大白天里做梦！”

明智故意这样说，正在这时候，有人敲着门环，这使每个人都噤住了，谁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好；既没有人应一声，也没有人移动一步。那门环还是不停地响着。

“还是我去看看好。”

明智象朝自己说似的就走出屋门，她把手放在门闩上，并没有抽开，就先问一声：

“谁呵？”

“我，——”这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。“我姓陈——”

“姓陈？”明智低低地咕哝着，转过脸来看堂屋里的人，他们也都茫然地呆立在那里。

“您找谁呵？”

“我是来看方家的。”

外面的人好象也有一点急，也许因为是一个女人的关系，她的恐惧心减低了些，自然把手拉了一下，打开门，走进一个穿得很阔绰，面容很端正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。明智好象见过她，一时没有想起来；来客也盯视着她，也没有说什么。还是站在屋里的李大雄提醒了她：

“明智，先把门关好再说。”

明智才自去关门，那来客就象突然有了什么重要发现似的，把手放在她的肩头。

“呵，是你，我记起来了，前些年，我们见过一次，你不记得了么？在医院里，在明生的病床前。”

“噢，我记得——”明智迅速地转过身子来，两手抓住她的手，你是李——不，是陈太太。”

“我是李苓你还记得我。”

她迟缓地说，她的嘴角上露着凄然的笑容。

“我们里边坐吧。”

明智拉着她的手向屋里走，原来在堂屋里的几个人，早已走到楼上或是边房去了。

“许多年了，人也变了，世界也变了！”

当来客坐下去的时候，她就那么感慨地说。明智这时候很想反驳她一句，告诉她有的还没有变，要把她拉到大哥的纪念室里去，告诉她在那里俨然永远就和昨天一样。可是不知道怎么样，她自己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“前几天我还听到李太太说起你来的。”

“你是说那位李初民太太么？”

来客象十分惊讶地又问了一句。

“是她，就是叫做青的，你记得她吧？”

“我记得她，她常到你们这里来么？”

“不，就是前几天我给哥哥妈妈上坟去，在坟场看到她，她把我送回来，以后就一直也没有见到过。”

“那就好——”来客好象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之后又接下去说，“我就是为她的事来的。”

“为她的事？”

这又使明智不解了，她简直有点摸不清头脑。

“是呵，她出了事，我怕她常到你们这里来，才赶着来通知你们，要是有关系的话立刻想法子避一避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们从来没有来往，本来我们今天打算走的，没有想到城门关了——”

“这就是因为她的事——”

“噢，——可是到底她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你们都还不知道？就是昨天晚上李初民宴客，请了些日本军官，突然发现食品里有毒，把厨役和仆人拘捕拷问，才知道那就是她的主谋——”

“真的么？她，她真了不得！那些人死了没有？”

“不死事情也许不那么大，当时就死了四个，现在还有五个没有脱离危险期——”

“那才好，那才好，她没有说空话！可是她呢？”

“她一直还被用严刑拷打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定不是她一个人的事，还想从她的嘴里追出几个同谋的人——”

“怪不得今天连城门也关了。”

“是呵，就是怕有人逃出去，说不定立刻就有一次全城大搜查，因为他们以为城里的危险分子太多，必须来一次澈底清除。”

“那可糟了，我们这许多人！”

“怎么，你们这里还住了许多人？”

“我的哥哥，还有我们的同学，他们都因为汇兑不通，暂时住在我们家里。”

“那也是要小心一点，免得他们以为你们形迹可疑。”

“这边的户籍警和我们倒很熟，就是怕那些狗腿子。可以说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这句话好象把来客窘住了，她的脸红起来，停了一下她才嗫嚅地说：

“我的先生也，也和他们是一起的，可是，可是……”

她的头低下去，许久都不再抬起来。明智紧紧地抓着她的手，亲切地说：

“苓姊，今天我知道你了，我知道你对哥哥好，对我们好，对我们这个国家也好。”

明智的声音有些抖，喉咙好象被什么哽住了，来客也热情地望着她，眼睛里透露出感激般的光辉。

“哑子才知道声音的可贵，瞎眼睛的才更爱光明，我过了这么许多年残废的生活，难得有今天——”她长长地喘了一口气，过后又接着说下去：“只是我还赶不上青，她比我勇敢，有作为，她总是走在我的前面一步。”

“呵，她的身体那么不好，怎么吃得住鬼子的拷问？”

明智的声音低下去，她很关切地这样说，不知道是想向

谁要求一个回答。

“一直到我来的时候，她也没有说出什么来，可是已经打得不象样子了。”

“你看到么？”

“没有，我没有看到，这是李初民告诉我的，他走了之后我才到你们这里来。”

“他知道你来么？”

“当然不知道，要是知道的话怕连我也送进去？”

“他会这么狠毒么？”

“他是一只狼！”她坚决地说，两排牙齿咬起来，

“不，他还算不得是狼，他只是一只变了种的狼狗。现在我才知狗总是狗的。”

她露出很愤慨的样子，眼睛冒着光。可是明智有一点不解地问着：

“那他为什么告诉你青的事呢？”

“一来因为他知道我们相识，二来也借此给我一个警戒，好象怕我有什么不安分似的。”

“我记得你们是不大好的。”

“是呵，一直这几年都没有来往过，自从那次她来找过我之后。还是沦陷以后我们偶然遇到了，那时候她也对我不好，好象还很看不起我似的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她后来和我说过，”

“就是前两天她忽然到我那里来了，也许就是你遇到她之后。她和我说到你，还说了许多，都是关于你大哥的——你知道，我也不是不对他好的。”

来客说了之后头低下去，还象是有一点靦腆或是对不起亡者的样子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——”

“因为这样，才把我和她的心拉近了，我们很亲热，好象相互望到你的大哥的影子，这真怪，我真不明白，对于死者的想念把我们生者溶合在一起了。”

“我也不懂，我还不明白这些事。”

“我们互相原谅了过去不该有的过失，我们说他的性情，他的癖好，说他的信仰，有许多她都没有我清楚，可是她是那么细心地听着。只有一点我们说得相同：就是他从前总喜欢和我们静静地坐在塘边，望着什么都没有的水，过上大半天。当时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呆望着，可是我也没有问他，我只是顺他的心坐在一旁——”

“她呢？”

“她说她一点也不耐烦，总是吵着要走，不情愿一点意思也没有地坐在那里，说起的时候，她就又说：‘现在真是想一直陪他静静地坐下了。’”

“可是大哥早已不在了！”

明智想到这里，眼睛有点湿润，她赶紧掏出一块手绢来擦着眼睛。

“我也想：假使他要是在世有多么好，我们两个人可以陪着他静坐，随他玄想到什么时候，这真是一个空想，我昨天上午还和她说起，她就提议我们可以到他的墓上去，就象他活着似的去陪他，没有想到晚上就出了事，我想，既不能如愿地活着，同样地走一条死路也该是快活的，你说是不

是？”

“这，这我不大明白，我以为凡是能生的都要他们活下去——你说青会死么？”

“不死？她哪里还有活路？我还怕她连累了别人，我所以才赶着跑到你们这里来，问你们一声。”

“我真心谢谢你——”

来客听到谢谢这两个字，赶着摇手，不要她说，她自己却这样说：

“我不要你谢我，我只是尽一点心而已。我知道我自己做不了什么事，我愿意帮别人做，也许有一天我随你们去——”

“那更好，那更好——真该死，我还忘了给你倒茶，也没有请你坐下……”

“都不用，我就要走了，我要在他回来之前回到家里。”

“他不知道你来么？”

“当然不知道，我也不打算给他知道。”

“那我就不留你了。”

说着她们就跨出屋门，明智又为她打开门，让她走出去，到走了的时候她还回头说一声：

“有机会我还要来的。”



## 九

明智才把门关好，还没有转过身，不提防杨薰风就扑到她的身后，气急地叫着：

“她真美，她真美！”

明智吓了一跳，有点不情愿地说着：

“你还吓死我了！有话不好好说！”

“我忍不住了，我一直偷偷地看了她这许多时候——”

“更重要的事你倒不关心，一味发展你的审美心！我不跟你说！”

这时候明仁和李大雄也走出来，明仁先说：

“我真想不到她——”

“我也没有想到——”

“这是时代的教育，”李大雄接着说，“听说那次把我们赚出来也是一个女的出的主意，在这个大时代中，人人都能有他最好的表现。”

“可是也有最不好的。”

“那究竟是少数，人总是爱人类的，象那种豺狼心肠的人就该从人类中消灭！”

“我们还是谈比较切实点的事吧，知道鬼子为什么关城门，我们就比较安心一点。”

明仁的话才说完，从楼上刚下来的赵如煌就说：

“我以为那才更不好，说不定扯到这里，那我们一个也逃不脱。”

“你不要这么说，又不是你——”

明智这句话惹怒了他，他就扳起脸来很不高兴地说：

“我怎么，难道我就那么不够朋友？”

明智也觉得不好太伤他，就自行转圆地说：

“我说不是你，你怎么能知道那么清楚。”

“这还可以，我还以为你把我赵如煌看得不象一个人？”

“不要争这些无谓的事吧，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，万一牵扯到了，我们怎样应付？当然我们和这件事毫无关系，不过象我们这样的人，他们也要对付的。”

“我们要是早走一天就好了！”

杨蕙风叹息似地说。这时候林文雪从楼上走下来，她的脸都变了色，拉着杨蕙风的手说：

“怎么，敌人要来抓我们么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——”明智不耐烦地说，“你们先到楼上去吧，不会有什么事。”

“上楼就上楼！”杨蕙风也象不高兴似地撅起嘴来，一手拉了林文雪，就负气地说：“走，我们走！”

咚，咚，咚，一阵楼梯响之后，才又重复安静下来。好

一阵他们都没有说话，可是他们的心却急速地跳着，不知道下一刻钟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“我们还是分开避一下吧。”

这是赵如煌的意见，可是明仁却纠正了他：

“我们能到哪里去？再说本来没有什么干系，也许这么一来，招别人的耳目，反倒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
“我想反正不过是几天的事，只求在这几天内不出事就是了，如果——”李大雄顿了一顿，想过一下又说：“我们安排好了我们中间的关系，就象我们在路上一样，就是来查也不怕他们。你们说怎么样？”

“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了，户口上写得清清楚楚的，只有你们两个新来的，怕发生问题。”

“那有什么，就照我们的安排好了，一个是用人，一个是厨子。”

“好，好，就是这样好了，只要能熬过这两天，就管不着那许多了。”

因为有了具体的办法，人的心定下些去，话头忽然又转到那来客的身上。

“我们到楼上去谈吧，怕刘铨一个人心里也正不安静，告诉他免得他多忧虑。”

明智这样说着，走在前面，他们随在后边，大家又都上了楼。在楼梯口，杨蕙风已经热心地在等待了，她迫不及待地问着：

“怎么样，怎么样？……”

“没有事，没有事——就是有了什么事也不必你出头，

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。”

“你看你们对我的态度多么不礼貌，其实不是我要问，还是刘铨想知道些情形，哼，我，我才不管这些闲事呢。”

“我们这就是去找他，要他不必多分神，好好静养几天，准备开了城上路。”

他们走进刘铨的卧室，他正自半躺半坐地倚在那里，脸上充满了疑惧的神情。明仁把前后都说了一遍，他的脸上才露出微笑来。

“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准备好的，怪不得我自己才不急。”

“明智，明智你告诉我，这个也是你大哥的爱人么？”

“是的，你好象对于这个人发生兴趣了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我找到一点真理——”

“什么真理？”

“你大哥的爱人都是很美的。”

“大哥只有这一个爱人，为什么你要说都是很美的？”

“那个出了事的李太太不也是么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她爱大哥，大哥并不爱她。”

“不要说这些吧，只要有爱情存在，那就算数，那么我的话并不错。”

“那么说起来人和人都要有爱的联系人生才更有趣味——不，更有意义。”

“假使没有爱情，也就没有诗了。”

“你这种狭义的爱情至上主义要不得，你一直还是活在梦里。”

“不要这么说，我并没有说我们诗人只歌颂男女的爱情的，我们所唱的也是对人民的爱，广大的，无所不包的爱。”

“你好象在向我说教。”

“你好象以为我是什么也不懂的糊涂虫！”

杨蕙风也不服气地争辩着。

“这就是你们诗人的习气，不是太看重了自己，就是太看轻了自己。”

“我并没有看轻自己呵！”

“为什么把自己当做一个糊涂虫呢？我是人，是能爱能恨，能打能骂，要自由自在活在世上的人！既不是天上腾云驾雾的神，又不是成天在地上爬的虫。我们是人，你知道么？”

“你好象要吃掉我的样子！”

“我没有，我不过把你从象牙塔里拖出来，使你看清你自己而已！”

“我要是那样就该不配做一个诗人了！”

“就是因为你太主观，所以才看不清自己，因之也看不清别人。”

“不是看不清，是不屑一看。”

杨蕙风这样说着的时候，鼻子还哼了一声，充分地显出轻蔑的意味来。

“这就是你最大的错误，我们一定要大张开眼睛，朝着这广大的天地，如果你没有这么博大的爱情，那么你不配写诗！”

“明智，你是不是想把我整个否定了？”

杨蕙风看到她那么严重的样子，觉得有一点好笑，就松了口气微笑着和她谈。

“我也没有，”明智也笑了，“我不过和你争真理。”

“那么你的真理可以争得出来，我的真理连提出来都不可以，你也太不公平了！”

“你提的什么真理？”

明智好象把方才说过的一切都忘了，不解地反问着。

“就是我说过的关于你大哥的爱情——”

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你的真理不能成立，你不认得我大哥，你不懂得他，你只观察这一点，不幸的是，也没有看对——”明智喘了一口气，又接着说：“你不知道他有多么博大的心胸，他决不是陷在个人狭小的爱情里，如果他不死，他还不会看重他的‘爱人’。他所爱的是人类，他为了这忍受过多少年无天无日的折磨，到了他还是把他的生命献给他的信仰！要是依照你的话来说，他应该把他的生命献给他的‘美人’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不要这样说，我也并没有这种意思。”

“就是说到他个人的爱情，他也充分地表现出他完美的人格。他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，他只是把爱情做得象样。他爱，就固执地去爱，他恨，也固执地恨。可是不管他所爱的或是他所恨的，对他总保持着好感，她们不能说出一句他的坏话，并不是她们不肯说，因为他是无可批评的。”

“那倒真是我想不到的，”杨蕙风也感叹地说，“可惜他死了——”

“他没有死——”

“怎么，他还活着么？”杨蕙风睁大了眼睛惊讶地问着。

“不，他还活在我们的心上。他的死正是一颗丢到土里的种子，并不是腐烂掉了，却生出枝叶花朵来，还结了果实，不信你看——”

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明智偏着头，把手一挥，好象面前有什么可看的東西。

“——我的哥哥们，还有我自己，我们能认清了现实，能坚决地走了这条路，还不是都由于他的影响？还不止此——”

明智好象说得更起劲了，咽下一口口水，接着又说下去。

“他使两个相恨的女人转为相爱，他还扭转她们的性格，使她们同样地跨上大道！”

明智说得这么高兴，手在空中挥了半圈，好象面前有无数的听众，可是当她说完，仔细一看的时候，除开倚在那里半睡的刘铨之外，只有和她争论的杨蕙风一个人。她立时感到无趣，声音低了下来，轻轻地说：

“想不到他们都走了——”

“真是，不知什么时候溜走的！”

杨蕙风向四周望了望也压低了嗓子说。

“我们走吧，不要惊醒了刘铨。”

“好，我们到楼下你大哥的房里去。”

她们才自悄手悄脚地走到门口，忽然睡着的刘铨说起话

来了：

“明智，你告诉我，你的大哥是不是生肺病死的？”

这个问询使她怔住了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，只好老老实实说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噢——”

刘铨这样长长地应了一声，又闭起眼睛来，倚在那里，似睡不睡地沉默下去了。



## 十

蛰伏了两天之后，那位女客又在他们那里出现了。她的脸色显得苍白些，看到明智就面对面地抓着她的臂膀，哀恸而激动地叫着：

“完了，完了！”

她说完就把头伏在明智的肩上，悲伤地低泣着，这使明智有点摸不清，也有点张惶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慢慢地把她扶到屋角的一张空椅里坐好，她虽然象卸去一件重负，可是她那为疑惧而大睁着眼，仍然还是那么瞪着。

过了一阵，来客止住哭泣，自己从衣袋里掏出一方手绢沾着残留的泪迹，她也有了点主张，从饭桌旁搬来一张小木凳，坐在她的身边。她忽然象想起来似地说着：

“要不要绞一把热手巾？”

她摇着头，还用一只手拉住她，于是她又安静地坐下来。她象想了许久，才彻悟地说一声：

“是不是青完了？”

来客并没有回答，只是不断地点着头，当着她的头低下去的时节，眼泪又无声地滴落下来，在她的衣襟上，留下一颗一颗小圆点。

这虽然是一椿想得到的事情，可是听到的时节心也一抖，好象从高处跌落下来。忍着心中的酸痛，许久都没有说话。

“我真想不到——”还是来客又开始说，“我会为她洒泪，我们本来是不同的人，绝不会合在一起的，可是如今她的死，使我这么难过，这真是想不到的。”

“她是哪天死的？”

“今天清早，她是被他们活活打死的，可是到死也没有说一句话，这真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事，她的身子是那么不好！”

“她连自己的后事也没有说么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他告诉我她一直咬紧嘴唇，闭着眼，除开熬不住的叫喊之外什么话都没有说。也许，也许她情愿死，因为死使她接近了她心里的爱人。”

“你不再恨她了么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什么都不配——好了，好了，我们不再谈死者的事情，还是说说我们活着的人的事吧，你们这里来搜查过没有？”

“来过了，因为熟的关系，还是被我们蒙过去了。不知道哪一天才可以开城门？”

“听说是快了，你们还想走么？”

“不走也不成，我们就想开了城就装做进香的上××山

去——”

“开了城也要盘查得很严的，你们怕还是混不过去，不如我用车送你们出城吧。”

“我们有许多人，”

“那不会分开走么？只要不是那么一大群，就可以避些耳目。”

“不会连累了你么？”

“果真要是连累上了，那也就算了。我只希望我的个性坚定一点，多走一步，那我也不愧是明生所爱的。”

她这样说着的时候，脸微微红起来，可是那只握着明智的手，更用力地捏着。

“那么我们怎样约定呢？”

“开城后的第二天来好了，你们留点神，只要看到清早有担菜进城的乡下人，那就是城门已经开了。你们一共有几个人！”

“让我算算看，——”她说过后伸缩着手指，嘴里还不断地叨念着：“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一共是六个人？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呵，连我是七个人，可是三哥和李大雄可以混出去，因为他们本来是混进来的，他们那副菜担还留在那里呢。那么就还有五个人，”

“五个人正好，那我就不来送你们了，如果有一辆三二八八的车子来接你，你们就上去好了。”

“那个车夫靠得住么？”

“由我负责好了，我还是早点回去吧，我们将来再

见。”

“我们将来一定会再见的。”

明智这样肯定地说，她们还是手拉着手走出去，跨出大门的时候，明智忽然记起来似地又问了一声：

“青的尸身谁收了去呢？”

“她的尸身没有了，她最后是被军用犬撕烂了的。”

“噢——，我本来想由我们去葬她。”

“让我们把她葬在我们的心上吧！”

她凄然地一笑，就松开手，走出去了。她留恋地望着她的背影，一直到她在巷口那里消失了的时节才转过身来，她的眼里满满地包着泪水。

“多么羞呵，明智，这么大了，还要哭！”

这是杨蕙风又迎着她的面站立，把手指不断地在她自己的脸颊上划着。

“你知道什么！我不理你！”

她一赌气，头也不抬，迳直地跑到她自己的房里去了。她一下就伏到床上，尽兴地把一直抑压住的情感痛快地发泄出来。那个吵闹的声音并没有随着来，却有一只大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肩，她以为是明仁，可是当她抬起模糊的泪眼望着，才看到那原来是李大雄。

看到是他，明智有一点不好意思似地翻身坐起来，还说着：

“我没有想到是你！”

“世上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，”李大雄也叹息般地这样说着，“不要强自忍耐，任性把它发出来吧！”

“我并不是难过，可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泪要流出来，方才我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忍住的。”

“人的情感总是很复杂的，有许多事都推究不出一个因来。譬如我自己吧，这许多年来关在狱里不过是一个等待死亡的人，我什么心念都没有；可是一朝又到了这个广大的天地中，慢慢地我才知道我对于生活的欲望实在还是多得很，有时连自己也克制不住。”

“情感纷杂苦乐都很多，可是生命毕竟是可爱的。小的时候我没有知道那么多的事，我活得很好；可是当我大了起来，什么都钻到我的心上来了，怪不得我有时候要问：‘大了是幸福呢，还是不幸呢。’”

“幸福不幸福自然很难说，不过人总是要大起来的，谁也逃不掉。”

“我不想逃，我只想处理得好，不要使我这么慌张，有时候我真象一个刚进城的乡下孩子，又怕，又爱；表面装得很沉稳，心里其实很不安定，怪不得有时要把我急哭了呢！”

“我们谁也都没有十分沉稳生活下去的本事，我象是比你们的经历都多些，年纪也大些，我平时懂得沉默，有时候——”李大雄停了停，望了她一眼，过后又把头低下去：

“也把持不住，明知道是不该做的事也要做，使别人轻视。”

“没有人轻视你，你是我们的大哥，你该领导我们。”

明智的这几句天真的话语，把李大雄说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，他只好快快丢开方才那沉重的气氛，也随便地说着：

“我实在可以叫你小五的，是不是？我简直是看你长大起来。”

“我也愿意做你一个小妹妹！”

正在这时候，房门伸进一个头来，接着又缩回去，明智就大声叫着：

“杨蕙风，你为什么不进来？”

杨蕙风笑嘻嘻地走进来说：

“我怕你们有什么不方便。”

“胡说，你再这样说法我可不依你！”

“别人说你，你觉得不舒服！你忘记说别人的时候了。”

“我没有说过你什么，不信你问他。”

明智跳下来，拉着她朝李大雄说。

“我不用问，我们的心里明白就是了。你对我这么不好，万一我死了，你会不会哭？”

“你为什么这样问我呢？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看你的眼圈红了，还说呢。”

“我总是站在受苦的人的这一面，我的眼泪是准备为他们洒出的。”

“我呢，我算不算是他们中间的一个？”

“谁知道？人是在变的。不信你看，谁想得到青有这样的结局？她本来是被社会不齿的，连大哥都厌恶她，只是最后才有我们敬重她。再说苓吧——”

“苓是谁？”

“就是你认为很美的那个人呵！她和青是绝对相反的两

种人，可是她们就会走上一条路，她原来是那么胆小，现在竟会什么都不顾了。我本来恨她的。为了大哥的缘故，或是为了她本人，我都不喜欢她，可是现在我们也是很好了。所以，这许多都是说不定的。今天你是这样，明天你又是那样，我怎么知道呢？”

“难道你以为我会变坏了么？”

“那我不知道，也许——”

正说着的时候，忽然听见隔壁一阵呛嗽的声音，他们立刻走过去，看到屈着身子倚着墙壁，不断地在咳着的刘铨。因为不能畅快地咳出来，眼角那里挂着泪珠。

明智正想过去替他拍拍后胸，他却急忙摇手止住她。他们只好站在那里，焦急地不知怎样才能帮忙。他止住他的呛嗽。过了一阵之后，他也自然地止住了。他象是很疲惫，不但没有和他们说话，连眼睛都没有好好地睁开望望他们，明智赶着为他倒一杯开水，他接过去，闭着眼睛吞了一口，又摇着头还给她了。

他们也不敢问他什么，只得悄悄地又退出来到了门外，才看到其他的人也惊惶地站在外边。谁都没有说话，可是心里都罩上一层暗影，对于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一直到他们走到楼下去，明仁才忧虑地说：

“刘铨的身体是走好，还是不走好呢？”

“不走谁能陪他？我们不是早就说过了么？他又是一个——再说如果我们把他留下来，这对他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，我怕他受不住这个刺激。”

“还是要他走吧，”这是李大雄说，“人的生命力有时

候也着实地很强，就是无望也会翻成有望，我们有这么多人，总能帮助他些，离开才是生路。”

“我是怕路上出了事，进退不得，那才糟呢！”

“我们总是尽力把他带到他所要去的地方，就是到不了，使他望见影子他也是甘心的。”

他们虽然有了这么一个结论，可是他们的心里都觉得很黯然，沉默就一直延续下去。



## 十一

看到了进城卖菜的乡下人，李大雄和明仁就赶紧准备好，带了些零钱丢在担子下面，还各自放了些什物，装做从城里采办去的。他们就向留下来的人说：

“我们先走一步，到离城二十里的海王村等你们，——”

“我们要明天才来的呵！”

明智生怕他们弄错了，提醒他们说。

“我们知道，乘着这阵出城，明天好等你们，免得要你们在那里等。”

“万一明天走不成呢？”

“那边有小店，我们多住一天就是了，反正我们是不见不散。”

“再要是过一天呢？”

“那最好给我们一个信，请赵如煌来吧，不然的话还当出了什么事。”

“那我，那我，我怎么出得去？万一他们把我给扣下

了——”

“你不去还有谁去？难道要我们女孩子去？或是要刘铨去？”

杨蕙风带一点讥讽的口吻说。

“我以为总该好好考虑一下。”

“用不着考虑，”明智大声地说，“到时候你不肯去，由我去好了。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剪了头发就是一个男孩子，有什么困难！”

赵如煌张开嘴，原打算说些什么的，可是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，只看到他那微微动着的嘴唇。明仁就说：

“就这样约定吧，我们先走了，希望我们明天就见到——”

说过后他把担子放在肩上，正待走出去，李大雄忽然提醒他：

“你的入城证呢？”

“呵，我还忘记了！”

明仁急忙放下担子在身上摸索，终于在腰带的小口袋里搜出那张小黄纸。他那紧张的神情才自松弛下来。

“真险，真险，丢了可糟了！”

“入城证出去有什么用？”

明智不解地问。

“要缴回去才得出城呢。可说，我们的日子不对呀！”

明仁突然记起来说。

“那不要紧，让我去改一下，好在收验的还是我们自己人，不会怎么为难的。”

李大雄说完接过他的一张跑到楼上去，没有多少时候又跑下来。

“好了，我们走了。”

明智拉着他们的手，送他们走出门去，才赶紧关上门，也提醒大家说：

“我们也不要忘记带居留证，明天怕还要换出城证。”

说过之后，她就独自走到楼上去了，她的心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一阵空虚。

她回到自己的房里就躺到床上，她原来是什么都不去想的，可是她的脑子很忙碌，很纷乱。一时惦记他们是不是会出不了城，一时又想着明天会不会有车子来接？有时想到万一走不成该怎么样？她还想到果然赵如煌不肯出城去通消息，她自己要去，可是去了就不再回来了。她忿忿地想着被他们也连累够了，要不是有他们这几个，她自己早就跑走了。他们是些什么呢？有的只是一个病人，有的是活在幻想里的诗人，有的是充满了领袖欲，除去会说话之外什么也不成的人，有的不过为的到内地去升学！

“我何苦为他们受这许多罪呢？”

她这样想着的时候，自己几乎叫出声来。可是她忍住了，她甚至于什么都不要想了，把两只手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头，眼睛也紧紧地闭了起来。

“喂，喂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听声音她就知道这是杨蕙风，她本来不愿意理她，又觉得不好意思，只好勉强地睁开眼睛，看到杨蕙风之外还有林文雪。

“我有一点头痛。”

她故意这样说，还拚命皱起眉头来。

“你要不要擦点万金油？”

林文雪好心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盒递给她，她只得接过来，打开盒，抹了一点涂在前额，又盖好还她。

“谢谢你，你常用它么？”

“有时候太疲倦了，我就擦一点提提神，不过也没有什么大用处。”

“就是这样，不常用，用起来还见效；用多了，就什么也不觉得了。你看，我擦了一点，头上就觉得轻松多了。”

明智乘势坐起来，掠了掠头发，就站到地上。她本来没有什么，杨蕙风却好心地摸摸她的前额，向她说：

“还好，你没有发烧。”

“我的身体还算好，不大生病，顶多不过是不消化，饿一天也就好了。”

“我的胃可真不好，每天都要痛一阵。”

“文雪，那是你太用功了，吃过饭就坐下去看书，把原来要帮助胃消化的血液引到脑部去，结果就引起消化不良症。这种毛病虽然一时不要紧，可是长此下去，会使你的身体整个坏下去，要好好留意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，一张包花生的报纸我也要看看个清楚，其实，那真是毫无意义。”

不知怎样引起了明智的兴趣，她忽然很高兴地说：

“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好不好？我们虽然同学这许多年，住在一起这许多日子，可是我们总没有多谈的机会。现

在我们什么都不用忙了，只等明天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，——”

“我怎么不忙，我的心忙得很！你摸摸我的心跳得多么快。”

杨蕙风把明智的手拉到她的前胸摸着，却平淡地说了一句：

“人的心都要跳的。”

“可是我的不同！”她不服地说，更把她的手贴紧着：“不信你再试试看。”

明智只得顺从地说：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说过后，就抽回她的手。“可说你为什么跳得这么厉害呢？”

“我一想到不久就要呼吸到自由的空气，我的心就忍不住急速地跳起来了，有时候简直要跳到我的喉咙那里了，使我喘不过气来，怪不得有时候我都盼能睡一大觉，醒了来，什么都改了样子，那么我就可以免去这许多精神的磨难了。”

“做梦不能走路呀，路总是一步一步地走的，——”

林文雪忽然打断她的话：

“我做梦就会走路，有一次他们说我在外边绕了一个圈子也睡下来，可是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。有时候我还会睡着觉背书，谈话，……”

“那是病态，那不是常态。普通人不这样，而且即使你有夜游病，也不能走出去，不过是溜一个弯又回来，我们走的路可不同，就象我们过的日子似的，迈了一步不再回来，是一天一天，一步一步向前去的。”

“我接受快乐是这样，接受悲伤也是这样的。我记得我母亲病的时候，我总想能睡一大觉，睡醒之后，她或是好了，或是永远离开我们，可是我受不了她的呻吟，她那病痛的样子。”

“那你完全是依靠幻想过活。”

“为什么不呢？现实是这么丑恶，这么不愉快，我只能从幻想里才取得生活的勇气。要不是这样的话，我早失掉活下去的力量了！”

“我却是一有什么烦闷的事就恨不得钻到书里去，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祖母死了，我一直哭。母亲就说：

‘不要难过了，给你一本书看吧。’我听了她的话，果然就不再那么悲伤了，从此以后我就把书当做我最亲近的朋友，不，还不只算是朋友，简直比什么都重要，甚至比我自己。”

“你还记得你母亲给你的是什么书么？”

明智有趣地问着。

“我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那里面也是说一个死了亲人的故事，比我所遭受的还惨，于是我的心就不那么难过了。——其实说起来我已经忘记祖母的死了。”

“你们这都是逃避！”明智的意见虽然很坚决，可是她的语气却非常委婉。“现实虽然是悲痛，丑恶，可是你不能不看，或是看了一眼就躲开去。如果你们不积极地去纠正，那么那悲痛和丑恶还是永远存在。”

“不，不一定，……”

“那是说你自己躲开了，看不见，可是它的本身还没有改变，还留存在那里。一切并不是不变的，要看人加上去的

力量怎么样。”

“如果天意如此，我们人怎么可以和天去对抗？”林文雪肯定地说。

“没有天，没有命运，如果若是有的话，我们人也可以击碎它！”明智兴奋地说着，可是随又放低语调：“如果说把地狱要化成天堂，也要有它艰苦的过程，不是只凭幻想就可以成功的。有时不但要流汗，还要把血洒在地上。”

“诗人并不一定要参加实际的工作，他只是唱出时代的歌来，吹出大路的方向，要人民有所依从，他并不一定要走在行伍的中间。”

“如果离开了生活还有什么诗呢？你怎么能永远做一个旁观者，你必须投身进去才能体味到其中的甘苦。如果你看到别人跌到深渊里，你只是叫喊还不够的，你必须拖他一把——”

“如果他把我拖下去怎么办呢？”

“那么你就要一同和他挣扎，不但要救你自己，还要救他。”

“我不相信我有什么力量。”林文雪充满了疑惑地说。

“什么都是从‘没有’到‘有’的。相信你自己，连小小的蚂蚁都有它不可侮的力量，何况我们这么大的人！我们必须要看清现实，不管它是丑的还是美的，看清之后我们才设法对付它。我们一定要有扭转天地的力量，把丑的化成美的，把悲伤的化成愉快的！”

“我们真能那样么，我们真能那样么？”林文雪似信似不信地说，可是她的脸上也闪着快乐的影子。

“当然能，只看我们的毅力如何。”  
杨蕙风象想了很久，忽然也说一声：  
“我也相信我们有这股力量的！”



## 十二

第二天，天还没有大亮，大家都起来了。只有赵如煌还懒在床上，明智问着他的时候他就说他不相信这一天会有车来接。

“别人不象你，只喜欢说空话。”

“我并没有说话呵，你怎么还要说我说空话呢？你要我起来，我就起来好了。”

赵如煌不情愿地说，可是他终于还是起来了，林文雪走过来低低地说：

“你不该这样子，刘铨在病着，除开你就没有男子了，你应该负起点责任来。”

“我不是不想负责任的——”

他才说了半句话，站在一旁的杨蕙风就接着说下去：

“你原来是要负责的，后来看到他们来了，你就失去了兴致，是不是？”

“人不该这样的，——”

林文雪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明智就喊着他们去吃早餐。赵如煌显然地还是很不开心，他的眉头紧紧地锁着。

当他们还没有从饭桌散去，外面就响着敲门的声音。一个陌生的声音喊着：

“车子来了，车子来了。”

“知道了……”

明智赶紧应着，大家匆忙地赶着去拿自己的什物，本来都安排好了的，不知怎么一来倒显得慌张起来了。刘铨首先走下来，他喘着，脸很白，这两天看得出他的情形不大好，可是谁也不敢阻止他，跟着林文雪和杨蕙风也下来了，赵如煌一直皱着眉，闷声不响地走下来，最后明智简直象是从楼上滚下来。她不知怎样东张一眼西望一眼地看着，然后不耐烦地叫着：

“走吧，快点走吧，……”

都坐到车里的时候才想起来问一声：

“你是陈太太派来的么？”

那个司机并没有回答，只是点点头，把车子缓缓开动了。

街上的人又多起来了，还是那么无声无息地踱着，明智的胸中不知有什么在击撞，她恨不得大声喊着：

“我们走了，我们离开敌人投向祖国了！”

她是那么激动，她的眼睛里都包着泪珠。转了一个弯，她忽然喊出来：

“呵呀——”

“怎么？”坐在她身旁的杨蕙风赶紧向她问。

“出来的时候我忘记锁门了。”

“算了吧，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。”

杨蕙风向她解慰似地说。

“谁知道我今天走不走成，万一我们又不能出去，再回到家里一看，也是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可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的，这一次不会的——”

杨蕙风象是很有把握似地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这样猜想。”

“猜想是不足为凭的。”

“那么要大家再回去一趟吧。”

“那可不好，反倒引起旁人的疑心。还是走吧，管它什么门不门的！”明智转过脸去又问倚在车座角落上的刘铨：

“你觉得有什么难过么？”

刘铨摇着头，为了答复她的善意，还把眼睛张开朝她望一眼，他还半喟叹地说一声：

“多么好的天呵！”

“可惜我们就要离去了！——”

杨蕙风为他接下去，很惋惜地低下头去，从车窗望着飘了透明的白云的碧蓝的天。

“不要这么伤感好么？我们有一天还是要回来的。”

“谁知道那是哪年哪月哟！”

“不要做诗吧，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路。”

正当他们谈话的时节，车戛然停了。他们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到了城门口。有几个穿便衣的人已经走过来，还没有说

什么，就把车门拉开了。车夫机警地说：

“我们是上山进香的，我们的车号是三七八八。”

他们没有搜查，只是吼着似地说：

“居留证呢？”

赵如煌赶紧把居留证缴过去，有一个人接过去之后就离开了，过些时才送回来一张出城证。赵如煌不解地问着：

“我们的居留证呢？”

“回来的时候自会给你们，去吧！”

那个人叫喊着，随着把手凶狠地一挥。

汽车又向前开动了，经过那一排守卫的日本兵，就钻入了黑黢黢的城门，转了一个湾，突然一片广阔的天地在他们的前面展开了。不约而同地大家喘了一口气。

“这可好了，总算逃出来了。”

林文雪这样说着，还用手轻轻捶着自己的前胸。可是明智赶紧拉了她一把，低低地说：

“小心点，我们还没有走出来。”

“已经把我们放过来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关系了。”

“那可说不定，万一他们转一个念头，打一个电话，就可以在前站又把我们扣下。”

“那怕什么，又不在城里，地方大着哪，到处都可以跑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”

“我们总还是小心点好吧。”

明智拖着长音说。一瞬间她忽然看到一座灰色的建筑退过去，她知道大哥在那里曾经住过许多年，李大雄最近才从里面被赚出来。虽然引起她的厌恶，可是从她的心里也自然

地生出一些亲切之感，她就依恋地从后面的窗口望着。可是车轮卷起来的一阵烟尘，使她什么都望不见，她只得又转过头来，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。

城外大道的人却很多，有的在路边走，有的骑着脚踏车，还有骑驴的，坐洋车的。看他们的样子，都象是赶金顶山的庙会，朝顶进香的。明智记起小时候不知几次和母亲说起要赶这个热闹，可是从来也没有准过；想不到过了这许多年，她反倒能如愿朝山了。

“这真是一件想不到的事！”

她自己的心中也有一点伤感地说着，她随即纠正自己这不该有的情感，因为她认为从此要把柔情抛脱，一切都要刚强起来。她向前望，她看到因为春天来了而垂下来的柔枝触着行人的头，骑驴的人一手就折下一枝来抽打着牲口；可是那牲口并不甘心忍受鞭挞，把两只后腿一扬，骑在上边的人就滚到路旁了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连驴子也不肯受气的。”

她向林文雪说，可是一眼却望见了倚在车角的刘铨，他的眼睛闭着，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嘴也象是因为忍着苦痛而紧紧地扭曲着。当着车在不平的路面上跳了一下，他就睁大了那无神的眼睛，牙齿咬紧了下唇；可是他好象什么都没有看见，随着又把眼闭上了。

“唉，他是那么一个想活的人……”

她在心中独自想着，可是她不敢多想下去，刘铨的一阵呛嗽又惊住她，她看到他的一方手绢掩着嘴，她也分明看到染在手绢上的殷红的血迹。他象怕别人知道似的把手绢又收

好了，她也不敢问他一声。

“万一没有车子上山呢？”

林文雪忽然关心地问了一声。

“那我们只好又回去了。”

杨蕙风这样说，可是明智岔过她：

“回去做什么？凭走也走得去！”

杨蕙风虽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把嘴向刘铨那边一努，明智也就知道自己的话是错了。于是她守着沉默，这样使她又想起了居留证的问题。她知道日本人一切都弄得很周密，出城虽然没有检查，可是她知道他们早已都有记录，汽车回来的时候，说不定就会因为他们没有回来出事，那么车夫首先就逃不脱。她再想一下，汽车的主人一定要遭殃的。

“——如果他知道是他的太太的事，他一定会说出来，那么苓和青也只有同样的命运等待着了！……”

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倒真引动她的感情。她的心不停地怦怦地跳着。她很想和赵如煌谈一下，可是她又不敢说，她想着那个车夫一定没有想到这一层，若是想得到的话，他就不会冒这个险了。

正在她不安地想着的时节，远远望到黑簇簇的一丛，赵如煌就赶着说：

“那就到了，那就是海王村。”

那汽车好象行驶得更快些，没有多少时候，就闯入了那狭窄的市街，聚在那里的人群，纷纷向左右散着，当着车子停下来时，明仁和李大雄早已赶过来了。他们大声地叫着“少爷小姐，”他们简直不知道是应好，还是不应好。

他们赶着把什物都取下来，明智就充满了感激之情地向那车夫说：

“谢谢你们的太太，更谢谢你，……”

她本来要说许多话的，可是不知怎么说不下去了，那个好心的车夫只是微笑地打着招呼，不说一句话。他专心地把汽车倒退着，掉了一个头，才又恭敬地向她说：

“您还有什么吩咐么？不要我给我们太太带一个话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话带了，只说我们已经平安到了，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再去看她。”

她把手伸到钱袋里，本来想给他些赏钱的，她自己就想到那对他只是一个侮辱，她没有那么做，只是呆呆地望着他。

“好吧，我回去了。”

那车向回路驶去，那个急逝的影子在她的眼睛里模糊起来，她想大声喊：

“你为什么这么快奔向死亡？”

但是她喊不出，她的两颗大眼泪却无声地滚出来了。

## 十三

“明智，你还在看什么？”

还是李大雄那只大手拍着她的时候，她才象惊醒般地回过头来。她随口应了一声：

“我没有看什么，”跟着她就把话转过去，“怎么他们都不见了？”

李大雄也不再多问她，只告诉她大家都在那边一家饭馆里，想吃点东西，过后再排队买汽车票。

“我们还是快点走吧，不要在这里耽搁时间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成，刘铨一定要休息一下，你不看他倚在那里么？”

她顺手看过去，立刻就走过去，大家早已坐在那里，只有明仁倚在门限那里，不断地叭着小烟袋，李大雄走过来，就傍着他坐下去。

人很多，吵嚷嚷的，刘铨象是很不耐烦地闭着眼坐在那里，他的身子半倚着坐在他身边的赵如煌，他象有点不情愿，



只是无可奈何地坐着。

一阵风卷过来，夹着沙土和驴粪的细屑，塞满了空中，人们掩着鼻子，来不及的干咳两声，刘铨就大声地咳嗽起来。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这才是行程的开始，可是他们都已不象早晨那样兴奋，愉快。

“为什么还要打呵？”

林文雪看到在行列那边有人挥着皮鞭，她就低低地向杨蕙风问。杨蕙风只是摇着头，明智却回答着：

“怕因为不守秩序吧？”

她的话并没有说着，那个挥鞭子的人正象有经验的车夫，他的鞭子落下来的时候总是打到那个站得不整齐的人。

“我看那还不是日本人。”

“也不是高丽人。”

“你听，你听，他一口的金州口音！”

明智象有一个大发现似地说着，李大雄赶紧向她摇头示意，要她不这么大声。

“就是这种人更可恨，他自以为是一等亡国奴，完全是奴才相，手段辣得很，一味只讨主子的好！”

“小声点——不要再说了吧！”

明仁简直忍不住了，爽性转过来和他们说。

“那我们可怎么办呵？”

林文雪惊恐地说，她的手紧紧抓了杨蕙风的，她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。

“这我们倒不怕，怕的还是那些检查人员，就在那边呢！”

那边聚着许多人，凡是要去买车票的，都先要经过他们一番搜查。林文雪就苦痛地说：

“那怎么办，我不想走了！”

“回去也不成呵，放镇静些好了，要沉住气，我看也没有什么。因为我们并没有碍眼的东西，他们也看不出我们是做什么的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我的书，——”

“我的稿子——”

杨蕙风也低低地叫了一声，明智并不惊慌，还好象微笑地说：

“那你们一齐丢到厕所里去吧。”

她们连连地点着头，听从她的话站起来，顺着伙计的指引走到后院去，过些时候，她们才象轻松了许多又走出来。

“谁叫你们早不听我的话？那时候还可以设法邮寄，现在多么可惜，尤其是杨蕙风的诗，那真是伟大的成就呵！”

“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你不要故意使我难过，只要我有一口气，总有我的诗！”

“这些话仿佛都是我先前用来劝你的，你没有听，这阵你倒和我说了。”

“不要尽自咕噜了，饭来啦！”赵如煌不耐烦地说，他自己又向坐过来的李大雄低低地说：“刘铨的身体怎么办？”

“也许就因为他是病人的样子，我们才能躲过他们的耳目。”

赵如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随着大家吃着饭。过了一会，

杨蕙风忽然又有兴趣地问着：

“可说，为什么这里叫海王村呢！这里离着海还远着哪！”

“谁知道，也许从前是海吧？”

“不，我的意思是：因为没有海，所以更想念海，向往海，爱海！”

赵如煌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你也要变成诗人了！”

“我们少说话，快点吃饭吧！”明仁催促着，他望到刘铨就说：“你只喝一点汤怎么成呵？”

“不要紧，我是太疲乏了，我只要休息一天就可以恢复的，今天，今天我没有胃口。”

“那么我们要在这里休息一天么？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，先到山上去再说，这里还是不妥当。其实我没有什么，不过因为常时睡在床上，虚弱得很，习惯了也没有什么。”

“为了行路方便，我们还愿意你装成病的样子，免得他们疑心。”

明仁一半也是故意这样说，可是这句话恰巧打中了他的心坎，他显出高兴的样子。当他们吃完付过钱之后，明仁和李大雄就一边一个扶持了刘铨，其余的人随在他们的后边。果然他们的方法很好，只查了一个就放他们过去，还当他们真是带病还愿。站在一边的日本人还讪笑般地说着他们的愚蠢。那些善男信女们，有的举着香，有的捧着佛像，有的不断地数着念珠，嘴里喃喃着。有的还更悲惨地在手臂上穿过铁

针，挂着铜香炉，有的穿了舞台上罪犯的红衣，项上带了一串银的锁链。明智正待要笑出来，忽然看到挂在自己身上的黄布袋，她也觉着自己很可笑了。这样就使她失去笑人的心绪。

当着那些狗腿子扬起鞭子的时候，这行列就扭曲着象一条被惊的蛇，不安地波动着。人们真是些待罪的囚犯，还有女人的叫喊。本来是整齐的，一下变成混乱了，等到那鞭子落下去之后，那行列迅速地又集合起来。

“我真想不到，怎么会有拿别人的苦痛当做笑乐的？”

明智心里这样想着，林文雪很怕，紧紧地拉着杨蕙风的衣服，躲在她的身后，好象这样她就觉得是很安全了。

明仁这时候低低地把话传过来，要他们不必怕，不要乱动，免得受连累。

他们好容易买到车票挨上车，几乎连一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他们象一盒压紧的鱼，连转动都不可能，赵如煌气忿地说：

“这怎么可以，拿我们不当人办！”

明仁赶紧拉了他一把，暗示他不要说话。这些虔心的佛门弟子，被鞭打的，被压榨的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也没有一声怨气，好象他们命定要受这磨难，只是嘴里不断地念着阿弥陀佛。

李大雄好容易向一位坐着的善弟子商量好，请他把腿叉开一点，让刘铨坐在一个小包袱上。他虽然不会倒，可是他怕他支持不住会溜下去。

车开了，他们的心更安定些，因为想到了是一步一步地远离了敌人，奔向亲爱的祖国。

## 十四

车到了金顶山脚，天就要黑下来了，可是全山上闪亮着灯笼火把，象一条线似地朝上爬，在暮色苍茫中，已经有人戴着红绒花赶下来了。看到这些初来的人，他们叫着：“虔诚，虔诚；”那些懂得规矩的老香客，也向他们叫着：“带福还家，带福还家。”

他们从车上挤下来，松一松麻木了的筋骨，茫然地听着相对的欢呼，几乘轿子已经赶过来问着他们是不是想连夜上山？他们才说预备先在山脚住一夜，就有提灯的旅店伙计迎过来招呼他们。还是由明仁和李大雄架了刘铨，他们缓缓地走向旅店。那是又卖饭，又有住处，还可以歇车辆的骡马店。油灯幌着，显得人马很多，到了里面，才看出来冷清得很。

“别人都是连夜上去的，不过在这里吃一顿饭，我们何必住一夜呢？”

赵如煌又有点抱怨地说。明仁就赶紧低低告诉他全是为

了刘铨，他不能再走了，否则就要出事的。这时候杨蕙风忽然大叫起来：

“刘铨，怎么你的舌头都黑了？”

才坐在火炕上的刘铨，打呵欠的时候，被她看到了。大家也吃了一惊，赶着围过来，可是刘铨却安静地说：

“没有什么，方才我坐在车上，怕因为颠簸，失血太多，我就用盐来止它，可是，可是，我想不到把舌头弄黑了。”

“那没有关系，”明仁跟着说，“一半天就会褪下去的。”

“是这样，有一次我也这样做过，没有两天就好了。”

刘铨自己也满意地微笑着，可是他好象再没有精神支持，就势歪在炕上。

“我们还是洗洗脸吃饭睡觉吧，养足了精神明天好爬山。”

“还要走多少天才可以到哪！”

“你还没有‘走’过呢，说到走的话，两天也就可以走过去了，翻过大山头，那边就是我们自己的人。”

这时伙计把饭菜送上来，没有桌椅，只在炕上放了一张小饭桌，他们都要坐到炕上去。

“这我可受不了，”明智才坐下来一下又跳到地上，“我还是情愿站在地上。”

林文雪坐不惯，跪在那里，赵如煌简直是蹲着。只有李英雄和明仁好象很习惯地盘膝坐着，很自在地吃着饭。

“等下我们睡在哪里？”

杨蕙风吃完以后关心地问。

“就睡在这上面呵。”

“这怎么成——”她几乎象哭似地说着，接着又抱怨了一声：“连被褥都没有。”

正说着的时候，伙计捧了一大叠棉被进来，看到那灰黑的颜色，她更摇着头说：

“那怎么可以，那怎么可以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！”

明仁虽然不便和她说，却用目光止住她，明智赶紧拉了她的手，和她说：

“我们到外边去看看吧。”

她们才要跨出屋门的时候，林文雪也赶着从炕上跳下来，说：

“我也去，我也去！”

“好，好，我们一同去看看。”

李大雄赶紧凑过来，向她们低低地说着，要她们的言语举动小心，因为这还是敌人的势力范围以内。

“我们知道，谁又不是小孩子！”

她们站到院里，就看到那条向上爬的火龙，那是无数颗火亮集起来的，因为人在移动，那条龙也象是蠕蠕地动着。

“这太美了，白天山上该什么都看不见。”

杨蕙风叹息般地说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那边——”

明智扯着她们向半山腰望着，那里有一团大火，熊熊地烧着，照出它那一方的树林，象一幅活动的图案画。当擎着火把的人钻入树林，就明灭地显着奇景。此外弥漫在山谷间

的还有那朴实，抑扬顿挫的歌声。

“那是什么人在唱？”

“都在唱——”

“什么歌呵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总是祭神的吧。”

“美极了，美极了！”

杨蕙风又突然叫着，她又狂又呆地叫喊，明智不得不警告般地扯着她的衣角：

“你为什么这样，要留点神。”

“我要和他们说，明天我也是夜晚上山，这个好玩的机会可不能错过。”

当她把这话回到房里向他们商量，他们立刻同意了。明仁是想到爽性大家好好休息一天，入晚上山，夜半就可以到顶，再乘黑走过去，也许天不亮他们就可以闯过去，可是当他把眼睛移向已经睡在那里的刘铨，他的心上又涂了一层暗雾。

“你去要他们都进来吧，早点安歇，好好休息一下。”

“好，我叫他们进来。”

李大雄应着他的吩咐走出去了，当他和她们说着的时候，杨蕙风就噤着嘴说：

“我情愿在这里站到天亮，谁高兴睡在那么脏的地方！”

“我们还是进去吧，我们并不是真的来游山玩景——”

明智有意提醒她，她也就顺从地走了进去。可是到了里边她立刻就提出来：



“这房子我可不睡——”

“本来也没有打算要你们住在这里，你和明智文雪住在隔壁一间，我们四个住这间。已经吩咐伙计了，他们正在烧炕。”

“只有我们三个，我，我又有点怕！”

杨蕙风的声音忽然放低了，嗫嚅地说。

“怕什么，有我！”

明智大声地说，跟着就牵了她们的的手，走向隔壁去了。可是才走进去，她们又不得不退出来，因为房里充满了柴火的生烟，跨进一步就呛嗽起来了。

“真该死！”杨蕙风又抱怨起来，“伙计怎么也不来管呢？”

“小姐，我在里头哪！”

这是在白烟里闷着嗓音应出来的，还接着嚷了一声：

“您请在外边候一下吧。”

她们就站在院里，杨蕙风还是不高兴地说：

“这晚上怎么能睡觉，脏死人，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过。”

“那么你穿着衣服睡好了。”

“只穿衣服也还冷呵！”

“那可就没有法子了，只好请您小姐屈就一下子——”

“明智，人家不高兴，你不该开人家的玩笑。”

杨蕙风忽然正正经经地抗议，可是明智也严正地回答她：

“你总在抱怨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不是来玩的，你知道么？我们过惯了的舒适生活，那不是应该的，我们应该

明白这一点才好。”

杨蕙风没有话好说了，只低低地咕嘟着：

“何必说我们呢，只有我是这样子，你倒不这样，我知道我顶没有用！”

“不要这样说，你看，烟不是散了许多么？我们就可以到里边去了。”

她们走进去，看到那照样是占了房屋一半的土炕，铺了一张半旧的席子。破八仙桌上燃了一盏油灯。林文雪忽然惊奇地叫着：

“你看，你看，这灯芯做得多么细致，又柔软，又均匀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，那不是做的，那是生成的。”

林文雪怪不好意思地又说了一句：

“我没有看清楚，——”

“好了，我们睡吧，我们的被干净些。”

明智说着去关好门，杨蕙风看看那木脸盆里浮着一层烟屑的冷水，就又摇摇头走开了。

远处还是不断地响着人声，狗粗声地在近处跑着吠着，伙计的尖声叫喊好象穿破了冷寂的夜，自远而近的更梆一下一下地响着。已经躺在被里的林文雪，小声地问着：

“这是卖馄饨的罢？”

“不，不，这是更声，起更的时辰，在乡下算是很晚了，我们睡吧。”

她们躺到炕上去，噗的一声，吹灭了桌上摇曳的灯火。

## 十五

虽然是春天，夜晚也是冷的，明智躺在那坚硬的炕上，也象是很不习惯地翻着身子。起初她还听到她们也在转着身，她故意不说话，可是慢慢地她听到她们安静下去了，发出均匀的呼吸。可是她还清醒着，当她只是一个人的时候，她有时也不能得着宁静。

窗外，好象起了风，还好象下着雨，震撼着屋瓦和窗棂。可是她知道那不是雨，在北方，初春不会下雨的。她想睡，可是睡不着，因为仰卧，背部都感到一点痠痛了。她转了半个身，长长地喘了一口气。

夜气象冷水一样地流荡着，她把头钻到被里去，可是一想到那棉被，又赶紧把头冒出来，外边的寒气显得更重了。

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，理不出一个头绪来，只是心里烦苦得很。忽然她想到母亲和哥哥躺着的地方怕就和她这里一样硬吧？她忽然又想到死了。她想起那个活活被打死的青，她的眼前仿佛浮出一张苍白，有力，显得出爱也显得出恨的

脸。可是在眼角，嘴角那里流着血。她不敢看了，更闭紧眼睛，可是那面型仍自悬在她的面前。她再仔细看，原来那是苓的端正美好的脸，她简直不敢想象这张脸受着鞭挞的时节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
忽然一声响，惊了她一身汗，把枕头下面的火柴划亮了一支，才看到惊跑的老鼠，还有被它拉翻的油灯。这时候她才想到如果那油灯点着，她的脑子里也许不会生出这许多幻想。

远处响着两下一顿的更梆，夜是更深了。人声稀少了，只是有睡梦中悲苦的呻吟。她想到那是刘铨，吃了一惊，可是没有另外的人声，她的心才又安下去。她又转了一个身，象要丢开一切，她想安心入睡。她是那么努力，所以她的两只眼一直是睁着的。

忽然有一阵喧闹，狗叫着，马蹄踢着，人大声地说话，不知道一阵多了多少人。伙计的尖锐的高音在寒夜中钻着：

“查店的老爷到了，诸位客官起身呵！”

她打了一个冷战，赶紧从炕上下来，穿好衣服，好象等待大难似地坐在屋角的木椅上。她分明听到粗暴的叱骂，撞着门板的枪托，不知道是中国人或是日本人的生硬的语音，还有打着抖的哀告。

“不成，把他妈的捆起来，想混过去，看你他妈的有三头六臂！”

这些声音是由大门口，经过外院向里院来了，在外院还分明听到一个人挨打的声音，好象是就在地上按翻，用军棍打的。那哭叫惊动了这静谧的夜，寒冷的空气都象是在打着

抖。

坐在屋角的她也在抖着，她再三向自己说：“我要镇静，我可不能露出色来，”可是她的身子兀自抖着，一点也不能如她的意，她的牙齿上下互击着，发出很大的声音。她想用力咬住它，可是她失败了。

“我并不怕，我太冷了，我从来也没有怕过的，夜怕得太深了，……”

她自语着，镇定自己，她的面前却闪着一幅幅凄惨的景象。

外边的声音仿佛愈来愈近了，连马的响鼻都听得见，一个粗野的声音叫着：

“怎么，门还锁着？”

一个温和，小心的声音赶紧回答：

“老爷，客人不多，里院还没有开。”

“那就成啦，走吧，走吧！”

于是她又听到这许多杂乱的声音由近又向远去了。她还听到狗的凄厉的鸣叫，突然一声枪，还骂着：

“兔崽子，让你叫！”

那狗更高声地叫了两声，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。可是四面八方的狗的吠叫，象是更洪亮地响着。

声音慢慢地沉下去了，她也静下去，这时候她才确切地知道她并不冷，因为额上和后背都还渗着汗。这时外边又响起吵闹的声音：

“老李，你怎么不看好老黄呵，多么好的一条狗，给打死了！”

“掌柜的，我不是没有看好，我一看见他们来赶紧把它锁上，就是打人那阵它把铁链都挣断了，我抓都没有抓住。”

“总是你这小子不留神，把我一条好狗送了命，妈的！”

在店主的愤恨，悲怆的声音之后，才又有一个人和解般地说到：

“算了吧，连人的死活都说不了，一条畜生更说不上。夜深了，大家睡吧，不要吵了老客们，天明还要赶早上山呢！”

人声又静了下去，可是风和树的声音象海涛一样响着，这自然的吼叫，微微地震动了地上的一切。

她站起来，并没有想去睡，反倒想走到外边去。她轻轻地拉开门，才探出身去，就看到一个黑影正自站在院子当中，她轻轻地问了一声：

“谁呵？”

“我，李大雄，是明智吧？”

明智的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去，她快走了两步，站到他的身旁说：

“是我，方才你听见了吧？”

“我一直站在这里的——”

“他们怎么会把门给锁上了？”

“我昨天晚上嘱咐他们的——”

“怎么，你告诉他们我们要到哪里去么？”

明智又显着很惊讶的样子。李大雄微笑着说：

“当然不这么说哪，我只说病人的病重，怕惊一下受不住，要他们想个法子把查夜的混过去。果然他们就做到了，大概也是他们平时里院的门常锁着。”

“我还当你说了真话，那下子他们会害了我们的。”

“那倒不然，他们不会安心害我们，我知道，就是怕他们胆小，说出来就坏了我们的事。也赶上机会巧，正是朝山的时候，平常这条路很麻烦的。你没有听见方才还绑走一个么？”

“我听见了，我还听到打的。”

“那才冤枉，说不定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这样白白送了命！”

李大雄叹息着，可是树的更大的声音淹没了他的微音，明智仰起头来，还看到隐在树后的一个惨黄的月亮。

“月亮这时候才出来。”

“过了月半，就一天比一天迟了。”

“我在房里还以为外边刮大风，下大雨，没有想到天还是这么晴朗。”

“那不是风雨的声音，那是松涛。”

“那不是松涛，那是树的叹息。”

“不错，是树的叹息，——”李大雄忽然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我记得一个俄国作家写过一篇小说，说起一座树林，因为看到了杀死的许多人，以后就一直发着不平的声音。”

“我也看过，是科洛澁科写的，我想将来这座树林也会如此。”

“不止这里的树林，凡是树林都要发着这不平的声音

吧？敌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不知杀了多少人呵！”

“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！”

明智恨恨地说，沉默了一下，忽然她又说：

“想不到这时候还有人上山。”

“往年人还要多呢，这还因为不平静，多少人都没有出城，只是附近的老百姓多。”

“如果这些人不是朝山进香的，也象我们一样，是投向祖国怀抱的，那股力量该多么大呵！”

“真要是那样，怕连我们也通不过了！”

“如果有路的话，没有不想走的。”

“路也是要人走出来的，如果没有人类的血汗，路是筑不成的。”

“青已经洒了她的血，苓呢？……”

明智说着的时节，声音又低下去，她想起这个大时代中，许多不该死的，不甘心死的，都失去了他们的生命，她忽然又记起刘铨，她就又问着：

“刘铨的情形呢？”

李大雄没有回答，只是肯定地摇着头。明智有点焦急地说：

“那么我们是不是要他多休养两天？”

“你看这情形我们怎么成？也许因为他一个人的缘故，把我们都牵住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要不我陪他，你们先去。”

“要陪也不是你，不是我就是明仁，可是没有他我们走起来也不方便，其实只要两天就可以了，就什么问题都没有



了。可是他，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。”

“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死，我们都活呵！”

“可是我们没有力量不让他死，他方才吐了很多血，是我扶持他的，他们都不知道。”

“难道一个年轻的人就这样完了么？”

她的问话没有人能给她回答，树虽然在吼着，可是那没有一个字音。李大雄是默默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把他的烟袋掏出来叭着，吸了几口，吐口口水，才又温顺地说着：

“许多事都是人力所不可为的，不要说人的生死，有时连自己的事也不能做主张。你有时候觉得么？”

“我觉得，我觉得，……”

她连忙应着，她想起方才一个人睡着坐着时候的许多事。李大雄的话的本意分明不是指的这些，可是他立刻管住了自己的情感，又从小荷包里装了一袋烟。用火石打出火来，点燃着叭起来。

远处第一声鸡鸣传过来了，于是他慢吞吞地说：

“鸡叫了，天不早了，你回去睡吧。”

“好，明天再见。”

李大雄望着她那可爱的身影走回房去，他只是用力地叭几口烟，把烟灰在脚底磕出来，才长叹了一口气，走回他自己的房里。

## 十六

“昨天明明说好夜晚上山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又变了卦——”

杨蕙风一个人坐在房里喃喃地自语着，林文雪接着说：

“日里上去也好，免得道路看不清楚。”

“怎么会看不清楚，昨天晚上一夜也没有断人，我听见的。那多么有诗意呵！”

“你还听见些什么？”

正在这时候明智走进来，就问了她一句。这倒把她问住了，不知道怎样回答了。看见她说不出来，明智就笑了一声，才和她说：

“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听见些事，所以我们才改变计划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一个也走不成，都要留下了。”

“咳，你为什么不多说一点呀，这样说还闷死人呢！”

于是明智就把昨晚的事说给她们听，还没有听完，她就说着：

“那我们走吧，我们走吧，愈快愈好。”

“这一下你倒忙起来了！等一会吧，他们替刘铨喊轿子去了，喊来了就动身。”

“如果这阵他们再来可怎么办？”

“你又过于担心了，昨天查夜的这时候怕正在睡大觉，不会再来一次的。”

过一会，轿子来了，明仁和李大雄差不多是把刘铨抱进去的，轿夫把轿子抬上肩，就起始走了。伙计不断地叫着：

“虔诚，虔诚。”

这是一个晴朗的天，春风轻轻地拂着松梢，松鼠在枝间快乐地跳着，后面是一抹无边的蔚蓝的天。他们走不到半里路，就开始爬山了。许多人都和他们走着同样的路，许多人已经从上面下来，每个人都带着笑，象熟识似地互相招呼着。明智就说：

“怪不得有人说宗教是散播着温和社会主义的思想，在神的威灵下，人是要相爱如弟兄，打破了利害的观念和阶级思想。”

“因为太相信神了，只有听从神的意旨，而神永远是沉默的，所以人民也沉默了。”

这是李大雄说，可是突然想起他不该说话的，他就做了一个手势，表示他再也不说什么了。

“那么你信神么？”

杨蕙风这样问她。明智赶紧摇着头回答：

“不，我只相信自己。其实信神的人，也不过幻想着神是和自己有同样的情感和思想的，完全依照自己的意塑造

的。”

“既然没有人真心信仰，为什么它还存在呢？”

“它原来是不存在的，可是一切的统治者都竭力拥护神，因为这样便于他的统治。就说日本人吧，要不是我们装成香客，他们怎样也放不出来我们呵！”

“我们是出来了，那些没有出来的人呢！”

杨蕙风忽然叹息似地说，可是她的气息不能那么均匀，她就说：

“我要歇一下，我喘不过气来了。”

她们停下来，就在石阶那里坐下，这时才看到一步步抬上来的轿子。

“你看，别人还抬一乘轿子，走得多么好！我们都要累死了！”

“谁要你走得这么快，还边走边说话，这是最累人不过的。”

“你渴么？那边有茶喝。”

“好，我们去坐一下。”

在茶亭的旁边就是粥棚，有两个人坐在那里看守，凡是拜过的就有一碗粥和两个馒头。

“你要吃么？”

“我不，我只要喝茶。”

杨蕙风过去在桌上拿起一个杯子，把残茶泼在地上，又舀了半碗水洗着杯子，最后才舀了一杯茶，可是那个看守的人立刻就来说：

“小姐，请您节省一点用水，我们都是一步步挑上来

的。”

“别人用过的杯子我怎么能不洗呢？”

杨蕙风不服似地争着。

“我们就是这个规矩，您不愿意请到别处去用吧！”

杨蕙风气急了，她想不到在这里受了一顿教训，她正想使性子把这一杯也泼到地上，明智早就拉住她的手，和她说：

“你不渴，给我喝吧。”

明智喝完了，道一声谢，把碗放回原处，就扯着她又走出来。她埋怨地向杨蕙风说：

“你怎么那样子，我们要入乡问俗，不能全凭自己的意思，何必惹纠纷。”

“也不是要惹什么纠纷，一来他们太神气，二来他们过于不讲卫生。”

“算了吧，我们是过客，不必管这许多。你看，我们的轿子都上去了，我们要追两步。”

当她们追了上去，走在最后面的赵如煌仿佛吃惊似地说：

“我还以为你们在前边呢。”

“我们原来走在前边，到那边喝茶去了，你看，你看，这里又是茶亭粥棚。”

“假使为穷人有这许多施舍的地方，那些人就不会白白饿死了。”

“我要是没有饭吃，我还是要饿死。”

杨蕙风还是负气地说。赵如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问了

一声：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才不会跪着去讨一顿饭吃，我也受不了那许多闲气。”

“本来人活着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是一个诗人，平时不大理会这些。”

明智又好象半开玩笑地向她说，杨蕙风正要发作，突然被刘铨的悲苦的呻吟惊住了。她们看到虽然有明仁和李大雄在两旁扶持着，那轿子也是颠簸着，他的身子好象在里面一直跳着。

“坐轿子本来是很舒服的，记得从前上西山，我坐过的。”

“怕是他的身子太轻了，压不住。”

“假使我们也到了这一天，可怎么办呵？”

这个问题把听者和说者两个都噤住了。她们不再说什么了，一路上苦苦地思索着，只是低头看着脚下一级一级单调的石阶，都不去看那路旁的树，来往的各式各样的行人，他们停了又走，走了又停，一直到听见别人说声“到了，”她们才象醒了似地停住脚，抬头看到山门上的匾额八个大字：

“敕建金顶山白塔寺。”

这时候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

## 十七

他们随了众人挤进大殿，为了掩避耳目也上香跪拜，明智抬头看望，满殿都是缭绕的香烟，再有那杏黄色深垂的丝幔，此外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撞来撞去的钟声，把头脑搅得昏沉沉的，还有那低低咕嘟着的佛号。人们到这里是祈求幸福和安宁的，可是他们并不要这些，他们的心里却纷乱得很。李大雄和明仁简直是把刘铨抬在手上，他们赶紧退出来，走下正殿，从旁门又出去，那边有一座更大的粥棚，有人在门口那里喊着：

“请里边用茶呵，请里边用饭呵！”

当他们朝那边走去的时候，杨蕙风就不情愿地咕嘟着：

“我不去，我可不受那份气！”

“你不去就没有吃饭的地方，这下看你怎么办！”

明智这样一说，她才只好低着头随着走进去。本来明智还在张望着象城里庙会的耍货摊，吃食摊和说书唱大鼓变戏法的场子，可是她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挤来挤去的只是香客。

听到杨蕙风的话，所以她才能这样回答着。

在吃着的时候明仁向她们低低说：

“等一下我们找个休息的地方，天黑下来立刻就走，到了下半夜有月亮就不能再闯了。”

“不走怎么办呢？”

“找一个地方躲一下，再过一夜再走，走过去就可以连夜赶到，那，那就是我们的地方了。”

“那要到什么地方去休息呢？”

“有地方，有地方，那边就有蓆棚专为人住的，照例有香客等大清早开庙门烧头炷香。我们就到那边找个地方吧。”

刘铨一直伏在桌边，好象他的精神已经用尽了，这几天他都不怎么说话。

他们吃过了，站起来，李大雄把碗放在一起，送到那洗碗的缸边，道声辛苦就放到里面。他们走出来，原来在这粥棚的后边就是那可以住的宿棚。他们才要走进去，一个人挡住他们，告诉他们女的另有一座，这里是不能进去的。明智她们就停下来，等在外边。过了些时，明仁和李大雄又走了出来，他们的脸非常阴郁，看到她们就说：

“你们怎么不到那边去？”

“我们不累，外边的太阳多么暖和，晒一下倒舒服得很。”

“我们要去一下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我们去弄点树枝编一个担架，夜晚好用，不然的话刘



铨是走不成的。”

“这样他就能成么？”

林文雪天真地问了一句，他们没有回答，只是凄然地笑了一下，才慢吞吞地说：

“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就是了。”

“我们去帮你们，好不好？”明智这样说。

“快不要来，省得有人看见。”

“那我们做什么呢？”

“你们去休息，或是去玩。”

等他们走了之后，她们又牵着手走到正院里去，可是一点也提不起兴致，走到后院，才看到一些卖红绒花和大串冰糖葫芦的。

“快来，在这里，——”

明智好象有什么大发现似地跑过去，她们每个人的头上簪了两三朵，又拿了几串糖葫芦，明智还套了一圈大山里红在头下。可是这许多都不大引得起她的兴趣。终于她们又走出来，就坐在东廊下迎着夕照，她们闭上眼，面前是一派红光，那股温暖使她们陷在半睡的状态中。

忽然，有人叫着她们，那原来是明仁。

“想不到你们坐在这里睡着了，快去吃晚饭吧，天不早了。”

她们茫然地揉着眼睛，都觉不出是睡着了或是没有睡着，只觉得那火光温煦得很，使她们慢慢地忘记了自己，也忘记了别人。当她们被叫醒的时刻，她们的身上已经失去了那份温暖，微微地感到寒意了。

“三哥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就要醒了的。”

明智一面欠伸着一面说，可是明仁赶紧凑过来低低地说：

“小五，你忘了么？你怎么能叫我三哥？”

“呵，呵，……”

她应着，点着头，已经又踏入了那粥棚。没有刘铨，杨蕙风就问：

“怎么刘铨没有来？”

“他也吃不下，要他多休息休息也好。”

这时外边响起更大更低沉的钟声，满树的乌鸦都被震得飞起来了，呀呀地叫着，吱吱地响着的不知是松鼠还是别的禽兽，海潮一般的松涛，又起始响着了。

他们默默地吃着，可是每个人的心里都不平静，林文雪甚至于想到是否可以再看到太阳。她丢下饭碗跑到外面去，想再看一眼，可是最后的光辉也早已收了，她只得嗒然地又走回来。别的人早已在那里等她了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

他们默默地又走出去，明仁吩咐着她们就站在这里等一下，赶紧大家先溜出后山门。

“那我们认得，我们先走吧。”

明智好象不能忍耐似地说，可是明仁阻止了她，和她说：

“等一下就是了，我们要走在一处，不要分开才好。”

“他们要是关了门可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……”

李大雄象是很有把握似的说，他们就走进去，不大一会儿，连刘铨也出来了。他们一步也没有停留，赶紧顺着墙根走到后院去，前边的人还正有许多，后院却是冷清的，他们急急地走着，跨出门限，就奔五十步外的一座小树林去，这时候他们就听见关门上锁的声音。

“真巧，真巧，差点我们出不来！”

当他们倚着树根休息一下的时候，杨蕙风这样说。

“我也说巧呢，嘻嘻！”李大雄笑着说。“许多巧事倒并不一定是天生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们为什么不走呵？”

明智心急地问着。

“等天黑了才好走，山头上都是敌人的岗哨，这时候还太早。”

“我们也没有带灯，那可怎么成呵！”

“一点火光都不能有，怎么还能带灯？”

“明仁，大雄——”一个微弱的声音响着，“这，这一路我累你们不小了，你们走吧，把，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好了，我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……”

“刘铨，你看，我们早已准备好了，你不用走，我们两个抬着你……”

“真的么，真的么？你们，你们，待我太好了，可是我要害了你们。”

刘铨到后来几乎象是哭着说，可是他的喉咙嘶哑了，他发不出多么大的声音来。

“不说这些话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，一个命运，谁也不负

了谁。”

“我也能抬的，我很有力量。”

这是明智说，杨蕙风拉着林文雪说是两个人可以算一个，也愿意尽力。只有赵如煌在一旁沉默着：

“不要，不要，有了我你们就慢了，丢开我你们就快，还是让我留下来吧，我没有什么用处了！”

“不要说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这时候天已经全黑下来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明仁和李大雄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，铺在担架上，然后把刘铨放上去。明智就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给他盖在身上。李大雄走在前面，他们都随着他走，说好了一路上少说话，不要划一根火柴，牵着向前走。就是有了什么动静，也不能惊惶喊叫的。

他们起始走了，紧张的心使他们连脚步都不敢放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是追随着前面的一个背影，高一步低一步地走着。他们连呼吸都管束着，这样他们就走得很吃力，可是慢慢地他们能在黑暗中看出一点上下高低来了，他们就自然地喘着气，走着。远近的树影，象巨大的鬼怪似地站在那里，不知名的怪鸟的嚎叫，象报着不祥的预兆。

突然有两三声枪响，他们赶紧止住脚步，蹲下身子。李大雄低低地说：

“这是朝我们这个方向射击的。”

明仁向后望着，就说：

“赵如煌，你的领子那里一块白的是什么？”

“围巾，我妈妈给我的。”

“请你收起来吧，敌人已经看到了。”

“我怕伤风——”

“你不怕丧命么？你不怕这许多人丧命么？”

明仁有一点气急了，他激愤地说着。赵如煌不再争辩了，默默地解下去，放在衣袋里。过了些时，李大雄才又低低地说：

“我们再走吧。”

这次，他们更小心地迈着脚步，可是林文雪一不留意，踩在一块活石子上，她跌了一交，她没有哼一声，拉了她的手的明智，用手一提，才把她又扶起来。她自己却冒了一身冷汗，想着万一溜到悬崖下，那就什么都完了。

## 十八

“大雄，明仁，你们还是把我放下吧，你们，你们快点走吧，我好不舒服。”

躺在担架上的刘铨又象哀告似地说。

“那么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下吧。”

他们两个一边喘着，一边低低地说。又停了脚步，把那担架放在两块石头上。他们擦着汗，李大雄还顺手掏出来他的小烟袋，可是他随又放进去了。他蹲到刘铨的身边：

“你有什么不舒服？”

“我说不出来，一直我好象睡在山坡上，身子象，象要溜下来。”

“那也许是我们的担架没有绑好，天亮了的时候我们到山里头人的家里再好好弄一下。”

“不，不，是我自己的身体不对，你们还是丢了我吧，”刘铨哀哀地说，忽然他又说了一句：“天上好多的星星呵，怎么这时候才出来？”

“方才我们从一座大树林里穿出来，才看到这许多星。”

“星星多美呵！好象都要向我说话似的，唉，人生是多美呵！”

刘铨象费了很大的力量才说出这几句话，之后他又沉默了。明仁提醒般地说：

“我们还是赶路吧。”

“让我们换一下好不好？”

明智这样说，明仁就阻止着她：

“不说你们能不能抬，连路也不知道怎么走。你看我一直要大雄走在前面，就因为他路熟。”

他们又起始走着，突然有一股强烈的白光在高处闪烁着，明智就问：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探照灯，不要怕，照过来的时候伏下身子不动就好了，不照着的时候他们也看不到。”

可是这时候李大雄机警地转一个小湾，那灯光只在山头上浮着，再也照不下来，他们就坦然地赶着路。

已经栖止的雀鸟，常是被他们惊起来，可是风声树声掩盖住了，他们轻悄悄地走着，仿佛愈走愈有力量了。

“我们要走得快些，不久月亮就要升起来，我们就不能再走了。”

“难道这穷山僻壤里也有敌人么？”

“那可说不定，你知道这是危险地带，只要走过去，那就是我们的地方了。”

他们走着，走着，突然谁“呵呀”地叫了一声，前面的人停住了，后面的人一时收不住脚，几乎把他们冲倒。

“怎么，怎么？”

“刘铨跌下去了！”

“担架坏了么？”

“没有坏，不知道怎么会落了下去。”

“不要空说话，赶紧找他呀！”

还没有用他们找，已经听到那哀厉的号叫。那是从小山坡下边发出来的，他们赶紧跳下去，才从挡住他的身子的树根那里又把他抱上来。

“这可怎么办，这可怎么办？……”

“那边不是有火光么？我们先奔过去再说。”

“万一那是敌人呢？”

“那也没有法子，我们一定先要保住他。”

李大雄也难得象发气般地说着了，他一个人把刘铨背起，朝着那火亮跑去，明仁拿了担架，他们都随着李大雄。赶到那里，他们匆促地叫着门。

“谁呀？”

一个衰老的声音应着。

“我们是过路人，请你行行好快点开门吧，我们的同伴跌伤了。”

门呀地开了，一位长长胡子的老农人迎着他们，看见他们这一群，他微惊地说：

“呵，你们有这么多人！”

“老爷子，我们都是弟兄，赶夜路，失了脚，你看我背



的这个人，请你让我们一个床吧？”

“我就是那么一个破土炕，半领席，你们快放上去吧，呵呀，在流血呢！”

李大雄回过头去，就望到从刘铨伏着的肩头上正不断地淌着血。把他放下去，才看到脸跌破了，血是从嘴角不断地流淌。他们只是呆呆地望着，望定他那染满了血污的苍白的脸，还有那紧闭着的眼睛。杨蕙风伤感地说：

“他不行了。”

明仁赶紧止住她，告诉她：

“他的嘴角还在动。”

这时那个好心的老人捧来一瓦罐热水，和善地和他们说：

“给他擦擦脸吧，他摔得不成样子了。”

李大雄赶紧把水接过去，从他的香袋里拿出他的面巾，然后轻轻地为他拭拂着。他忽然缓缓地张开了他那呆钝的眼睛，象是找寻似地看着他们的脸，右手举起一点来挥着：

“去吧……去吧，……我很高兴。……”

在他的脸上勉强地挂出一个笑容来，可是那笑象是凝固在那里，他的眼睛又缓缓地闭上了。那个老年人轻轻地说：

“他过去了。”

杨蕙风首先哭起来，明智把自己的一方手帕盖在他的脸上，赵如煌咬着自己的嘴唇在房里踱着，明仁只是绞着自己的手指，头上不断地冒着汗。林文雪依在明智的身边，紧紧地抱住她，把头埋在她的肩上。只有李大雄象是很安然地又把他的烟袋叼在嘴里，不停地叭着。那个陌生的老年人，

不知怎么也用那污秽多纹的手擦着自己的眼睛。

“我最怕看年轻人死了，象我这一大把年纪的老头子，该死，反倒不死，活该在这世上多受些年的罪。”那个老年人抖索地说，过后又好心地说：“你们是朝山的吧，路走错了，天明了我引你们去。”

“不，我们是行路的，我们才从那边过来，上次我还记得扰过你老人家一顿饭。”

李大雄赶紧说，跟着装好一袋烟递给他，他就摇着头，接过去，高兴地说：

“你看我的眼睛真不中用了，还是熟人呢，一顿两顿的还记得干什么！我是在这穷山里等死，可是倒常救活那些不该死的。自从鬼子来了，咳，死的更多了！老弟你贵姓？”

“我是李老二，这都是自己弟兄，都要回到咱们那儿去的。那个你老不记得么？”李大雄指着明仁说：“那是方老三，上回一块儿和我过来的。”

“我记不得了，不少人从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，老二，你去辛苦一趟，炉子上有一锅水，八成开了，每人先喝一碗热水吧。桶里还有白薯，煮上一大锅再说，我看你们也走饿了。”

李大雄才站起来，明仁就说：

“让我去吧，你在这里。”

“人呢，怎么办？”

那老年人指着死去的刘铨。

“等一下我们就葬了他，不等天明我们就走。”

“干什么要走，路上鬼子有哨兵。”

“怕连累你老人家。”

“嗨，这说的是什么话！你们总得夜晚才上路，办完了事，大家好好睡一觉，天明了我去白塔寺送柴火，晚上才回来。你们就尽吃尽喝，我把门倒锁了，随哪一个来叫你们也不要答应，保你一点事也没有。”

“好，就这么办，我们也不谢你老人家了。”

“提到谢就见外了。”

那老年人好心地笑着，这时候明仁已经把开水提来，他们轮流地用饭碗舀水喝。李大雄又和那老年人说：

“你老人家指给我们一个地点吧，我把我们的同伴葬了。”

“这又不是我的地，你看哪里好就是哪里，只要找到一方平地，让他安安稳稳躺在那里也就是了。”

“锄地的家伙呢？”

“就在门后边，随你们去拿吧。”

明仁和李大雄先站起来，一个拿了锄，一个拿把木铲，赵如煌也过去拿了一把铁锹。明智本来也要去的，林文雪把她拉住了，那老年人也跟着他们走到外边。就在山边他们找到一小方平地，他们就开始挖掘。过一些时，原来坐在房里的她们也走出来了。他们很快地就掘了一个坑，李大雄跳下去把底弄平，还铺了一些干土。等一切都弄好了，李大雄又跳上来说：

“我们去抬他吧。”

他们把他抬出来，平平地放下去，然后大家一齐来埋葬他，这时雄鸡开始第一声的啼叫了。

“谁知道哪一天，  
人就躺下去了！”

杨蕙风低低地吟诵着，每个人都沉浸在悲哀中，他们用  
眼泪和着土，一把一把地洒在他的身上。

“他不再活在地上了，  
他活在人们的心中，  
他活在土地的怀抱里。”

“我们快点进去吧，省得鬼子看见了要出事。”那老年人  
好心地说了。

“我们还没有插一个标志呢！”

“不要了吧，免得给他老人家惹事。”

李大雄这样说，他们就又缓缓地回到那间旧屋里。人象  
是很疲乏了，都深垂着头，等吃过了白薯，送走那老年人，  
他们就七歪八倒地睡在那个破土炕上了。

最后一晚的夜行是顺利的，没有需要别人招呼的人，每  
个人都从实际生活中取得经验，他们没有惊动任何人，也没  
有再浪费敌人的一颗子弹，半夜的时间就穿出了危险地带。  
不知道谁喘息地说：

“月亮已经出来了，我们是不是还要找一个人家躲避一  
下？”

“不必了，不必了，敌人的枪也追不上我们了，再走些

时候就会碰到我们自己的人了。”

“可是我真累了，让我们歇息一下好不好？”

这是林文雪的声音，她说过之后自己就坐在道旁，别人也只好坐下来了。

月亮下是一片白色的茫雾蒙了远近的山峰，一切都是静止的，四面望出去都没有一个灯火，也听不到狗的吠叫。

“我们是在深山里吧？”

“可不是，这一带没有人管，实在也没有人——”

“没有强盗么？”

“强盗也不来抢人了，凡是力量就纠成一股，对付我们的敌人。”

“我们还是慢慢走吧，前边还有一个大山峰，我们爬上去，天也就该亮了，以后就都是下坡路，没有什么麻烦了。”

李大雄这样说，他首先站起来。大家朝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，果然有一座矗立的黑影遮在前面，他们就也站起来随着他走。

“我们可以说话了么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唱歌呢？”

“也可以，不过当你们走上这条困苦的路，你们不会说话，也忘了唱歌的。”

“唱歌可以忘记疲乏。”

“又是那一些歌，我们所记得的歌只能增加疲乏。你想，一张嘴，大喘着气之外怎么还能有闲空说话唱歌呢？”

“我们走着看吧。”

可是当他们走着的时候，他们只是沉默着。他们一级一级地向上攀，心好象跳到喉咙那里，塞住了，连喘气都不方便，真是没有人想说话，也没有人想唱歌了。

等到他们站在最高的峰顶，夜色已经褪尽了。太阳才从东方一跳一跳地上来，立刻把生命和颜色都抛掷给大地上的一切，那么辉耀，那么丰富，显得生命是那么有价值。

他们揩拭自己的汗，向四面观望。明智的心中充满了喜悦，她张开两臂，想拥抱整个的世界。她忽然记起罗曼罗兰的话：

“伟大的灵魂，正象一个高峰，上面有暴风雨的打击，云雾的包围，但是我们可以上面呼吸，比在别的地方都自由……当着云雾消失了，可以看到人类的全景。”

“我正在看人类的全景，我正在看人类的全景……”

她看那发亮的宇宙，她看那从大地上蒸腾起来的氤氲的乳雾，她看那极目望不断的耀眼的鲜绿。不知谁在说着：

“你看，春草生出来了。”

“不，那不是草——”

明智象沉醉一般地说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那是希望，——人类的希望。”

“我们要向前才有希望呢。”

“好，那我们就走吧！”

于是他们就又抖擞着精神，踏着大步向前走去了。















靳 以 选 集

• 五 卷 本 •

---

第 一 卷

前 夕 • 上 •

---

第 二 卷

前 夕 • 下 •

---

第 三 卷

秋 花      春 草

---

第 四 卷

短篇小说选

---

第 五 卷

散 文 选

---



书号： 10118·654

定价：（平装）1.43元